

紅袖添香室林毓書

題



紅袖添香室叢書第二集目錄

小品

笠翁選姿集

李漁

權內供狀

失名

鴛鴦牒

程羽

美人譜

徐震

花底拾遺

黎遂球

補花底拾遺

張米

十二月花神議

愈曲園

婚啓

陳子微

閨律

芙蓉外史

妬律

陳元龍

婦人鞋襪考

余懷

纏足談

金園雜纂

香蓮品藻

貫月楂

采蓮船

花燭閒談

新婦譜

新婦譜補

閒情十二愜

清閒供

課婢約

悅容篇

閨墨萃珍

婦學

吳絳雪年譜

美人判

袁枚

方絢

方絢

方絢

方絢陶采

于鬯

陸圻

查琪

蘇聖孚

失名

木菴

衛泳

失名

章學誠

俞樾

尤侗

紅袖添香室叢書

小品

笠翁選姿集

湖上李漁著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爲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耳。人之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爲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紅顏薄命藉口而爲代天行罰之忍人也。

予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難親，天香未遇，卽強顏陋質之婦，能見幾人而敢謬次音

容侈談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緣雖不偶，與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諳。想當然之妙境，較身醉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

楚襄王，人主也，六宮窈窕，充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千古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爲行雲，暮爲行雨。」畢竟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事可縷陳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譜而爲法，未有不入閒情三昧者。凡讀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婦人嫵媚多端，畢竟以色爲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兮！」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畫，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豈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于染匠，未施漂練之方，而遽如文采之工乎？曰：非然，白難而色易也。

曷言乎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根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

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爲胎，雖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象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趨于淡，以脚地未盡緇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緇，全無脚地可漂。及其生也，卽服以水晶雲母，居以玉殿瓊樓，

亦難望其變深爲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白，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爲力也；有以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爲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爲白，則雖什伯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拘天工，不能強既有者而使無也。

婦人之白者易相，而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而面黑于身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皴老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者難白。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內；在外則有風吹日晒，其漸白也爲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蔽之有物，其驗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細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體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風吹，略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濃者淡矣。皴則如布如毯，其受色之難，十倍于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皴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紬緞之未經熨，靴與履之未經植者；因其皴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淡者似濃，一經熨植之後，則文理陡變，非復曩時色相矣。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植之靴履，未經燙熨之綾羅紗絹。此際若此，則其血肉充滿之後，必不若此；故知寬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

相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爲人爭取；其黑而皴，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

薄命盡出紅顏，厚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材，誥命夫人之料也！

眉 眼

面爲一身之主，目又爲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祕。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觀眸子；子輿氏筆之于書，業開風鑑之祖，予無事贅陳其說。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卽異日司花執爨之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

目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麓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少黑多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

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矚高。目隨身轉，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行數武，而我迴環其目以視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驅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強自然之中，卽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

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法之淡濃，唇齒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嘵嘵，徒滋繁瀆。

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關係情性，當與眼目同視。然眉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寬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相合者，如長短寬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去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于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潤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寬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卽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略存山意。或灣其上而不灣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忌兩筆邪冲，儼然倒書八字。變遠山爲近瀑，反新月爲長虹，雖有善畫之張郎，亦將知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爲溫柔鄉擇人，非爲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脚。」似二語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十指，爲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略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臂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卽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纍纍，幾類彎弓之決拾；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攘攘，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攜衾，觀之興索；捧扃進酒，受者眉攢。亦大

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爲觀人要着，尋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

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觀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觀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則不容不恕；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寬恕其他矣。至于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則可一，目了然；倘欲由麓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己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與周相國以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卽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別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

予徧游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于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履步如飛，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卽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頻遇爲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者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乃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于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

晉一燕，皆無麗色，而足則甚小；予請不信者，卽而驗之，果覺晉勝于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罰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妻妻必齊之美？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

驗足之法無他，只任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強自然，則思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卽難行；正則自然，歪卽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穢氣；大約穢氣之生，皆強勉造作之所致也。

態 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爲美色；烏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之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卽是尤物，卽可移人；則今時絹做之美女，畫上之嬌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

媚態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有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爲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卽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己，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爲難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事也。吾于「態」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體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體吾能賦之，知識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爲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豔者愈豔；且能使老者少而媼者妍，無情之事變爲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

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爲媚態所惑，而不爲美色所惑。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以少敵多，且能以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爲祟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爲要。

態生自天，非可強造；強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顰也，出于西施則可愛，出于東施則可憎者；「天生」「強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爲物也何如，其爲事也何如？豈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件解說不來之事乎？

詰予者曰：既爲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盍亦舍精言，略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爲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爲榜樣而已。

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靚粧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覲覲，強之數四而後擡；一人初不卽擡，及強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畢復定而後擡；俟人看畢，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卽態也。

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衫，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踞勝地故也。然億雖偶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入者，反立簷下，衣衫之濕，數倍于前，而此婦代爲振衣，姿態百出，竟若天集衆醜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觀者視之，其初之不動，似以鄭重而養態；其後之故動，似以徜徉而生態。然彼豈能必天復雨先儲其才以俟用乎？其養也，出之無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機之自起自伏耳。當其養態之時，先有一種嬌羞無那之致，現于身外，令人生愛生憐，不俟娉婷大露而後覺也。

斯二者，皆婦人媚態之一班，舉之以見大較，意以年三十許之貧婦，止爲姿態稍異，遂使二八佳人，與曳珠頂翠者皆出其下。然則態之爲用豈淺鮮哉？

人間聖賢神化之事，皆可造詣而成，豈婦人媚態獨不可學而至乎？予曰：學則可學，教則不能。人又問：旣不能教，胡云可學？予曰：使無態之人，與有態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爲其所化。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鷹變成鳩，形爲氣感，是則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則一部廿一史，當從何處說起？還怕愈說愈增其木強，奈何！

修容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卽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才，七分粧飾。」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粧飾乎？卽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粧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

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爲神，我卽欲勉強心神，創爲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難工；非但小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師，其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于一人，一日務新于一日，趨而過之，致失其真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觀，直與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爲餓死自爲一尺自爲全帛者之過也；亦非自爲餓死自爲一尺自爲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痛懲其失，著爲章程，謂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使有遵守者之過也。

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之末俗。著爲章程，非草野得爲之事；但不經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聽其日趨日甚，則在生而爲魍魎，已去死人不遠；矧腰成一縷，有餓而必死之勢哉？予爲修容立說，實具此段婆心。凡爲西子者，自當曲體人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鹽 櫛

鹽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濯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泌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而上者少，從上而下者多。以髮與膏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不侵。况以手按髮，按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相挨擦；挨擦所至之處，即生油發亮之處也。生油發亮于面，似無大損；殊不知一日之美惡係焉，面之不自不均，即從此始。

從來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即不能上色。倘于浴面初畢，未經搽粉之時，但有指大一痕，爲油手所污；迨加粉搽面之後，則滿面皆白，而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既經搽粉之後，而爲油手所污，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也。此受病之在後者也。

此二者之爲患，雖似大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閨人儘有知之者。尙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攻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于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卽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卽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卽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

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卽洗，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窮源」之法也。

善櫛不如善篋，篋者，櫛之兄也。髮內無塵，始得絲絲現相，不則一片如氈，求其略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烏雲蟠繞之頭也。故善蓄姬妾者，當以百錢買梳，千錢購篋，篋精則髮精，稍儉其值，則髮損頭痛，篋不數下而止矣。篋之極淨，使使用梳，而梳之爲物，則越舊越精。「人惟求舊，物爲求新。」古語雖然，非爲論梳而設。求其舊而不得，則富者用牙，貧者用角，新木之梳，卽搜根剔齒者，非油浸十日不可用也。

古人呼髻爲「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由粧飾而成，隨手縮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粧，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但其變之之形，只顧趨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

古人呼髮爲「烏雲」，呼髻爲「蟠龍」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繚繞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窮新極異，令人改觀，然于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

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自始，此言不當然而然也。髮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爲花而身爲蒂者；鉢盂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羣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一婦人于此，有人呼之爲黑牡丹，黑蓮花，黑鉢盂者，此婦必斃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

吾謂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實爲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于「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變更其實，則古製新裁，並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于雲之爲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千變萬化」四字，猶爲有定之稱。其實，雲之變相，千萬二字，猶不足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既肖雲而爲髻，復肖髻而爲雲，卽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其巧幻，畢其離奇，矧未必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遠，視不分明，難于取法，則令畫工繪出巧雲數朵，以紙剪式，襯于髮下，俟櫛沐既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或簪以時花，或飾以珠翠，幻作雲端五彩，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形，則盡善矣。

肖龍之法，如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己髮梳一光頭于下，後以假髻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于其

上務使離髮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游龍之義；相粘相貼，則是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過用鐵線一二條，襯于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以髮作線，繞于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髻作小龍二條，綴于兩旁，尾向後而首向前，前綴大珠一顆，近于龍嘴，名爲「二龍戲珠」。出海龍，亦照前式，但以假髻作波浪紋，綴于龍身空隙之處，皆易爲之。

是數法者，皆以雲龍二物，分體爲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予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易業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髻，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朵，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盡有盤旋飛舞之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爲陽臺神女之現身哉！噫！笠翁于此，搜盡枯腸，爲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爲神，則將往來綉閣之中，驗其所製，果有裨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實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姣豔，而能偶擅其奇者，總之一有此種，即是天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

其力維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甌，醞釀而成者也。薔薇最上，羣花次之。然用

不須多，每于盥浴之後，挹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爲佳。不似他種香氣，或速或沉，是蘭是桂，一嗅卽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皂之爲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沾穢氣，用此一擦，則去盡無遺。由此推之，卽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不見者矣。乃物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佳者，一浴之後，香氣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爲第一，但價值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策也。至于香茶沁口，費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重止毫釐，裂成數塊，每于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而反成藥氣矣。

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菓中荔子，雖出人間，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庶不虛生此日；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好處却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是其選也。

人間沁口之香，爲美人設乎？爲伴美人者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爲人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 染

「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諱言脂粉，動稱污人之物；有滿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偏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詩太過，而欲以魏國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污人？人自污耳！

人謂脂粉二物，原爲中材而設，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餘似可不設。何也？二物頗帶世情，大有趨炎附熱之態；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絕代佳人，而微施粉澤，略染腥紅，有不增嬌益媚者乎？使以蠟顏陋婦，而丹鉛其面，粉藻其姿，有不驚人駭衆者乎？詢其所以然之故，則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難使遽白；黑上加以以白，是欲故顯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試以一黑一粉先分二處，後合一處而觀之，其分處之時，黑自黑而白自白，雖云各別，其性未甚相離也；迨其合處，遂覺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礙，難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類者，可使同居，卽不相類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類，而且相反之物，則斷斷勿使同居，同居必爲難矣。

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則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勢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塗脂，則其色燦然可愛。倘面無粉澤而止丹其唇，非但紅色不顯，且能使面上之黑色變而爲紫。以紫之爲色，非係天生，乃紅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見紅，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

不覺紫氣東來，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燦然之瑞矣！

若是則脂粉二物，竟與若輩無緣，終身不可用矣；何以世間女子，人人不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嘗以脂粉多施，而不納者？曰：不然。予所論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謂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間，則相類而相似矣；既相類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須施之有法，使濃淡得宜，則二物爭效其靈矣。從來傅粉之面，止耐遠觀，難于近視；以其不能勻也。畫士着色，用膠始勻，無膠則研殺不合；人面非同紙絹，萬無用膠之理，此其所以不勻也。有法焉，請以一次分爲二次，自淡而濃，由薄而厚，則可保無是患矣。

請以他事喻之：磚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後上細灰一次；先上不到之處，後上者補之，後上偶遺之處，又有先上者襯之。是以厚薄相均，泯然無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併爲一次，則非特拙匠難勻，巧者亦不能徧及矣。粉壁且然，况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爲二次傅之，先傅一次，俟其稍乾，然後再傅第二次，則濃者淡而淡者濃，雖出無心，自能巧合，遠觀近視，無不宜矣。此法不但能勻，且能變換肌膚，使黑者漸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無不由淺而深；其在深淺之間者，則非淺非深，另有一色，卽如文字之有過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變爲紅，再使紅變爲紫；紅卽白紫之過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變爲藍，再使藍變爲青；藍卽白青之過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

如婦人面容稍黑，欲使竟變爲白，其勢實難；今以薄粉先勻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間，

非若曩時之純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變爲深白，非使純黑變爲全白也。難易之勢，不大相徑庭哉？由此推之，則二次可廣爲三，深黑可同于淺，人間世上，無不可用粉勻面之婦人矣！此理不待驗而始明，凡讀是編者，批閱至此，卽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爲風雅功臣，亦可謂紅裙知己！

初論面容黑白，未免立說過嚴，非過嚴也，使知受病實深，而後知德醫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說，皆淺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勻面必須勻項，否則前白後黑，有如戲場之鬼臉；勻面必記掠眉，否則霜花覆眼，幾類古廟之社婆。至于點唇之法，又與勻面相反，一點卽成，始類櫻桃之體。若陸續增添，二三其手，卽有長短寬窄之痕，是爲成串櫻桃，非一粒也。

治服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爲官，着衣喫飯。」古語今詞，不謀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于他卷，茲不具論，請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羞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爲詞，謂一朝發蹟，男可翩翩裘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猶人身之附于其地，人與地習久時相安，以極奢極美之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似窄，短者疑長，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項宜伸而領爲之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爲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慣，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醜淺之論，未及精微。

「衣以章身」請斷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慧賢不肖之實備于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益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况羅綺而文繡者乎？巧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福，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

富潤屋德潤身之解，亦復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爲畫棟雕梁，卽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者，常見華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人。此家門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見之說部，今復敘入閒情。噫！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婦人飾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色過白，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覆于其上，則光陰四射，能令肌髮改觀。與玉蘊于山而山靈

珠藏于澤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環鬢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人在雲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眼者見之，猶能略迹求真，謂其美麗當不止此；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眞，還不知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談粧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飾珠翠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頂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于歸之日始，至滿月卸粧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奈何；父母置辦一場，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豔粧盛飾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身不修苦行矣！

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屬，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嘗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甯用骨角，勿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不雅，且能損髮。簪珥之外，所當飾鬢者，則莫妙于時花數朵；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別。清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喜者，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

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闥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傍稍有隙地，亦當

種樹栽花，以備點綴雲鬢之用。他事可儉，此事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分之慳，或病中宮之妒，欲親美色，而畢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粧點其貌，是爲暴殄天物，猶傾精米潔飯于糞壤之中也！

即使赤貧之家，卓錫無地，欲藝時花而不能者，亦當乞諸名園，購之檐上；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更有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絨絹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時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豈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此，奚止于物！

吳門所製之花，花像生而葉不像生，戶戶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葉，而以真者綴之，則因棄真而花益真矣，亦是一法。

時花之色，白爲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豔，止宜壓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粧，以村婦非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髻之外，一無所用。可見天之生此，原爲助粧而設。粧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論髻，欲人革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怪形，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客有過之者，謂吾儕

立法，當使天下去贗存真，奈何教人爲僞？余曰：生今之世，行古之道，立言則善，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利導，使之漸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爲然矣。與其飾以珠翠寶玉，不若飾之以髻。髻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之物，以此爲飾，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濫費，與崇尚時花，鄙黷珠玉，同一理也。予豈不能爲高世之論哉？慮其無裨人情耳！

簪之爲色，宜淺不宜深。欲形其髮之黑也。玉爲上，犀之近黃者，蜜蠟之近白者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牙物，如籠頭，鳳頭，如意頭，蘭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斲。宜與髮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蓋簪頭所以壓髮，服貼爲佳，懸空則謬矣！

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粧豔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過了香之一倍二倍。既當約小其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何須耳上懸燈？若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並丹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况爲耳上之環乎？

衣 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綉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而不貴精也。紅紫深藍，色違時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

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命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爲讎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儻者愈形其嬌。此等卽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卽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不得已而強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之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儻，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儻，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爲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儻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儻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儻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儻而羅綺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袖與緞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卽是精中之儻，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密漂染精工者，卽是儻中之精，淺中之深。

凡予所言，皆貴賤咸宜之事；既不詳綉戶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選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裨，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太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請

並言之。其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

然青之爲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歲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爲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又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存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着，染之卽成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濃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淺乎此者，皆納其污而不辭。此又其宜于體而適于用者也。貧家止此一衣，無他美服相襯，亦未嘗盡現底裏，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豔，卽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欠精，卽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綉裳，皆可服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其制，則青上灑線，青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之，衣色之妙，未有過于此。

者。後來卽有所變，亦皆舉一廢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也。

至于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則零駢碎補之服，俗名呼爲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縫，古人非好爲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必製爲全帛，剪碎而後成之。卽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故強存其迹。贊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二條廣爲數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肖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爲之，蓋由縫衣之奸匠，明爲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爲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羣然而自傲之，毀成片者爲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破裂者爲百納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

風俗好尚之遷移，常有關於氣數；此制不妨于今而防于崇禎末年。予見而詫之，嘗謂人曰：衣衫無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內，得無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幾而闖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謂予言不幸偶中。方今聖人御世，萬國來歸，車書一統之朝，此等制度自應潛革。倘遇同心，謂芻蕘之言，不甚訛謬，交相勸諭，勿效前鑒，則予爲是言也，亦猶鷄鳴犬吠之聲，不爲無補于盛治耳！

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同色，近觀則有，遠視若無，斯爲得體。卽使難于一色，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同，更須裏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則夾裏

之色亦當用青，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颺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象。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蓋動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爲愈也。

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搭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帶，——俗呼繫縵者是也。婦人之體，宜窄不宜寬，一着背搭，則寬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寬，一束以帶，則寬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背搭宜着于外，人皆知之；繫縵宜束于內，人多未諳。帶藏衣外，則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

裙製之精麗，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飄；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強。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拖裙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况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縠輕縠可以八幅；十厚幅重，則爲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其所以爲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祕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詒「采葑采菲」者誦乎？

近日吳門所尚百欄裙，可謂盡美。予謂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

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欄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颻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亦豔粧村婦而已矣！烏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有未獲我心，嗣當別出新裁，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子所着之履，俗名爲鞋，女子亦名爲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褶。其實，褶卽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尙白尙淺紅，鞋色亦尙深紅。今復尙青，可謂制之盡美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制之盡美而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爲仁人助力。

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用平底，使與僞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秃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

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祇在減損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於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大

而不利於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者形之，則以鶴立鷄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如錢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烏雲名髮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實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三寸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闊而大也，尙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

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儘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尙可觀乎？此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

婦人裹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添設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婦人之足，亦如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蓮瓣之稍尖，鳳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其小形，較之今人殆有過焉者矣。覺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肖其實。如肖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爲前人所誤矣！

不甯惟是，鳳爲羽蟲之長，與龍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之飾足，無乃大襲名器乎？嘗見婦人綉襪，每作龍鳳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爲拈破。近日女子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普善變。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不甚昂，綴一粒子鞋尖，滿足俱呈寶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則爲走盤之珠，使作陽臺之雲雨，則爲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衣色之變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也。予友余子澹心，向著「鞋襪辨」一篇，考纏足之從來，覈婦履之原製，精而且確，足與此說相發明，附載于後：

婦人鞋襪辨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烏、黑烏、赤纒、黃纒、青勾、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履，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屨，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

考之纏足，起于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綢帶絡纓，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至面粧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麗，鬢髮眉目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

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經，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山光綴綴。」杜牧之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經跗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晉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

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尙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襪，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襪中插七首矣！」則襪也，膝襪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有底，乃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罷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罷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堦，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

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花玲瓏，蠶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臺者。

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人女子，襪皆尙白，鞋用深紅深青，

可謂盡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爲色也多深，淺者立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 技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却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蓋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讀書作宦爲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見噫廢食之說，究竟書可竟棄，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但須爲之夫者，既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

至于姬妾婢媵，又與正室不同。娶妻如買田莊，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稍涉游觀之物，卽拔而去之。以其爲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栽，不能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爲一情而設，所重在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誼，所答非所問，所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狸之穴，舍宜淫而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並講也。

技藝以翰墨爲一，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儘有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紵爲賤役，視鍼絲如仇讎，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倚老嫗貧女爲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爲主，縫紉既熟，徐及其他，予談習技而不及女工者，以描龍刺鳳之事，閨閣中人人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置紡績蠶繰于不講也。雖說閒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天上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爲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爲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則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

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

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事能精，一字自可愈精。予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賬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儻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

婦人讀書習字，所難止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貴在情竇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寧有幾人？如必俟情竇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爲女徒而設也。

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教之以書；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累，則一年半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覓句矣。乘其愛看之時，急覓傳奇之有情節，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則書非師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人說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是不差。是因已識之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傳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機鋒相觸，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爲開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其枕論文，較之登壇講藝，其爲時雨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有說話鏗鏘，無重複聲牙之字者，卽作詩能文之料也。蘇夫人說「春夜月勝于秋夜月，秋夜月令

人慘悽，春夜月令人和悅。」此非作詩，隨口所說之話也。東坡因其出口合律，許以能詩，傳爲佳話。此卽說話鑿鑿，無重複聲牙，可以作詩之明驗也。其餘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書義稍通，則任學諸般技藝，皆是鎖鑰到手，不憂阻隔之人矣。

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卽其初學之時，先有裨于觀者。只須案擲書本，手捏柔毫，坐于綠窓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容，謝庭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賂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畫圖，人間不少；無奈身處其他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口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爲天籟白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幾。然則選者維何？曰在「平易尖穎」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尖穎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穎之詩，如逢故我，則善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之詩，皆祕勿與見，見卽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編見高明者閱之，勢必粲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隘，僅足爲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旣多，出者自易，較作詩之功，爲尤捷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瞻者不能；詩餘短而易竟，如「長相思」、「浣溪紗」、「如夢令」、「蝶戀花」之類，每首不過一二十字，作之可逗靈機。但觀詩餘選本，多閨秀女郎之

作爲其詞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詩餘既熟，即可由短而長，擴爲詞曲，其勢亦易；果能如是，聽其自製自歌，則是名士佳人，合而爲一，千古來韻事韻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樂，咸欲謁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道，實實創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本。

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資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擅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己，其工拙淺深不可強也；畫乃閨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已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思，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羣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對坐，靜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之前，卽居床第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緩兵降火之法，莫善於此。但與婦人對壘，無事角勝爭雄，寧饒數子而輸彼一籌，則有喜無曠，笑容可掬。若有心使敗，非止當下難堪，且阻後來弈興矣。

纖指拈棋，躊躇不下；靜觀此態，儘勾消魂。必欲勝之，恐天地間無此忍人也！
雙陸投壺諸技，皆在可緩；骨牌賭勝，亦可消閒。且易知易學，似不可已。

絲竹

絲竹之音，推琴爲首；古樂相傳至今，其已變而未盡變者，獨此一種，餘皆末世之音也。婦人學此，

可以變化性情；欲置溫柔鄉，不可無此陶鎔之具。然此種聲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強束官骸以俟其闕，是非悅耳之音，乃古人之具也，習之何為？凡人買姬妾，總為自娛；己所悅者，導之使習，己所不悅，戒令勿為，是真能自娛者也！

嘗見富貴之人，聽慣「弋陽」「四平」等腔，極嫌崑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強令歌童習之。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此皆不善自娛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謬矣。

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為菜中之橄欖，一為饌中之海參，一為衣中之繭紬。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然未嘗自沽而食，自購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諺云：「村人喫橄欖不知回味。」予真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為饒舌。

人間主人善琴，始可令姬妾學琴；然則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後教乎？鬚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幾人乎？曰：不然。歌舞難精而易曉，聞其聲音之婉轉，睹其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始能領略；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學而難明，非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為琴善彈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果能以此行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

舍諸技而專務絲桐；「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閣之生涼，遇繡窗之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卽畫成一幅「合操圖」，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婦之生妬也。

絲音自焦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絃索、提琴之三種。琵琶極妙，惜今時不尙，善彈者少；然絃索之音，實足以代之。絃索之形，較琵琶爲瘦小，與女郎之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宮商者，首推絃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予向有「場內無文，場上無問」之論，非過論也。止爲初學之時，便以取舍得失爲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爲下里巴人，不願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卽止。耳提琴較之絃索，形愈小而聽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卽絕妙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碗轉斷續，無一不肖。卽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拽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聞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絲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尸而祝之也！竹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綉窗所應有也。蓋婦人奏技，與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擗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爲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玉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

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筍爲之愈尖；篋口爲聲，朱唇因而越小。畫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爲聲也倍清，其爲態也更顯。焚香啜茗而領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間世也。

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劍，劍又勿使太寬，寬則藏于袖中不得見矣。

歌舞——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迴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爲箕；良冶之子，先學爲裘；婦人之學歌舞，即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徵容必須試舞。凡爲女子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爲清歌妙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字單爲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疎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爲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人之身而爲滯雨尤雲之事者，其無嬌音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昧語，謂其漸進自然也。予又謂男音之爲肉，造到極精處，

止可與絲竹比肩，猶是肉中之絲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贊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概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爲肉矣。語云：「詞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惡，其聲音皆迥別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面目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不止謂登場演劇，然登場演劇一事，爲今世所極尙，請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質樸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嚙殺者，大淨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潑，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不易得者二旦，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婦人體態，不難于莊重妖嬈，而難于魁奇灑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爲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烟之實。雖涉談諧諠浪，猶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憐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爲鄉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鄉音一轉，而卽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卽帶他郡之音故也。

卽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過，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爲「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况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知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唇易舌，求爲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認爲難，故轉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出口收音之稍別，改與不改，無甚關係。往往因仍苟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視爲易，故轉覺其難也。

正音之道，無論異同遠近，總當視易爲難。選女樂者，必自吳門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嘗擇地，燕姬趙女，越婦秦娥，見于載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言晉人善用，非曰惟楚爲能生材也。予游徧域中，覺四五聲音，凡在二百上下之年者，無不可改；惟入閩江右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較他處爲稍難耳。

正音有法，當擇其一韻之中，字字皆別，而所別之韻，又字字相同者，取其喫緊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字轉，則破竹之勢已成，凡屬此一韻中相同之字，皆不正而自轉矣。請言一二以概之：九州以內，擇其鄉音最勁舌本最強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不知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鍾」，晉音無「真文」；秦音呼「東鍾」爲「真文」，晉音呼「真文」爲「東鍾」。此予身入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中庸之中爲「肫」，通達之通爲「吞」，南東西北之東爲

敦青紅紫綠之紅爲魂凡屬東鍾一韻者字字皆然無一合于本韻無一不涉真文豈非秦音無東鍾秦音呼東鍾爲真文之實據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訓夕詁導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較秦音稍雜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真文一韻之字其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爲松崑腔之崑爲空之類是也。卽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鍾無真文而有真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晉且然况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出而少入多陰而少陽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爲何物者是與蠹魚日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既諳使之學歌可省大半功夫。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爲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爲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在青雲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辯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扑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誤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資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于尋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則但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善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事矣而此復言習態抑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閨中此言場上閨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不由勉強雖由勉強却又類乎自然此演

習之功之不可少也。生有生態，且有且態，外末有外末之態，淨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且，勢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且，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經造作，又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焉有造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態，自視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內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且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且，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坐臥嘆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面嬌而不肯粧瘁容故也。然粧龍像龍，粧虎像虎，粧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贊美之爲愈矣。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潘安衛玠，不能復見其生時，借此輩權爲小像。無論場上生姿，曲中奪目，卽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與之坐談對弈，啜茗焚香，雖歌舞場之餘文，實溫柔鄉之異趣也！

懼內供狀

失名

伏惟陰盛陽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強男弱，鬢眉之婦堪憐！稟坤而乃以乘乾，夫綱已墮；治內更兼乎正外，妻道何隆？風斯下矣，豈世間多燕趙佳人，教且同焉，實宇內少昂藏男子。慨往故而已然，歎近今之更甚！

某本儒生家傳聞國自信美如城北，豈期配在河東？號閩內之大將軍，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帥，舍我其誰？非關南國人柔，倍見北方風勁。鳩盤茶踞白蓮台上，麝脂虎臥紅錦叢中。一言觸惱，分明太歲當頭；片話加噴，儼似山魃破胆。抱衾裯猶存殼，待飲食時切悚惶。奉令承教，早等綸音諭旨之嚴；言聽計從，恪遵婦倡夫隨之訓。破罵總莫妙粧呆，動怒又何妨陪笑。出必告，似哀猿啖月；反必面，如怒馬奔槽。可駭者，平時聲若洪鐘，到妻前而不聞其響；可憐者，縱爾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誠何心哉？良有以也！

兼之娘子每抱采薪之憂，卑人獨盡割股之孝。茶湯自進，不同保母之煩呼；藥食親調，豈比梅香之偷嫺？體心着意，痛癢相關；敲背搖肩，殷勤曲盡。宜乎恩威並用，賞罰兼施；奈何慈悲心不捨半毫，冰霜面居然終日！縱使盈盈秋水，但常見金剛努目之時；如何淡淡春山，不曾有菩薩低眉之日？燈影下，誰教你屈體蛇行？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人面前可畏他大聲獅吼，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更可憚者，立法尤嚴，設刑備至。大門門使丈夫之驚魂墮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扑作教刑；馬桶蓋製就圓枷，儼似中軍之帽，裹脚布權爲長鍊，竟同綿殮之尸。綉房中一箇罪囚，卽夏禹泣之而奚益？黑夜中渾身疼痛，縱文王視之而徒傷！欲討饒，既慮鑽隙相窺，將高喊又恐隔牆有耳。無奈啞氣低聲，學吞炭之豫讓，攢眉咬齒，等刺股之蘇秦。古公何罪？竟罹无妄之災；陽貨邀恩，常感不孥之德。瓠犀牙如此鋒銛，長頸邊時隱着一箇紫印；麻姑爪這般利害，瘦臉上早現出幾縷紅斑。以云困頓，不亦甚乎？若

謂風流未之有也！將登山臨水，總是驚心弔魄之場；卽宴客娛賓，尤多靈後跋前之恐。九子魔時時作伴，羅剎女刻刻相依；旣難爲孟嘗君之秦地私逃，亦徒爲齊景公之牛山隕涕。頗情願削髮而心阿彌，或告之「吁無所禱也！」恨不能腐刑而爲閹侍，彼將曰「噫于女安乎？」是以生死均難，進退維谷；從未得吐氣揚眉之日，恆抱此囚首蹙額之容。此懼內之稟性良然，眞怨慕之苦衷莫解，不得已而傳之管城子，猶未盡我形容，無可奈而寄諸楮先生，庶得知予苦楚。聊以藏拙，不敢書名，人各有妻，觀之莫笑。供狀是實。

原評：極情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

鴛鴦牒

新安程羽文蓋臣著

譚友夏曰：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拘父母板住，不能成對，齋情而死，乃悟文君韓相如是上上妙策。不知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如此卽咎有所歸，正不必致怨高堂也。春風在手，抹殺月下老人；隨舉彰彰缺陷者，各下牒，爲千古九原吐氣。

武嬰英華鮮艷，詔可催花；宜借配魏武帝，鎖之銅雀台上，無使播穢牝晨。卽以淫穢論，宜正配金海陵；兩雄旗鼓，頗足相當耳。

王昭君，淒情惋調，青塚難埋；宜配蘇子卿，旄落龍殘之餘，咻琵琶一曲，併可了塞外生子之案。

謝道韞柳絮逸思，潘安仁花封冶意；一則風高林下，一作美擅車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天壤王郎。班氏昭淵深典贈，宜正配鄭康成。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

薛濤，巧偷鸚鵡，色借鳳凰；空作風塵染濫。宜遠配張緒楊柳，魏收蝴蝶；舉止輕儇，恣其佻達。

蔡文姬，靈心慧齒，辱跡穹廡；宜續配禰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五擗鼓。宮商迭奏，悲壯互陳。王韞秀，挺勁孤卓，惜其稍有炎心；宜故配寒郊瘦鳥以消之。不然，亦直配李長源；十六年宰相妻，

克善厥終。

鮑令暉，清斲另巧，宜硬配庾信徐陵；庶可珊瑚門咽，琉璃門舌。

甄后，玉固有香，花亦解語；無奈雨妬風狂，塘上一行，字字沉痛。宜奪配陳思王，慰此洛神癡賦，蒲生怨詩。

杭妓周韶，澹遠瀟灑，有邁俗之思；宜操茶具，暫配陶學士郵亭煮雪，而後念觀音般若經。終配蔡君謨門茗。

侯夫人，尖酸宛側，畢命梁下；宜鬼配薛道衡，燕泥飛禍，異事同傷。

江采蘋，俊朗高潔，抱恨樓東；宜遙配孟浩然，林君復，肆癖湖山，共對梅花索句。

崔鶯鶯，嬌憨淫冶；宜身配韓致光，李義山，以香奩西崑諸豔筆，貌其柔柔款款。百世而下，又神配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謝其寫照摹情，令當時薄倖微之羞死。

蘇若蘭，迴文一錦，眼截天孫，正索解人不可得。宜擇配楊德祖，共參曹娥碑陰，雞肋話謎。

朱淑真，圓音曲轉，因此驚庸，宜任配蘇子瞻，秦少游，晁無咎，陳季常，黃山谷，王晉卿，晏同叔，蘇子瞻，柳耆卿，裴綺舌交酬，錦腸不斷。

班婕妤，左九嬪，高厚渾朴，永巷索居，宜留配簡文帝綱，元帝繹，可以麗句陶情，規言贊理。

步非烟，慧語誰聆，嬌花不賞，飄香墜粉，亦復何疑？宜遣配宋子京，助修唐書，倦則命酒酣歌，令天

不曉。

花蕊夫人，短拈小摘，輕織爲妖，宜近配徐鉉舒雅，李昊章莊，韓燕載等，風流一代，不天斧斤。

遼蕭后，騷雅纏綿，焚椒最慘，宜聊配蜀主昶，唐主煜，頗諳情緣，且以宸葩媲美。

魚玄機，疎瘦亭亭，宜冷配張志和，嘲烟美水，不然，亦乾配貫休齊己，有伴遂初。

黃崇嘏，奇跡突出，千古難雄，宜合配鄉人司馬長卿，揚子雲，王子淵，李太白，同筮仕于大周如意，建元，爲牝朝雌相。

李清照，曠爽超超，播遷以還，貽羞牙僞，宜續配王十朋，謝希孟，米元章，陸務觀等，以金石剩餘，樂此桑榆。

曹比玉，風操逾上，守貞三十載，未免情枯，宜勸配楊廉夫，臥起小蓬萊，榜門不下，一笛一琴，唱子和汝。

楊容華，鶯吭亮溜，鵲鷓非羣。宜卽配王子安，駱賓王，盧昇之；蜚聲振藻，不忝四家。

婉王儀冲華，賦骨騷腸，顛危抑鬱。宜賜配文文山，共唱滿江紅一曲，氣吐爲虹。

張惠連，霞姿月韻，春夢樓高。宜聽配高則誠，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詹天游等，節紅牙以度曲。

秦女子羅敷，陌上歌長，箏中聲遠。半誇半謔，傲睨侯王。宜配甯戚馮諼，與扣角彈鋏圖畫。

漢津吏女娟，慷慨悠揚，胆與識並。宜配尹伯奇，介子推，以礪忠孝之助。

嚴幼芳，嬌啼嫩語，偏覺鐵中錚錚。宜配馬光祖，文及翁，以筆舌作中流之砥。

關盼盼，燕羽差池，空樓不暖。宜配白樂天，蹴綠銜紅，呢喃于桃天柳驪之間。

李秀蘭，徐月英，談諧歌笑，機捷輾轉。或配張藉王建捧硯，或配盧仝陸羽煎茶，或配劉伯倫馬賓

主作酒佐。致逸趣別，事事咸宜。

鄭月流，英資秀拔，屈身傭販；琵琶亭一作，情見乎詞。宜分配白傅淚，鄭潛詩，東籬曲；不使有老大

商婦之歎。

李弄玉，鸞影早孤，哀憤成響；藏名隱語，不減驛字難碑。宜巧配謝靈運沈初明以離合諸作，慧解參微，破其岑寂。

光威哀姊弟三人，聯輝競綵，幾使棣萼無花。宜急配王勃王勣王勃三株樹，錦披繡錯，合映一庭。郭紹蘭，別淚成吟，傳情燕翼；宜送配王謝，共乘飛雲軒，借老烏衣國裏。

劉采春，雖羅噴曲高，足敵元才子；然鱷魚不戀，半分韋蕙叢裴柔之之愛。宜奪配賀知章，一觴一咏，受賜鏡湖。

其餘名字未新者，不必另配；有佳偶者，不可另配；有節烈者，不敢另配。一仍舊牒而已。

美人譜

秀水徐 震秋濤著

蓋聞芙蓉別殿，曾居窈窕之姝；楊柳深閨，不乏輕盈之媛。然而偏長易獲，全美難臻；必欲性與韻兼優，色與情文並麗，固已歷古罕聞。曠世一見，故歌舞進吳，則寵冠蘇台，而烏喙獲行成之請；琵琶出塞，則魂銷漢帝，而畫工櫻上罪之誅。此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之歌，雖爲忘國解嘲，而亦見美人色之不易覩也。

余夙負情癡，頗酣紅夢；雖淒涼羅袂，綠櫻賈午之香，而品列金釵，花吐文通之穎。用搜絕世名姝，撰爲「柔鄉韻譜」。使世之風流韻士，慕豔才人，得以按跡生歡，探奇銷恨。又何必羨襄王之巫雨，想阮肇之仙踪也哉？

美人豔處，自十三四歲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顏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際。過此則如花之盛開，非不爛漫，而零謝隨之矣！然世亦有羨慕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領情趣，固有可愛；而香銷紅褪，終如花色衰謝之後，祇有一種可憐之態耳！

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西子 毛嬙 夷光 李夫人 卓文君

班婕妤 玉昭君 趙飛燕 合德 蔡琰

二喬 綠珠 碧玉 張麗華 侯夫人

楊太真 崔鶯鶯 關盼盼 蘇蕙 非烟

柳姬 霍小玉 貞娘 朱淑真 花蕊夫人

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紅拂 李娃 薛濤 紫雲 蘇小小 琴操

古來婢妾，有可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飄 風崇石婢 樊素 小蠻 俱白樂天妾 朝雲 東坡妾

美人遺跡，有足令人銷魂者：

浣紗石 響屧廊 琴台 青塚 蒲東

燕子樓 蘇小墓 真娘墓

一之容：

螓首 杏唇 犀齒 酥乳 遠山眉

秋波 芙蓉臉 雲鬢 玉筍 蕤指

楊柳腰 步步蓮 不肥不瘦長短適宜

二之韻

簾內影 蒼苔履跡 倚欄待月 斜抱雲和 歌餘舞倦時

嫣然巧笑 臨去秋波一轉

三之技

彈琴 吟詩 圍棋 寫畫 蹴鞠

臨池摹帖 刺繡 織錦 吹簫 抹牌

鞦韆 深諳音律 雙陸

四之事

護蘭 煎茶 金盆弄月 焚香 咏絮

春曉看花 撲蝶 裁剪 調和五味 染紅指甲

門草 教鸚鵡念詩

五之居

金屋 玉樓 柏簾 雲母屏 象牙牀

芙蓉帳 翠幃

六之候:

金谷花開 畫船明月 雪映珠簾 玳筵銀燭 夕陽芳草

雨打芭蕉

七之飾:

珠衫 綃帔 八幅繡裙 鳳頭鞋 犀簪

辟寒釵 玉珮 鴛鴦帶 明珠 翠翹

金鳳凰 錦檔

八之助:

象梳 菱花 玉鏡台 兔穎 錦箋

竟硯 綠綺琴 玉簫 紈扇 毛詩

玉台香奩諸集 韻書 俊婢 金爐

古瓶 玉合 異香 名花

九之饌:

各色時果 鮮荔枝 魚鮓 羊羔 美醞

山珍海味 松蘿徑山陽羨佳茗 各色巧製小菜

十之趣：

醉倚郎肩 蘭湯晝沐 枕邊嬌笑 眼色偷傳 拈彈打鶯

微含醋意

花底拾遺小引

張湖心齊撰

花者，美人之小影；美人者，花之真身。若無美人，則花徒虛設耳。然花則常有，而美人不常有；使既有花而復有美人，吾知美人之于花，必且休戚相關，好惡相合，殆所謂我與我周旋耳！其可與相往還者，在人則有三，在物則有五：曰郎，曰小婢，曰鄰姬，皆人之屬也；曰蝶，曰蜂，曰鶯，曰鴛鴦，曰鸚鵡，皆物之屬也。此外，一切塵俗，安可使闖入耶？第思開闢之初，造物者欲生百花，以洩其華英之祕，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始各臻其妙。于色則有淺深濃淡之不同，于香則有清濁重輕之各別，于形狀則有尖圓單複之各極其致，而且妖嬈其態，豔冶其容。卽下至鬚之多寡短長，葉之大小奇正，莫不皆有可觀，而且不病于雷同，不傷于怪誕。造物一番苦心，使非有美人焉，爲一領略而鑒賞之，不幾虛費之無用之地哉？吾輩鬚眉丈夫，亦未嘗不與名花爲友，然終是以人愛花，固不若以花愛花之更爲親切而有味也。則花之受愛於人，又何如受愛於美人之爲浹洽而無間耶？

花底拾遺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花事如羅虬張翊，簡舉無遺矣；然而生香解語，顧影相憐，深院曲房，別饒佳致。道人讀書之暇，聊爲譜之，不必溺其文情，聊堪裁作詩骨。

春朝，姊妹爲爲嫩蕊乞晴。下珠簾，寫種樹書。選芳名，字小婢。戲拈榴瓣貼臂，作守宮砂。湖山背浴起，落紅粘玉。金籠懸鸚鵡，作花監。帶花春睡，惹浪蝶闌人紅綃。白衣稱簪蔔。避人入深叢，低枝罨鶯。撫拾花事，作佳謎。摘髮繫茉莉，與郎。調鸚鵡舌，教誦百花詩。聞席上有詞人，自摘新紅飯釘。紅袂護風。深夜疏燈刺蠶。着輕縠，睡蕉陰石几，納涼。樓人搖落，緋桃成陣。薛濤箋，榜移種事宜。郊遊遺失夜合，憂爲俗漢取得。臨護草帖。餐菊。粧樓上誤擲茶蘼，賺酸措大作情詩。花朝慵病強起。花時深閉小閣，怕觸香烟。砌香篆，作情字，恨春風吹散。暗祝桂花前。梨香下內集。碧紗牕下，葶疎影作刺繡譜。寒食後，寫落花詩寄人。浴怪石，待水仙開。揀古今名姬與花名合者，編作列傳。製香藕。梳頭，碎紅圍地。燒手炮紙片，雜飛花迸落。佩忘憂草，羞人喚作宜男。近枝頭，呵積雪。閒以綠絲碎桃自况。借郎書，拾殘紅點記。粧臺畔，雜置小盤松竹。誦郎詩，儼識竹下。燈下剪石菖蒲。歎素馨不得作牡丹比隣。唱小詞，餘聲繞值花飛。搗鳳仙，染甲彈箏。自撰根苗分種。晏起，知有夜雨，忙出芳階。采相思豆。令小婢傳情。

字折葳蕤作郵筒。芙蓉水醮筆，自譜春容。踏青拜花田古冢。占花小婢報喜。姊妹夜集，各出名花共賭。卸粧後，杏黃衫子襯玉簪花。罽繡樹闌蘭。嗤郎麝氣。春病倩女巫攘解，戒林下紅粧。嚙指血，摘荷葉寫書。拆荷花胃藕絲纏臂。寫秋葉。凭闌細數落花，亂風時一聲嬌怨。玉簪破葳蕤，藏稚蝶。采百藥，勘方療春病。簡方采合歡藥。折花荆枝刺臂，玉暈微紅。新搆朱闌，勒名筆顏題。小滿，覓隣姬嫁杏。墮馬急挽垂楊。聞叢邊鈴索聲，低喚誰人。低聲誦取紅花咒。閉丁香菴，雙趺習內觀。掃檻外，待隣姬踐約。七夕，懸素馨燈乞巧。夜度芳徑，胛帶。胭脂徑上，縱橫小屐跡。做燭。花製春釀。雨中架琉璃，覆並頭花。系綵縷，束披枝。霧裏促迷藏，錯攬垂枝失足。俏步向園林尋媚蝶。勅侍兒理枕畔殘香。鬥譚花媒事，臉頰。綠陰深處，作鳥語賺人。摘花連雙蝶，送隣姬，開盒時，忽驚飛出。綠荷池自放鴛鴦。夢回失芍藥，知是郎至。佇立柳絮風前。坐堦前砌紅白春茵，噴人行。就流紅送老蠻哦，稱是薄倖事。扮壽陽粧。考訂花名。怨枝上啼鴛，却惜花不敢驚起。水閣對荷池繡佛，浣灑莊嚴。鬥草濕羅裙。玉蘭片學寫春詞。串結瑞香球，貽贈小郎。俏還粧閣，喚小婢摘去刺衣蕪絮。嚼香蕊。剪花鬢。搥小鼓，催花作酒政，爲意中人緩急。百蝶譜收藏桃花片。剪花日，檣婢發嬌噴。縱郎衣綴吉祥草護行。滴葉上天泉煮茗。脫繡鞋，掛花間代幄。簡曆日，覓種花佳期。插寒梅，檀口輕呵。買古窰盤，占作花金屋。胭脂花染唇，輒含豪寫相思字。雜佩贈人。避人轉入深叢，驚怯。曉晴，滴上池水傅粉。織

手捧紅綉供佛。觀落紅有悟，皈命空王。扶留葉雜木犀蕊，結鴛鴦栳榔包。覓桐花鳳。元日，結綵勝，綴臘糕贈郎，稱是宮花。紉蘭。作齋供，采製春葩。藝蘭月令。栽芭蕉簾。花關待人，濃葩隱面。洗敗葉，裝作春燈。春夜出茶藤露酒。飲次澆與海棠屬酒。簪花簇髮，倩郎分理。書帶草作同心結。明月疏陰長嘆。曲徑避殘絲。回腰逐飛絮。玉指攢山茶教開。閒二三月廢罷女紅。結丁香菴，供事神女。執磁瓶自灌合歡。消渴吸香露。歌扇斥遊蜂。金丸彈破簇萼。侍兒分部司栽灌。拈花瓣盛相思淚。嘲花結子太早。惜過牆枝入他人手。放蓮瓣喚作小船。修竹裏別建文房。攜銀燭探竊脂巢處。紗廚內懸胆瓶。對鏡比花發妒。上鞦韆飛紅如雨。行酒觸繁英有罰。唾香脂染損紅心。暮蘭竹影學畫。青絲一縷繫狂蜂。除夜硃砂染柏葉。結束上探蓮船。串金剛子念珠。花祥瑞麟郎中甲。藏冰水製五色菊。

跋

黎忠愍公明季來廣陵，時值吾邑鄭超宗先生作黃牡丹會于影園，忠愍製七律十首，奪得狀頭。口口口先生評：抑何榮也！茲花底拾遺百五十餘條，約束芬芳，平章佳麗，誠可謂入名花隊以藏身，現美人身而說法者矣！心齋居士題。

補花底拾遺

數錄張湖山來著

嶺南黎美周先生著「花底拾遺」百五十餘則，約束芬芳，平章佳麗；現美人身而說法，入名花隊以藏身，真令人豔動心魂，香生齒頰，竊效嬰于西子，同避世之東方。補其缺略，空慚狗欲續貂，仿厥體裁，或者蠅能附驥云爾。

荷花。聞雨聲，命侍兒爲花張蓋。選佳花彩蝶入繡譜。夏月，以蕉葉代簾臥。席草坐。晨起，吸花梢露。選古人咏花詩。自繡梅花帳。收柳絮作茵褥。數花鬚。剝蓮房作茗椀。出巧思作花下朱欄。共郎考訂花譜。戲學鳥語。採百花可入藥者。蓮瓣書佛偈。織指剝蓮房，送郎口內。製花菹。握蓮子，教郎射覆。製小詞鏤竹上。散花供佛。調丹青諸彩色，染菊蕊。薛濤箋，自寫藝蘭月令。梧葉落，取製爐灰。搗花汁，染詩箋。桐葉學書。噴鳥啄含桃。剪桐葉作弓鞋樣。約鄰姬鬥草。花露和粉傅面。中秋夜，豔裝種鴛粟。製花謎。倩郎簪花。荷葉貯水，盥纖指。屑香瓣實錦囊。爲郎製踏青鞋。擷花釀酒。折垂柳作同心結。洗桐。綴五色紗囊貯花種。製菊苗柳芽作茗。坐桐陰待月。囑郎命奚奴採紅葉。課婢灌花。花下晚粧。教鸚鵡百花詩。拜花神，囑郎攀桂。花露與兒洗面。浣花。搗鳳仙花汁，和粉傅面。噴水潤莓苔。擲花蕊賺金魚。燈下位置花影。縛花毯。

十二月花神議

德清俞樾曲園

議之上

夫霏紅沓翠，大塊之文章也；翦露裁烟，化工之能事也。隋帝苑中，尙有司花之女郎；唐皇宮內，亦有借春之御史。而謂香國繁華，都無管領乎？乃世俗所傳十二月花神，鄙俚不經，悠謬已甚！吳下養閒翁，乃議更定十二月花神，屬草稿未定，辱以示余，余適將有西湖之行，笑而諾之。未遑暇也。已而舟窗獨坐，苦無聊俚，乃就養閒翁原議，以意參酌之，雖無青帝司規之權，聊附昌黎薦士之義。

正月梅花——何遜

按：梅花爲林處士所專久矣！原議以處士爲梅花之神，允符公議；然考梁何遜作揚州法曹，廡舍有梅一株，遜常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樹彷徨，終日不能去。然則愛梅成癖，首推此公。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唐以前言梅花事，所豔稱者，固無如何水部矣！宋趙蕃詩云：「梅從何遜驟知名。」孤山處士，尙其後輩，以俎豆讓之，或亦首肯。

二月蘭花——屈平

原議，二月爲杏花。然蘭爲香祖，未敢從就，易杏而蘭，重國香也。夫蘭之爲花，得春最早，其後

花者，蕙而非蘭也。世俗重蘭，則其花尤後，又蕙之別種矣。祀蘭春仲，以副春蘭之名，不敢混蕙爲蘭也。然奉屈子爲神，則固滋蘭而又樹蕙者；接芳錯芬，又豈徒九畹已乎？

三月桃花——劉晨阮肇

原議，以東方朔爲三月桃花之神。然此兒饒誕，止在桃實，非愛其花也；改奉劉阮，則洞口桃花爲有主矣！

四月牡丹花——李白

原議，四月芍藥花，而以韓魏公主之。按古無牡丹之名，統謂之芍藥。魏公詩云：「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乃自唐以來，分爲二種，且有「牡丹花王芍藥花相」之說矣。故改四月爲牡丹花，而以謫仙爲之神；清平三章，何減金帶一圍也！

五月榴花——孔紹安

原議，以博望侯爲五月榴花之神，蓋以其使西域始得此種也。然考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尙有胡桃蒲桃諸種，非止石榴，未可專之。按舊唐書孔紹安傳，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此事見正史，且是榴花而非榴實；又其詩意蓋以自喻，非泛賦一花一果者比也。然則榴花之神，似宜移祀孔君。

六月蓮花——王儉

原議以周茂叔爲蓮花神；然茂叔從祀尼山，未可以花神事之。南史庾杲之傳，王僧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樂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韓偓寄河南從事詩云：「蓮花幕下風流客。」趙嘏寄桂府楊中丞詩云：「一從開署芙蓉幕。」並稱述此事以爲美談。然則蓮花之神，無以踰儉矣！他若謝靈運有初日芙蓉之目，然是論詩，非事實也；至於六郎狐媚，遠公緇流，雖有涉於蓮花，亮無關於祀典。

七月鷄冠花——陳後主

原議七月秋葵花，而以鮑明遠爲之神，因明遠嘗賦此耳。按謝靈運有園葵詩，亦秋葵花也，則鮑謝似宜並祀。然於鄙意皆未甚協。考楓窗小牘云：「鷄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則鷄冠花古人所重。世傳鷄冠卽玉樹後庭花，蘇黃門鷄冠花詩云：「後庭花草盛，憐汝繫興亡。」碧雞漫志非之。然其云吳蜀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目爲後庭花，則仍與黃門詩合。今擬七月改用鷄冠花，而以陳後主爲之神；後主以風流亡國，詞客憐之，奉爲花神，或鷄白猶勝牛後乎？

八月桂花——卻詵

九月菊花——陶淵明

十月芙蓉花——石曼卿

三者，均如原議。

十一月山茶花——湯若士

原議，以石季倫爲山茶花之神，未爲允協，擬改用湯臨川。雖名輩較晚，然玉茗風流，固勝金谷繁華也。

十二月蠟梅花——蘇東坡黃山谷

原議允協。蠟梅本名黃梅，其改今名，由蘇黃始也。

總領羣花之神——迦葉尊者

原議無之。按既有羣花，宜有總領之者；昔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世尊拈花，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今以總領羣花，色空空色，一以貫之矣！

議之下

嘗讀淮南子書，稱有女夷之神司天和，以長百穀草木。草木有神，其說古矣；然其神必曰女夷，意者瓊苗玉樹固女子之祥乎？夫驕花寵柳，雖吾輩之閒情，而訪紫尋紅，實閨人之本色。設有東都麗娟，南國佳人，椒精蘭香，以時致祭，則迎神送神之曲，當易陽律而爲陰呂矣。因亦就養閒翁原議，參酌之，以唐宮十眉圖，當羅虬九錫文焉。

正月梅花——壽陽公主

原議以梅妃爲之，允符公論。考海錄碎事，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其事甚豔，然則移祀壽陽，亦公論也。

二月杏花——阮文姬

原議，二月梨花，而以謝道韞爲花神；未爲允協，擬改用杏花。叙小志云：阮文姬插髮喜用杏花，今以爲杏花之神，紅經粉薄，占斷風流矣！

三月桃花——息夫人

原議允協。

四月薔薇花——麗娟

原議允協。麗娟事，見賈氏說林；黃金買笑，誠韵事也！

五月榴花——魏安德王妃李氏

原議，以石醋醋爲之，事出博異志。所謂處士崔元微，春夜獨處，忽有青衣引入楊氏李氏陶氏；又一緋衣小女，姓石名醋醋者也。然石醋醋止是寓名，並無其人；亦猶楊氏李氏陶氏，止是楊柳及桃李耳。今以石爲榴花之神，然則李氏可以爲李花神，陶氏可以爲桃花神矣。此議之未協者也。考北齊書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氏女爲妃；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諸人莫知其

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今以安德王妃爲榴花之神，洵吉祥善事矣。

六月蓮花——晁采

原議以西子爲蓮花之神。以吳下錦帆涇，有西子采蓮故迹也。然自梨園傳唱其事，久化雅而爲俗矣。考唐大歷中有女子晁采，小字試鶯，少與鄰生文茂約爲伉儷，及長，茂寄詩通情，采以蓮子達意，墜一於盆，開花並蒂。母聞之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以采歸茂。此事絕豔，全唐詩載之而世罕知者，今奉作花神，不特爲蓮花添一佳話，且亦搜賢採逸之盛心也。

七月玉簪花——漢武帝李夫人

原議允協。玉簪得名，由夫人始也。又按原議以鳳仙爲六月花，然六月既有蓮花，無庸兼及鳳仙。或移祀於七月。宋光宗李后諱鳳，宮中呼鳳仙爲好女兒花，若七月改用鳳仙而從原議，以李后爲之神，於理亦協。又考花史云：李玉英，秋日采鳳仙花，染指甲，於月中調絃，或比之落花流水，亦酌人酌事也。附登薦章，用備采菲。

八月桂花——唐太宗賢妃徐氏

原議以嫦娥爲桂花神。然嫦娥乃當儀之轉音，實無其人，卽如俗說嫦娥爲月中仙人，則亦不得卽以爲花神也。考唐書太宗徐賢妃傳：八歲，曉屬文，父孝德，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

而流眩，撫桂枝以凝想。然則小山叢桂，不得專屬淮南矣！以妃爲桂花神，無忝焉。

九月菊花——晉武帝左貴嬪

原議，九月茱萸，以賈佩蘭爲花神，用西京雜記事也。然九月不及菊花，終有遺憾。擬改用菊花，而以左貴嬪爲神，菊花一頌，允宜俎豆九秋也。

十月芙蓉花——飛鸞輕鳳

原議允協。事見杜陽雜編，所謂「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也。

十一月山茶花——楊太真

原議允協。山茶花有一種名楊妃山茶，不嫌牽合也。

十二月水仙花——梁玉清

原議，以洛妃爲之，稍嫌附會。按瓶史云：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宜卽以梁玉清主之。

總領羣花之神——魏夫人

原議無之，今補焉。南岳魏夫人，爲女仙中最貴者。南史鄧郁傳，稱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則事見正史矣。庶物異名疏曰：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之弟子。今故以魏夫人爲總領羣花之神，萬紫千紅，歸其統攝，何懼封家十八姨乎？

婚 啓

劉源味著于微著

答長女滋許竺氏啓

及婚姻之時，况當今日，悅親戚之話，猶記初春。欲牽聯于世盟，以繾綣于母黨。伏承某人，家兒甚稱，信竹心之有傳，而某女姆師雖嚴，曾蕙性之無取。惟相知而有素，遂不問于其他。六禮之常，固尙往來，一書以蔽，亦從敬簡。庶于近吉，得以速成。夫婦貴和，幸釵裙之無訝；壻翁交飭，尙冰玉之相輝。

答次女沈許黃氏啓

嫁女必勝吾家，請事斯語；居今而行古道，實獲吾心。契盟既積于夙逢，姻譜愈綿于新締。伏承某人，年十五六，已培吳下英博之聲，而某女，雖二八方初，雅擅秦中幽貞之譽。且彼此各自生子，而邂逅乃爲同庚。况氈絡無邊，兩門之詩禮猶在；使玉葭不倚，衆人之議論謂何？無言可辭，拜命之辱。式相好矣，甚于草木之味同；姑小遲之，當以棗修之贊見。不腆回筐，虔載副藤。

深納幣黃氏啓

「取妻如之何？」重于著代，離子命之迎，貴乎及時。亦惟因親而親，所以可速則速。伏承令女，聽從婉婉，况姆教之素嫻，而某長男某，問答從容，尙師言之自律。雖吾心之實獲，謂吾耦以則非。然平日相知，致存今日。方鬢風交扇，獨引清風；言頓僕綬，式開甥館。由力行于古道，宜曲體于真情。使入其門

蕭翁愛孔氏之私淑，迨歸于家室，庶幾宗事之善承，敬修洗儀，且載藤副。

淪納幣竺氏啓

聞竹君之譜，我愛清風；畫杏林之圖，今猶昔日。蓋因親戚之情話，遂締婚姻之世盟。伏承令女，姆訓有閑，甯事紅樓之習；而某男某，父書自業，粗培綠幕之功。以類而求，我心則獲。然納采之後，彼月箭其如流；而束芻以期，忽星隕之在望。茲仲冬之應候，當初月之生明。龜墨旣從，驪駢斯迎。舅姑旣老，喜看二婦之同歸；娣姒如春，尤繫一家之相好。

答黃氏請婚次女洗啓

儒門嫁女，本來往之無拘；甥館爲賓，恐淒涼之非便。况恩恩其爲約，雖草草以難承。然葭玉倚榮，幸相知於心腹；謂荆釵成禮，當不索于形骸。言甚訂金，誰能轉石？勉拜筮從之吉，敬延車迎之親。詩書味長，應不羨食魚之美；琴瑟好合，庶幾諧鳴鳳之昌！

洵納采黃氏啓

男生有室，合求夙好之門；世變如輪，又在早爲之所。茲從容于情話，因繡卷于姻盟。形迹則無肺肝如見，伏承令女，字笄垂及，善自淑于蘭閨；而某男某，禮冠旣行，盛不荒于藝圃。其爲伉儷，是有姻緣。况于娣與姒之間，易成敵耦；此以姪從姑之後，必無間言。不占而孚，式副所望。山林安隱，雅能同味于一家；菽水歡承，樂得知心之介婦。菲甚聘幣，列于副藤。

季女清許胡氏答啓

婚者合好，慨古道之難逢；娶而論財，顧時流之方競。茲龍存于月譜，更篤教于年盟。君而問名，我則拜辱；况令姪孫袖手寶篋之丹桂，芳聞已騰；而某女汗顏張氏之紅絲，素心自分。蘭金以同而相命，霞玉雖異而不知；立冰者無費辭，如水而有餘味。詩書契義，扇兩地之清風；姻婭資緣，繇百年于今日。其惟欣忭，罔既敷宣！

代潘制參為子請期出贅啓

月下多緣，喜修盟之有日；星隅在望，貴成禮之及時。爰擇吉于命龜，欲請期而奠雁。仰徵季諾，俛效秦風。日承吾宗，敢覬芙蓉之隱梅；相尚以道，尙觀桃實之成家。不腆菲儀，虔登藤副。

代人請昏啓

「取妻如何，」具存禮節；「事親爲大，」盍審事權。况同里之素孚，于繁文而敢略。伏承令女蘭儀婉婉，本端脈于天孫；某男桂籍芳馨，尙攀華于雪柏。若而伉儷，久矣夤緣。卜親迎之三周，前小至之二日。義者宜也，既無欲速之嫌；緣其遂乎，當協相成之願。幣交維敬，藤副以將。

代族父銜之之手親請期啓

夫婦所以著代，如鳳和鳴；男女欲其及時，宜龜近吉。有出于初意之外，遂遲之十年之餘。豈偶然哉！新今可也！令女靜閑閨則，自矜翠袖之倚寒；某男浪襲世科，誰料青衫之坐冷。惟芝蘭臭味，與之俱

化，雖薪楚網繆，久而益親。至于六禮之嚴，亦以多事而略。後閨望之三日，將婚合于雙星月，挂近娥處。辱浪仙之贈句，山林擇婦，庶諸德耀之齊眉。醮承宗事，因迎之子之歸，曰從舅言，此在而翁之訓。

代竺之實為孫納采許氏

門清石井，依然瓢水之風；地接金庭，邈矣薇山之裔。既敬恭于桑梓，且緜緜于松蘿。伏承令女，生于說易之家，素閑巽順，而某孫某，忝在學詩之列，尙式過趨。耦雖大而難齊，鳴乃和于既卜。婚烟以簡為禮，庸訂初盟；親戚之話皆情，庶諧永好。菲甚交幣，載諸副藤。

代同甫兄為子浦請期王氏

和鳴協吉，雖無陳敬仲之賢；交飲盡歡，已知王徽之之意。遂定盟于尺素，曾何用于鏡台？古道相孚，時粧須洗。伏承令姪女，嫁筭既許，信季女之有齋；而某姪孫，戲綵方娛，已雙親之垂老。倡而隨之為急，醮以迎之敢遲。時已異而事亦殊，幸無責備；禮本六而今則一，何礙權宜？嗣歲孟春，四日乙丑，爰趣驪駢之駕，式符龜筮之從。琴瑟成聲，豈徒諧于夫婦；履纓加敬，要善事于舅姑。

代童觀答親期

女子有家，幸遂因親之好；主人於廟，致嚴迎婦之儀。况筮日之汝從，既先期而我告。是庸結祝，以候御輪。夫倡而隨，勿訝荆釵之矯俗；母命之日，當知葦履之事姑。草草回函，夔夔副楨。

代單祥卿天麟請期王氏

天合百年之好，既定夙盟，星當二月之期，是爲昏候。爰龜以吉，式燕其歸。令女聞則溫柔，純是大
家之女，誠而某門風淒冷，媿非太真之壻身。能無非耦之嫌，辱乃因親之聽。如此特達，安可綢繆？後燈
夕之三宵，肅將雁幣，過花朝之七日，趣駕驪駢。適我願兮，會言近止。進佩紛帨，當如事父母之時；退鼓
琴瑟，是又和兄弟之本。自今而後，未占已孕。

代趙景文府教董氏聘女

源出清河，溢我研溪之秀；輝分愛日，晦于寶麓之陰。夙爲兩姓之婚姻，本是一家之甥舅。何妨新
好？不替舊盟。伏承令姪，詩書有得於見聞，三餘是力；某女祭祀蠶親於教訓，四德則難。適男當壯有室
之年，女合笄而嫁之禮，不先不後，有姻有緣。須勝吾家，所仰望終身之託；此正佳婿，應不辭半子之勤。
不腆回儀，載登副刻。

代族姪孫奐爲于應龍納幣劉氏

尺素以盟，幸締親親之好；寸丹如炳，樂從簡簡之宜。居今之時，行古之道。伏承令女教由姆習，手
姑袖于裁雲；而某會姪孫某幹爲父勤，心未忘於映雪。是月窟之翁，巧於作合；庶冰門之婦，副我好逑。
敬飭箋辭，薄將幣意。生而爲之有室，豈願束薪當其可之謂時；小遲醮釀，其諸欣忭，罔旣敷陳。

代族孫精興納采屠氏

男家擇耦，要尋葭舊之盟；女子有歸，難泥笄年之及。茲復繼於世好，所深信者曩言。伏承令女幼

已能勤，曾不違乎姆訓；而某姪孫某長，雖自愛，恐未免於鄉人。詎謂蚤緣，肯成伉儷？相示真情而行簡，敢將薄禮以問名。內取得賢，固欲副承宗之事；偏慈垂老，當早爲佐饒之圖。欣竹維多，敷宣罔既！

代爲答童氏聘亡姪演女

女許嫁櫻，孰若因親之舊？男交聘幣，莫嚴納采之初。相通以情，從簡亦禮。伏承令姪純儒同裔，帷中之誦良勤；而某姪孫女某美，壻隨緣，絲邊之語奚有？蓋先見之定甚如月老，以裏言所主屬之冰人。謂于外實以何求，惟知內助之爲急。勉承嘉命，就白真忱。室家皆願于早諾，非敢後也；母子方爲之相倚，姑少俟之。菲甚回匱，條諸副楮。

代黃甥正孫羅氏聘季妹

千里一亭長，幸有杓榆之契，兩家各生子，可無葭玉之盟？或者友琴，假之媒斧。伏承令姪箕裘業，不爲流俗所移；而姪女織組功勤，盡守清門之素。尙從古道，欲締新盟。况鷄犬相聞，本自通於肝胆；而鳳皇協卜，誰能間於蚤緣？竊以問名之儀，敬下對使之拜。永爲好也，適我願兮！荆釵布裙，亦曰稱吾家而嫁女；矜纓葦履，惟知相其夫之事親。菲甚回匱，芥於副幅。

代竺少博瀉爲子穎請期吳氏

一舍而近，久矣同風！兩家之姻，昉於今日。庸申嚴於禮敬，庶致重於嘉盟。伏承令女姆訓素嫻，雅是竹修之女；而某男某父書齋讀，忝爲樸壽之甥。鳳卜既諧，雁儀敢後。月乙丑而在望，日癸卯以惟良。

當迎以車，而俟乎著。男子有室，正欲盡事親之心，介婦入門，要知不敵耦之禮。由中所望，此外何求？

代族姪孫文炳答唐氏請期

山聯樾蔭，是爲明越之相鄰；村入杏花，安問鄒齊之非耦？昨旣嚴於納采，茲又侈於申盟。伏承令姪孫某，藕谷吟香，應熱愛蓮之說；而某女，林下風韻，頗吟倚竹之詩。此日好逑，迨天作合。雖女已許嫁，足以行矣；然母盍往送，止或尼之。豈因爲之綱繆，蓋有難子勉強？幸遲嗣職，習卜令辰。事重婚姻，要與松蘿而百世；情通緩急，尙希桃李之一家。菲甚回鑿，虔於副幅。

代族孫霖爲子灼出贅請期虞氏

二姓之合，夙已定盟；六禮之常，節而行簡。是爲古道，實獲我心。伏承令女蘋藻家風，素習承宗之事；而某男菊松門徑，竊知讀父之書。乃有夤緣，欲諧伉儷；律應季冬之吉，筮從辛卯之辰。出贅爲貧，豈徒隨於流俗？因親受教，正有望於清翁！

代王得淦爲長子請期董氏

八閭爲聯，同飲龍溪之渌；二姓合好，夙有月窟之緣。舊譜猶香，新盟愈侈。伏承令女紅樓春好，閨姆訓以自嚴；而某男綠幕夜長，如師資之尙淺。心固慚於非耦，面相與者甚真。念男婚女嫁，皆欲及時；而室邇人遐，何如早結？敬竊御吉，親筮輪周。宜其家人，要爲長子孫之地，承我宗事，庶副老舅姑之心。

代前人爲次子請期林氏

星舍飛躩，曾借梅窗之光景；月囊繫足，實開葭伏譜之夤緣。况有裏言，相成家好；讓承令女，蘭春猶淺，已自有林下之風；而某男某，繁夜蠶勤，不足稱桂坊之裔。心固慚於非耦，面相與者甚真。亦知男女本及其時，若曰婚姻可權以早，言歸於我，敬以請期。茲未冠未期，且各受舅姑之訓；迨有家有室，庶能盡夫婦之倫。肅將菲儀，虔載藤副。

代董孫仲答孫氏請期

閨闕相求，自是春風之桃李；門闌多喜，愧無貴氣之芙蓉。惟皎皎其古心，因源源其夙好。伏承其鏗鏘蓬海之賦，綽有芳聲；而某女寂寞杏山之家，蠶因柔則，得諧伉儷。實自夤緣，鼎來遺鯉之書，過辱委禽之禮。朱陳二姓之語，當從今日以綢繆；台明百里之間，何礙片雲之來往？

代吳竹溪為子定戴氏

問雪溪之津，近在咫尺；披月宮之籍，夙有夤緣。嘗請託於青鸞，已言盟於素鯉。伏承令女蘭臆仙侶，得有雲英之風，而某男藝圃晚生，難與季方者伍。妄倚兼葭之舊，復圖瓶葛之新。幸齊眉之際，篤于因親；荷同氣之間，贊其可妻。遂茲嘉好，實獲我心。投老於家，惟欲生男而有室；為翁之壻，尙期小子之成人。菲幣將成，副藤有白。

代吳景年為子納幣求氏

父兄契好，豈于一朝一夕之間？男女婚姻，定於戰笑載言之頃。所合者道，何假於人？伏承令女，四

德俱全，得親戚之情話；而某男某，八吟無取，乃門闌之素知。惟相孚之甚深，不自揆其非偶；然納采雖逾於九載，而御輪姑緩於三周。亦知願有室，願有家；其如未及笄，未及冠。今然後可，冬以爲期。娶妻如何？以承我事，有義而已，豈在其他？

代回請期兄弟同日娶

男女以正，當其可之謂時；婚姻孔云，與其奢也甯儉。雖虛拘以非福，尙敬簡之爲宜。茲承館篋之將，乃有迎期之約。欲速成也，能無從乎？強令試以妝梅，所愧蕭然行李；兄弟式相好，情有若於一人；娣姒喜同歸，永締盟於百世。

代吳提入贅裁請期

生男有室，雖以壯而爲期；制禮緣情，早成婚而亦可。自念夫妻之既老，要觀子婦之相宜；幸已聯盟，敬庸親迎。及時以進，後蘭亭修楔之辰；不日于歸，播桃實有蕢之詠。將伸奠雁，先趨臨鸞。

代董回陳定日

生而有室，固宜穀旦之差；昏以爲期，有感心星之在。欲速成也，能無從乎？第慚竹筍之清風，所恃金蘭之雅好。寵來臺饋，撞破門羅；卻則恐貽不恭，受則罔知所報。藍橋有日，佇看藍綬之榮；梅信先春，敢後梅粧之試。敷陳則淺，欣忭維深！

代董回迎物

男女以正，當其可之謂時；婚姻孔云，與其奢也甯儉。雖虛拘之非福，尙敬簡以爲宜。來下婦儀，俗不能免；分有客餽，人所駭觀。以將篚之所施，何盈門之可託？俟之於著，因宜親迎之有嚴；往之汝家，母旣于歸之欲速。私忱旣布，宿諾毋踰。

閨律小序

昔陳文簡公作妒律，比附精當，字挾風霜；設閨閣中盡能讀此，不必食鴆鷓之肉而妬疾全消矣。惟羅織太深，不爲彼美少留餘地；使周婆制禮，當不若是。昔人謂妬極是情深，真溫柔鄉閱歷之語；彼聞爾洛神賦而自滿，因歎美而所桃花樹者，此種痴情，深入骨髓，可笑亦可憐也。或男子日游狹邪，沈斷聲色，變僮嬖妾，彙列成行，爲之妻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妬則否矣，抑何情不相關乃爾耶？予反其意，作閨律若干條，於錦衾角枕之旁，寓讀法懸書之意，所以保全男子一片婆心，非敢爲胭脂虎傅翼，聊爲薄情邵作炯鑑耳。道光乙巳天孫渡河之夕，芙蓉外史識於眉月樓。

作閨律成自題絕句四首

判事何曾習五花，但憑游戲作生涯；閨房解讀申韓律，巾幗人人號法家。

公案新翻比附真，玉臺明鏡淨無塵；愛書一例歸平允，應勝琴堂折獄人。

形影都歸約法中，士師權界綺羅叢，一條柱杖雙行燭，多少男兒在下風？不妨制禮代周婆，議罰休嫌左袒多，千古美人齊下拜，買絲爭願續蕭何。

律閨

芙蓉外史叢編

吏律凡七條

一、凡青樓女子，無論色藝若何，概不准來往，違者照官員私通外國例，杖一百，發外房門，充當苦差。

判曰：鳳子尋芳，易入迷香之洞；鵝兒愛鈔，輕拋買笑之錢。一登歌舞之場，遂陷風流之陣；章

臺柳任人攀折，大隄花惹爾顛狂。須防惡疾纏身，再伯牛空歌菜苜；最恨窮途落魄，鄭元和竟唱

蓮花。律以通寇之條，允當眠香之罪。杖懲既決，戈荷難寬。磨硯有期，賜環不吝。

一、凡男子有事出門，歸家以日暮為限，踰時不至，照違限例治罪。若未經稟白，留宿他所，先杖八十，再

問有無宿娼情弊，審實另擬。

判曰：花間短晷，盼盡金烏；樓上寒更，燒殘銀蠟。妾向空閨待燕，郎如歧路亡羊。悔將羈鎖輕

開，遂使樊籠巧脫。試問紅樓捉醉，何處追歡？且言翠被薰香，誰人伴寢？楚岫之閒雲暗度，秦臺之

明鏡高懸，既貪良夜之游，合聽公庭之讞。供如不實，法定加嚴。

一、凡遇閨人譴責，不得遷怒小鬟；違者，照虐害平民例，笞八十，罰跪一炷香。

判曰：唾面自乾，豈復有丈夫之氣？翻羹不怒，亦斷無宰相之懷。乃我方獻其箴規，而彼反遭乎箠楚；秉性依然，幻執借題，偏易發揮。身辱泥中，畢竟伊羅何罪？肉登几上，豈容郎虐無辜？徒因逆耳之言，故作劓牙之勢；薄懲不貸，長跪奚辭？

一、凡與閨人聚處，不得嗟聲歎氣，作種種不悅之色；違者照誹謗朝廷例，杖四十，罰獨睡一個月。

判曰：紅窺簾隙，初開燭忿之花；綠滿階前，新種忘憂之草。大抵閨房之地，宜多歡樂之思，有何心事難言？惟見眉痕長皺，豈爲鶯啼燕語，惱亂情懷，無非楚館秦樓，牽連愁緒。腹應暗誹，嫌儂拘禁之嚴；翼果能飛，任爾遨遊之便。不須研鞫，徒飾虛辭。決十杖而示懲，請分牀而各夢。

一、凡遇閨人責罰婢女，不准代爲乞免；違者照屬員請託上司例，杖四十，卽以該婢應得之罪罪之。

判曰：摧花折柳，儂豈甘心？惜玉憐香，郎何情重？倘念嬌肢費力，不妨代我揮拳；怎當怒氣填胸，輒欲爲伊緩頰？護身符巧爲遮飾，覆盆冤轉替呼號。毫無皮肉相連，何關痛癢？只覺心腸太軟，憤發慈悲。乞寬解網之恩，恐有同衾之好；諒甘身代，難狗情私。饒舌可惜，扑臀非枉。

一、凡男子外間有事，不能陪侍閨人；一日須至閨中起居數次，違者照無故不朝參公座例，笞四十，拘禁內房一個月。

判曰：影隔罽窻，已等山遙水遠；身躡閨闥，便同雁杳魚沉。既違共食之常，兼失問安之禮。縱談有客，難教鷄母呼君；獨繡無人，只賸狸奴伴我。可惜香圍翠幙，蜂慣離衙；綠何燈施銀缸，燕繞

歸壘比擬朝參之失，允符吏議之公，加以拘留，申明法度。

一、凡婢女分食糕果，不得從旁乞取，違者照簋盞不飭例，姑免笞責，罰銀二兩充公。

判曰：紅梨白棗，羞分奴輩之甘；臍餅殘糕，恥作乞兒之相。豈是清饑莫解，不禁流涎；並非異味難嘗，也思染指。徒貪譴浪，願食嗟來。雖飢渴之常情，亦風流之小過。倘使分羹示惠，易起黏花惹草之端；如其與塊蒙慚，定學紵臂牽衣之狀。既官箴之有玷，宜闡法所難寬。刑杖姑饒，罰鍰休緩。

戶律凡六條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或留婢女在家，看守房屋，不得乘機引誘，違者照搶奪良家婦女例，加一等，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荆蠻跋扈，常存問鼎之心；陽虎猖狂，時作竊弓之想。徒以扞擻之密，難爲寇盜之乘。乃儂因留以巡營，纔可離夫戎帳；而郎已勇於挑戰，竟思挾彼重關。事悔疏防，罪難曲貸。侵邊有禁，那容函谷偷開；專闢獨嚴，不許陳倉暗度。褫禪重責，囊木加刑；毋使息肩，庶期革面。

一、凡婢女在旁給使，不准語言戲謔，眉眼傳情，違者照拐騙人口例，杖八十，罰跪一炷香，再聽發落。

判曰：弄月嘲風，怪爾言多輕薄；撩花撥柳，禁他性不顛狂。慣來鸚鵡窻前，戲撻游語；怕向櫻桃樹下，從訂私期。縱非有意留情，亦覺旁觀不雅。莫謂偶然調笑，個男兒盛德無傷；須密防此。

繇小鬼頭春心亦動。剝膚自取，大杖難逃；屈膝誰憐，瓣香應奉。

一、凡親成年輕婦女往來，雖准其相見，然宜引嫌離坐，不得挨近身體，恣意談笑，致生事端。違者照強娶有夫婦女未成例，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朱烏窻前，原不禁劉楨平視，青綾幃外，亦堪共道韞清談。惟是禮別巾櫛，豈可倚裳聯袂？何況嫌多瓜李，那容浪謔狂言。雖然彼美堅貞，自切投梭之拒；只恐個人佻達，妄邀解佩之歡。隨身未及周防，出語總嫌唐突，合襯衣而重責，并荷校以示懲。

一、凡閨人妝奩中物，如釵環鈿釧搔頭約指之類，概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偷盜倉庫例，搯一次，敲八十，原物追還。

判曰：鏤鳳雕龍，鈿盒是定情之物；嵌珠點翠，簪環多賠嫁之資。倘逢沽酒留賓，金釵願拔；那許借花獻佛，彤管私貽。因為雜佩之投，來作大弓之竊。奩開碧玉，錢訝蚨飛；箱啓翠雲，杯疑羽化。探丸自得，祇圖揮霍之豪；祛篋偏工，豈任慢藏之咎。事同蠶食，律並鼠偷；聊示薄刑，責歸原璧。

一、凡庭前雜蒔花卉，祇供閨人插戴，不許折贈鄰家姊妹。違者，照糜費錢糧例，搯一次，敲四十，原物追還。婢女傳送，并罪。

判曰：采蘭贈芍，無非鑽穴之媒；報李投桃，總是踰牆之漸。自會眉邊染黛，何須錦上添花？任他淡淡梳妝，豈干卿事？要爾紛紛餽送，去助誰嬌？思憑滿苑芳菲，暗遞隔牆消息。漫勞穉蝶，引來

窺玉之人，擬託狂蜂，帶去偷香之客。扑簪姑免，械指須嚴。春從鏡裏追回，罰比泥中加等。

一、凡男子需用箱籠中物件，須咨稟閨人，親手檢付，不得擅令婢女啓鑰。違者，照虧空帑銀例，笞八十，婢與同科。

判曰：巧瞞鸚母，偷開翡翠之籠；私喚丫嬛，輕啓葳絀之鎖。不顧衣裳顛倒，任將箱籠騰翻。可知室有小君，取攜甚便；莫謂家無長物，搜索何妨。青衣之側媚堪憎！赤棒之嚴威何在？因援漢律，同糜內府之金；試問金人，誰掌北門之管？雖非鼠竊，終覺狐疑。先責擅奴，次懲菊婢。

禮律凡七條

一、凡尼庵女觀，不准借燒香爲名，私行遊玩。違者，照奉行邪教例，杖六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至僧寺院道不問。

判曰：青豆房中，巧鑿藏香之窟；黃花觀內，私開行雨之場。名爲剪髮披緇，皈依清淨；實則貪風愛月，引誘輕狂。只知彌勒龕深，不顧金剛杵猛；豈願郎登蓮界，惟防婿奪瑤光。佛門廣大而能容，闔法森嚴而莫輓。蒲鞭旣試，木索須關。如從釋道往還，不在閨房例禁；但無留宿，概免深求。

一、凡外間婦女私贈表記，如荷包手絹香串等物，概不許攜帶入房。違者，照士子懷挾入場例，杖八十，追贓入官。

判曰：酒邊喝雉，賭來妙伎香囊；枕畔聞鷄，杵得佳人羅帕。緣訂衾裯之好，遂邀瓊玖之貽。貪

看繡鳳描龍，誇他心巧；愛熏零香，斷粉諸爾魂迷。藏納懷袖之間，已覺罪無可道；攔入閨房之內，尤爲法所難容。試援議置之條，允合科場之弊；宜加重杖，并索真贓。暫令小婢收藏，以備下人賞賜。

一、凡遇閨人訓飭，當帖耳順受，深自悔過，不許曉曉置辯。違者，以鼓噪公堂例，答一百，罰跪一炷香。

判曰：誨爾諄諄，不靳耳提面命；聽余諾諾，還防口是心非。緣何舌竟翻瀾，居然強項不信？頭難點石，太覺頑皮。惟聞一派胡言，藐視三章約法。豈是無疵可索，儂故吹毛？須知有跡堪憑，郎難置喙。欲懲狡辨，姑予薄刑；曳近牀頭，痛加鞭背。更令泥辱，用肅堂規。

一、凡遇親戚閒話，不許談論閨人短處；違者，照卑幼辱罵尊長例，杖四十，批頰八十，罰飲洗臉水一碗。判曰：燦金口衆，但憑人吐雌黃；護玉情深，當爲儂分皂白。豈有同衾鳳侶，反來止棘蠅譏？浪云性情乖張，心堅似石；動謂容顏粗醜，眉遠非山。不嫌非容多疏，背談可恨！即使細君有過，而刺何妨？居然媿媿堪聽，不啻申申其冒。杖臀難宥，挾苦姑寬；應將醜面香湯，爲爾滌腸妙藥。休言脂膩，定要杯乾。

一、凡男或因閨人約束過嚴，有意捏造旁人譏訕之辭，冀聳聽聞；察出照妖言惑衆例，答六十，批頰四十，罰飼犬三日。

判曰：蠶尾興歌，要爾關心只甚；蛾眉見嫉，任他嚼舌何妨？乃因防範之嚴，故作招搖之語。術

工搗鬼志在嚇人豈真川潰難防不容掩塞縱使風聞是實也合包荒何來詭計多端假說謗書盈篋郎自啓讒夫之口儂寧受悍婦之名罪合敲牙刑先杖脊罰供賤役庶儆刁風。

一、凡遇閨人將有差遣不得預先躲匿違者照臨場規避例笞八十罰跪一炷香。

判曰：疊被鋪狀自有丫頭服事煎茶換水敢令夫子當差偶然對鏡盤雲花須爾戴或者開簾拜月香要郎燒無非權當嬌豔不算輕勞貴手豈意狡同鬼脫翻嫌驅使之類居然巧比魚潛預作迷藏之計不甘供役偏愛偷開例以校士規條無異臨場丐免竹刑宜服鞠踧從寬。

一、凡遇閨人對鏡理妝須在旁手進斂梳不得與小鬟從背後扮作鬼臉違者照朝賀失儀例杖四十罰倒洗臉水兩個月。

判曰：筆尖染黛畫眉爭羨張郎奩角凝香碾粉曾傳簫史只要多情之夫婿便留佳話於閨房乃毫無玩愛之心反而作擲揄之狀似謂鬢非墮馬何須貼翠塗黃定嫌貌愧沈魚不配淡妝濃抹妄議綠牕之梳洗致干烏府之糾彈有忝朝儀須繩閹律官刑罔貸婢役速供。

兵律 凡九條

一、凡男子未曾稟命私自買妾別置房屋潛往食宿察出照謀反叛逆已成例杖一百夾一次發灶下爲奴永不許入房妾發官賣房屋器具衣飾等物查抄入官知情不舉者坐。

判曰：握雨攜雲別築藏嬌之館；偎紅倚翠新翻得寶之歌。暗將桃葉迎來偷把珍珠量去；

韓密擁，忍拋並蒂之蓮；免窟潛營，巧護旁生之蔗。黑心符誰能遣此？白頭吟於汝安乎？縱云買妾無妨，妾何不告？可識停妻有罪，法更難容！須服上刑，痛懲大逆；卽交爨婢，俾作鉗奴。既無抗儷之情，宜絕綢繆之愛；楊枝立遣，瓜蔓全抄，根究加嚴，株連並蒂。

一、凡男子有事他適，先至閨中稟白，不准私自出門。違者，照武弁擅離汛地例，笞四十，嚴加審訊。若與婦女有約，乘間竊往，再杖八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柳巷花街，固非君等遨遊之地；茶寮酒肆，亦豈文人徵逐之場？只貪微服而行，不告當官之假，尋爾來縱去跡，累儂挂肚牽腸。先予薄懲，更加嚴鞠。可是玉扉輕叩，潛爲花底之游；或因金鎖偷開，巧赴桑中之約。非西曲之名倡暗誘，卽東隣之美女私招。供狀旣真，爰書立判。朱籤再掣，黑索牢拴。

一、凡婢女年已及笄，應聽閨人遠嫁，不得從中牽制。違者，照阻撓軍務例，杖六十，婢仍遣。

判曰：懷春有女，剛逢嫁杏之期；獨處無郎，將及標梅之候。祇合偕同玉銜，倩彼雉媒；豈宜祕共珍藏，遲他鴛偶。儂方申結褵之誠，爾偏存留帶之思。倘非欲炙涎流，何因越俎？不是看花眼熱，那用遮闌？分明意在偷歡，遂致事多掣肘。妝宜立決，法不容撓；速遣催妝，毋勞妄想！

一、凡閨中情事，不得與外人談論；違者，照洩漏軍情例，批頰八十，罰倒腳盆水十次。

判曰：閨房之事，有甚畫眉牀第之言，何堪踰闥？以徒供人諧謔，遂同笑柄談來；居然賣爾風

流，不礙和盤托出。博得闕堂大噓，爭禁滿座傾聽。細摹雨意雲情，郎顏太厚；盡吐花盟月誓，妾面增羞。爰徵擬罪之條，恰合漏師之例。扑髻姑恕，批頰非枉。試傾豆蔻之湯，俾識蓮花之味。

一、凡遇閨人訪問外間情事，須據實供吐，不准隱瞞。違者，照地方官諱盜例，杖四十，再訊。

判曰：女子善懷，難免尋蹤問跡；男兒薄行，須防竊玉偷香。然來溫嶠之犀，形原莫遁；照出秦宮之鏡，胆亦應寒。乃不將實事招承，而反用虛言搪塞，非比捕風捉影，那容露尾藏頭。雖然自己含羞，終當告我；豈有外人可道，偏要瞞儂。既圖掩飾之工，須下榜箠之令。事宜根究，語莫枝吾，務得真情，期成信讞。

一、凡男子差遣婢女，須先向閨人稟明何事，何往，方准出門。違者，照擅調官軍例，笞六十。再問有無潛往所處，餽送物件，傳遞消息等弊，審實另擬。該婢不即首告，私自奉行，并罪。

判曰：威原獨擅，私藏閨內之符；令豈自及，誰擊軍中之鼓。不謂無端之差調，反爲有意之隱瞞；豈欲請命而無從，遂至甘心於獲咎。應是報瓊貽玖，暗通黃犬之書；或因密約幽期，藉作青鸞之使。重加榜掠，速即招供。彼非特爲腹心，焉肯效其臂指。卽無受賄，亦是獻勤。並制官刑，俾知閨禁。

一、凡閨人委辦事件，立即奉行，不得遷延觀望。違者，照違誤軍機例，笞四十，事仍發。

判曰：下璇閨之將令，嚴若雷霆；發香閣之兵符，急於星火。傳命比郵籤之速，尅期防羽檄之

遲。是宜踴躍以趨公，豈得因循而誤事？何用瞻前顧後，徒存玩法之思？依然陽奉陰違，顯蹈失機之咎。既干軍政，應隸刑書，須遵帷幄之謀，莫待桁楊之至。速圖後效，以贖前愆。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將次回家，須在門首恭候，不得遠離。違者，照遲誤驛站例，笞四十，罰煎茶三夜。

判曰：香飄翠幃，乘來油壁之車；影豔紅牕，迎到沙棠之楫。微遮金扇，生怕人看；低揭珠簾，應聞郎笑。豈是重門寇寂，徒勞龐吠花陰；緣何深院沈沈，但聽鸚呼架畔。殊失趨承之節，應干疏慢之愆。究從何處陶情，不甘久待？試問今宵挽頸，可要雙眠？姑予輕筆，罰司香茗；欲尋鴛夢，須進龍團。

一、凡遇閨人燈下鍼黹，須在旁陪伴說笑，不得託故先睡。違者，照營務廢弛例，笞四十，罰獨睡一個月。有病免究。

判曰：銅荷小剔，紅搖一穗之燈；繡譜閒翻，彩雜五紋之線。倘肯同消良夜，何妨伴我讀書；縱教閒坐深更，也合連儂就枕。豈是宿醒未解，不禁倦態難支。先登行雨之峯，身倩誰伴；孤擁薰香之被，夢亦何甘？試聽寒漏聲遙，不顧空房胆怯；宜加懲創，以醒菅騰。既貪永夕之安，且識獨眠之况；如逢小極，合示優容。

刑律凡七條

一、凡閨人年不過四十以上，不准起意蓄妾；違者，照圖謀不軌例，杖一百，徒半年。期滿釋回，再聽發落。

判曰：白傅之買樊素，已在暮年；坡公之納朝雲，亦非壯歲。大抵比房之置，恆爲媛老之謀。乃今則妾尙朱顏，采葑竟遺下體；郎猶青鬢，貪花莫禁狂懷。妄思取媚爭妍，祇是喜新厭故。逆端旣兆，春秋嚴誅意之條；香夢徒縈，帷幄重詰奸之任。宜懲官杖，俾隸鬼薪；竚待及瓜，再歸司李。

一、凡婢女年過十四以上，男子不得入其臥房；違者，照姦夜入人家非姦卽盜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若係該婢勾引，依律減一等，婢發官賣。

判曰：顛狂粉蝶，祇防深入花叢；隱現金麟，偏愛潛藏水底。彼已及破瓜之歲，爾或存啖蔗之心。須知賤列青衣，承恩最易；莫謂近連朱闥，越境無嫌。棒喝先施，枷懲不貸。或者態工狐媚，妄誇西子之顰；因而語學鴛鴦，思擅東君之寵。郎宜末減，婢定難容。速倩蜂媒，售充魚腹。

一、凡變童兔客，以及年少優伶，概不准交接；違者，照結納匪類例，杖一百，罰倒馬桶一個月。與文人往來聽。

判曰：花陰解佩，私邀斷袖之歡；席畔飛觥，密遞分桃之愛。別有兔園可入，居然烏道能攀。洞許尋源，不顧陰陽顛倒；戰誇背水，任教雲雨掀翻。祇因戀彼法庭，遂至虛儂前席；事同胯辱，罪合肉刑。旣喜納汗，宜令滌廁。倘使交來文字，提塵談詩；不妨款以壺漿，殺鷄爲黍。無庸鼓瑟，速遣調羹。

一、凡外間使令，皆用蒼頭，不得私畜俊僕；違者，無論有無情弊，俱照雞姦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該僕

逐出。

判曰：忍管不去，難求穎士之收；飲水偏甘，誰似子淵之僕？只要履箱解捧，垢面何妨？但期詩料能默，蓬頭亦可。祇是尋常之役，何須婉變之僮？分明愛彼卯宮，遂欲藏諸甲帳。薰香婢周防有我，免爾探花；讀書堂照顧無人，任伊鑽李。既貪烏合，須置象刑。先撻尻輪，次加頸木。亂風必做，禍水速除。

一、凡婢女傳送茶湯，不得牽拽衣袖，揜扼手腕；違者，照強姦良家婦女例，杖八十，罰樓板上睡十夜。

判曰：不是臨岐執別，何須孽子之祛？並非拯溺從權，豈得援人以手？私遞雙眉之語，陰圖一握之歡。婢子情多，定必隨郎宛轉；女兒膚好，豈容任爾摩挲？但教低捧金甌，非供調笑；倘使頻沾玉體，難免橫陳。因萌染指之思，致取剝膚之痛；休嫌席地，不准同牀。

一、凡交遊聚處，不許談論他家婦女姿色，及一切穢褻之事；違者，照誣告平民例，批頰四十。與談之人立即逐出，永不許往來。

判曰：手揮塵尾，居然自詡風流；目豔驚鴻，輒欲共評月旦。妄議瘦肥之態，兼工淫褻之義；言之若甚快心，聞者皆將掩耳。修肩廣額，徒供諧謔之資；斷雨雲零，總屬荒唐之語。君偏樂道，儂已私聽事；事涉閨幃，罪同誣讒。姑從寬典，僅置薄刑；宜嚴逐客之條，永著絕交之令。

一、凡遇閨人臥病，須終日在房料理湯藥，并聽使喚；不得托故躲匿。違者，照罪人逃亡例，杖四十，鎖禁

內房候病起釋放。

判曰：禁寒惜煖，全憑瘦體之人；丸藥和羹，較勝粗心之婢。欲識恩情之重，但看疾疾之時。如其憐我呻吟，當必爲儂憔悴。豈意潛藏榻外，不管醫來；翻因宛轉牀頭，巧從郎便。匿跡祇圖安逸，棒心誰替摩挲？任教顧額顰眉，羨藜久困；忍使呼漿索茗，鸚鵡空鷹。刑象難逃，圈豚立禁；待離鴛枕，始赦鷄竿。

工律凡四條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房中扃鎖箱櫃，不准私自開動；違者，照侵蝕公項例，拶一次，敲四十。再問有無做盜情弊，依律重擬。

判曰：守藏人虛，空有魚鍵之設；洞垣術巧，忽來狗盜之謀。或因情急呼盧，思偷鳳劍；豈是計圖換酒，故索鷓裘。漫爲蓋篋之搜，竟等嚴關之奪。私開金鑰，掠亂衫裙；重檢香奩，拋零環釧。作賊斷無空過，得賊那許終瞞。僅施敲扑之威，未蔽穿窬之罪。再從嚴訊，冀獲真情。

一、凡閨人委辦物件，須挑選上等精細之物充用，不得以低爛不堪者塞責。違者，照承辦工程不力例，答四十，發回另辨。

判曰：翠鈿珠鑽，只怕爐工欠巧；杏衫蓉帶，總宜花樣翻新。雖然粗蠢容顏，無須愛好；爭奈嬌痴心性，偏欲爭高。緣何閨閣之需，必較錙銖之值？不是儂貪錢費，須知佛要金裝。鬢添時式之致，

人因增媚身曳舊裁之錦，郎亦無光加以鞭笞，破其慳吝，再令適市，勿惜傾囊。

一、凡閨人給予物件，如荷囊繡帶等類，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盜賣官物例，杖四十，原物追繳，給過之物，一併奪還。

判曰：新挑錦綫，繡成五綵之囊；巧度金鍼，刺就百貨之帶。中有同心之縷，暗藏比翼之思。只宜密繫郎腰，豈得輕拋人手？捐同珮玦，徒爲敝屣之遺；投並瓜桃，竟作弁髦之棄。傳觀尙可，脫贈奚甘？倘非索自丁娘，定必貽之子國。唾絨猶賸，枉教工費春纖；佩鞶何存？不僅威收夏楚。須嚴杖比，務使珠還。

一、凡婢女衣裙鞋膝及簪環等物，俱憑閨人賞給，男子不得私製擅與；違者，照擅自造作例，杖六十。追贓入官。

判曰：操來箕箒，何須體被羅裳；棒到盤匱，不配額安花鈿。只要衣衫無垢，烏容環瑱生光；乃儂方高德曜之風，不嫌粗服；而郎豈有石崇之富，故遣華妝？分明愛彼麗嬌，因欲投之香餌；倘更施其膏沐，直將寵以專房。法必防微，懲宜從重；仍令返樸，毋許誨淫。

妒律小序

昔漢高入關中，約法三章，而秦民以定；後此益加嚴密，以齊一天下之民，凜遵法守，不敢犯此。非

獨明有以治民也，推之天堂地獄之說，絲毫不踰；廣大如來，而戒律大爲精嚴，是律之所用尤密矣。乃余竊謂獨不可施於婦人女子之間。任夫人死且不避，而况笞杖徒流乎？人謂美女宜妒，而醜者不宜；巧婦內妒，而拙者不宜。不知毒出胎根，孽緣性結，奚暇自顧乎？每見千古奇妬，有不止於刻眉灼眼，鬚頭椎墓者。彼帝王將相，不難駕馭羣雄，曩服海內，恆不能得之閨闈牀第之間；非徒有所惑也，實有以奪之者矣！吾友某，風流道學中人，性柔而骨俠者也。傷鬚眉之溺陷，悼脂粉之癡迷，戲著妒律，縷晰條分，比例嚴密，而不及大辟，以從寬典。蓋以慈悲心轉大法輪，使慧心者讀之，兢兢自好；卽頑悍者亦或赧赧自慚。雖未必革面洗心，正如禹鑄九鼎，魍魎魍魎，情狀畢現，其爲祟亦少殺矣。抑聞之梁武因郗后悍妬成疹，左右進曰：「聞鶻鷓羹能療妬，郗茹之稍減。」帝善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修諸劑，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毋妬于有才，挾私者毋妬於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妒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余曰：否否！若然，將盡取天下之鶻鷓爲羹，以飼妬婦，則斯律措而不用，是萬不能。因思南宋劉休妻妒，帝勅令開小店賣皂筴掃帚以辱之。元制，婦人妒者，令乘驢牛車，狗部下。昔人謂其惜不著之令甲，是妒律一書，蓋發前人之所未發者矣，安得不急鑄之以廣布之門內者！

妬律

海甯陳元龍廣陵著

名例

一、凡婦梳頭臨鏡，駕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噴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迷網沉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毋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

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

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薄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健忘者當不至此，援引律法，猶覺從寬。

一、夫與婢有染，妻乃褻婢內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污入人口律，加等。引新例，發與黑龍江新披甲為奴。

判曰：荳蔻猶含，尙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卽蛇蝎以爲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引援，請從新例究擬。

吏部

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爲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噴，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壺範。

一、凡婦有病在牀，仍令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珠沉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鴛鴦舌轉。卽曰：關心者亂，奚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沉吟，祇慮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壺範斯懲，庶不患深於跋扈。

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以同儻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畫樓祕閣，共談閨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爲深閨計遠。老孺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決難二室。比目何堪瘤贅，並頭胡可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豈容人而參帷幄；家有制度，此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

戶部

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家長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紫廚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斑管漫揆瑤詞。乃老子興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

一、凡婦值偶宿姬妾室，便偃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殘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花間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蠶斯誦興。爾乃烏啼殘夢，憐春色之將蘭；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因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苑枯頓異，情罪偏歸。

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為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

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嗟。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杖懲。

一、凡婦無子有年，畏人清議，陽為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歷歲深耕，既無薄穫；乃憎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致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幃？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縱。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

一、凡婦見夫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家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珠非蚌出，奚惜金穴銅山？鏡自我操，即欲沙揮泥灑。綺九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窮朝昏於水陸；老嫗少婦，溢裘馬之輕肥。甘心若赦之鬼，甯惜叔係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攘竊。

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即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城門夫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預爾憂先築薛。含沙射影，足徵鬼蜮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網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不易姑容。律以把持，實爲允協。

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非立己姪，即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寧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俱發旗下爲奴。

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牝狐幻術，陰營螺負之良圖。乃欲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飽溪壑而自利。擬減等於大辟，且屬原情，藉絕產而入官。詎資異孽？在昔設謀決策，計雖出自妖姬；而今遂過模稜，事自成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

一、凡婦歸甯父母，或詣廟燒香，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往。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蕙之和；意介于戈，素乏壘篋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心，治彼杖徒之罪。

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留難律，笞五十；再犯者加一等。如是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

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衽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爲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錦溫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其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魍魎偕歡？因濁酒粗布之謠，解醜妻惡妾之嘲。進以匪匹，實爲亂羣；責有攸歸，誰職其咎？

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成人之思，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笏之衝簷，刪其鳳羽；噴薔薇之踰架，剪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髡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

禮部

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

判曰：翠髮香雲，豔質曾寵帝嬌；柳眉桃靨，塞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面已非舊日；抱疴媿好，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堪愴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

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鳴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德，芳譽自播於千年。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永思棠芾。何爾事因情近，名與實殊；輒向人言，擬爲己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則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

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夫及妾，併有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若非主使，記過一次。

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蓓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姑免深求。

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鑿鎖，或掛己褲於門首，或置棒槌於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硃書，宜投蛛網；數行祕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爲虎倀；是蓋幻而無跡，卽或殺之浪蹤者也。淫覲邪巫，痛懲遠屏！

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尼僧往來；擬坐以左道惑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茶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髮添而鸞鏡掩，粧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繙經。寄怨毒於盟誓，發幽憤於殷若。淫詭妯尼，藉禪和而入室；貪癡

釋子披緇戒而踵門。內則從此不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爲首禁嚴懲。

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期以絕之；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婉容順色，鬚眉不計其猜；深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是以不言掩鼻，鄭襄以巧愛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壘以忍心而殞唐後。隨風煽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間，蓋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

兵部

一、凡婦夜臥，必將床前暗置桌儀等物，周匝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仗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第慮偷香之韓壽；乃無防意如城之謀，聊效入豎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痴駭。

一、凡婦因夫夜起溺溲，不與聞知，疑其私婢，卽生噴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

判曰：床內青銅，原慮懷奸之計；枕邊玉盒，用爲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籬外忽驚人影。醒來夢話，卽已夢到高唐；醉後魂銷，身遂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疏防。

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髮油，止令破衣敝體，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金釵十二，豈必盡充下陳？粉黛三千，亦惟供我侍從。何必修羅夜叉，分途勾攝？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

一、凡婦見夫入室，同妾悄語，卽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以譁擾不作噴狀，引例未減，笞五十，免供。

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俊鶻之衝。不徒花上曬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術不端，無心學術不到。

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

判曰：酣戰方深，浪子軍威正盛；金牌忽召，夫人桴鼓停聲。旣徹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功西徼，先軫之陞固宜；掣肘東臆，長舌之罪難貫。宥以軍令，猶爲寬典。

督捕

一、凡夫入妾室，虛主母之噴，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徙尙陽堡。

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便相迷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反文君之私奔，意何爲乎？爾乃冥心已會，故托於李上蔡妙客之書；諦窺全豹，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旣有意於窩逃，吾將按例而問疑。

刑部

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不穩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

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簾鸚鵡；鴛棲未穩，何堪聒耳游蜂？既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譴；量從簿倣，以蔽厥辜。

一、凡婦設榻床後，應妾同寢，令抱衾稠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私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

判曰：臥榻之側，原非鼾睡之方；忌者之前，又豈談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錦鱗；鴛囀一聲，更慮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

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床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蝴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簿遊水際，未免沾濡。况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罔顧黃金之膝；依然假寐，任憑巫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誑，而逆鱗之怒難批矣！懸案過情，杖遣不枉。

一、凡夫調婢，婢極力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擗婢女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

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顛斷香肌，蓋爲雲橫烟鎖；紅堆粉面，原非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放出故入，按律何辭？

一、凡夫夜來私妾，及旦入妻房，乃託故啓釁，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

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繡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

一、凡婦因夫娶妾，反目假病，臥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終屬忍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匿去。擬坐以鬻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金龜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爲鬼爲蜮；業已規其一斑，矧其祕藏之迹，如虺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

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稍稍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

判曰：桃花沐雨，原非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遂謂揉脂獻媚。擬以重杖，警彼多心。

一、凡婦閱戲，見有演及妾妓者，婦必嘖嘖併罵揀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笞五十。

判曰：雅劇新聲，用佐娛賓之勝；芳姿艷質，藉供綺席之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覩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飛。撫景傷心，當歌疑謫。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情乖，

冀效跳梁之習。衾裯鼎沸，媚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

一、凡婦因公擊婢，輒侵下體便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

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即男子而已然，况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輿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

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妻及有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竟以燒香等計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尙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不虞君子之征行，巧屬紅顏之薄命；機乘挂帆鼓棹之時，早定調虎離山之計。牢籠巧計，奚容不抱琵琶；亟拔眼釘，那計珍珠十斛？辱當墮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勘狠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同謀之協從，勿令網遺。

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號哭無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脂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不憚協以威行，何情律其勢制？

一、凡婦喜多畜婢，每同夫對飲，不令婢立己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上官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爲治容之誨；既飲人以狂藥，復忌己而閉邪。爾故陷之，罪還責爾。

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微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笞不已。擬坐以冤屈平民爲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情難坐視；纓冠披髮，勢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盜璧，浪爲竊金。屈法枉証，故出故入。

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喜，以昭賢德；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入門，非禁卽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難覺。願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爲凌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情亦甚矣，城旦猶輕。

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加之強橫，以宣威夫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日麗雲開，風忽變而成颺；波恬浪靜，石偶激而生瀾。巧令如虎如狼，闐然吠聲吠影。遂聞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勿令網遺；孰爲主謀，訊明并逮。

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故醜言徧告於人衆。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牀偃仰，遂生爲厲之堵。不知閨闈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
毒之言，指爲牆茨。意欲如將軍體敵，因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疊端，
誣認加等。

一、凡婦舉動難堪，因夫稍違，便從妯娌兄弟哭訴，加以聽信婢妾之言，漫不省察。擬坐以越訴律，如污
人名節，杖一百，發附近充軍。

判曰：冀握權衡在手，先以論議向人；蓋因蠱惑於心，奚計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
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

一、凡婦見婢垂髻，頗諳人事，竟不謀之夫主，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

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猶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遠也；陰爲掩
襲之計，不亦泰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

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
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

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寧分玉石。西楚大呼，鉄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
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因族黨之尊卑，就科
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

一、凡侍婢垂髻者，婦恐其夫沾染，悉皆鬻賣，另覓小者供用。擬坐以賂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賂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牙保人各減，並追價入官。

判曰：絲柳初垂，遂驚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留意於游蜂。以防微杜漸之心，作革故鼎新之計。刈葭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賂賣，允蔽厥辜。

一、凡婦知妾有妊，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海棠新放，幸有色而無香；荳蔻初含，將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孫，若爲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覆巢不令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豈止暗地害人，是蓋明欲絕後。置於徽纆，誠爲允宜。

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遂即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潛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駕一言。禪關藍室，允爲解脫之門；祇廟淫祠，故是藏奸之藪。卽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

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嚼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

判曰：情緒偶乖，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蕙蘭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既昧「三從」，須嚴「七出」。

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論譚，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

五十免刺

判曰：紗窗隙底，潛聆蟻蘭門之聲；羅帳房中，化作鴟張之態。百蝥惑眼，千祟蠱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啼漢女之粧。薄笞少懲，姑不深究。

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輒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

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靡；煮鶴焚琴，殊虧大雅。况報桃引趣，原非越水之紗；貽管呈愁，豈是江臯之珮？存之增韻，毀之獲愆。

工部

一、凡婦置妾衾褥床第，命作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

判曰：棣棠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舊有聯牀之雅。即眉公之新式，未聞隘彼規模；比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既稽古而無徵，當按律以示儆。

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鼓勇出汎。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贓論罪，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戈矛高揭，原期用力邊陲；而根本動搖，遂至奮身內寇。率罷乏之兵，將何充敵？值蕭牆之變，實所傷神。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贓迹，雖城旦而猶輕，究厥奸謀，迅決杖以發遣。

婦人鞋襪考

黃田余懷澆心著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鳥、黑鳥、赤纒、黃纒、青勾、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屨之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纒足，起於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窈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綳帶纒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詩人，歌咏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至面粧首飾，衣稍裙裾之華靡，髻髮眉眼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經，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祕辛云：「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知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昏潘妃，作金蓮花貼地，令日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台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尙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綉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褲。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插匕首。」

矣！則襪也，膝襪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虛凌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刻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人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縷者；有鑿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匿味玉台者。

余澹心先生此考甚精博，然竊疑之。卽以所引杜牧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下句乃云：「織機玉笋裏輕雲。」已極善形容。祕辛云：「足長八寸。」下云：「底平指斂，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亦覺摹寫酷肖，非影響之談。蓋漢尺最小，其長如今六寸耳，是八寸僅四寸餘也。祕辛又云：「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蓋四尺三寸也。漢制攷云：「中婦人手長八寸。」儀禮註云：「中人之跡，長尺二寸。」較量卽可知矣。且他處言纏足甚多，姑引數條：白樂天上陽宮人白髮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誠齋雜誌云：「天寶間，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姚鶴尺牘云：「馬嵬老嫗，得太真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薄檀爲苴，長僅三寸。」南部烟花記有：「陳宮臥履。」臥時猶履，纏足可知。古樂府云：「織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輟耕錄云：「晉永嘉元年，靱鞋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伏鳩頭，狀其纖小也。南史：「羊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時人謂能掌中舞。」此皆在宵娘之前，不止此也。又按史記貨殖傳云：「今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

揄長袖，躡利屐。」謂之利，亦尖銳之意。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屐于盤搏。」史游急就章：「鞞鞞印角。」下注云：「鞞謂韋履，頭深而兌，底平而薄者也。今俗謂之跳子。」按兌與銳同，鞞薄革小履也。按此卽張衡同聲歌，鞞芬以狄香者也。叩角當其角，舉足乃行，疑卽今之扳尖鞋。此三者皆謂婦之履也。修竹閣女訓云：「本壽問于母曰：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重女，使不輕舉，是以裹其足。范睢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此又在祕辛之前矣！其他言婦人鞋履者甚衆，尙在疑似，未暇多載也。費錫璜滋衡氏跋。

纏足談

錢塘袁枚子才著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於李後主窈娘。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杜牧詩之「鈿尺裁量減四分」駭之。以爲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始於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證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兌，是又非銳之說也。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妻亦然，以爲美談。此可見古人衣皆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轉在男子。毛詩「赤芾金鳥」卜子夏小傳曰：「偏幅也，所以自章，偏束也。」箋云：「如今行縢也。」行而緘足，故曰行縢。邪而纏之，故曰邪幅。衛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故也。想婦人亦當

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了兮！舒窈糾兮！」毛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蹠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織織作細步。」既以緩行為貴，則纏束使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章「鞞鞞却角褐襪巾」師古注：「鞞，韋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鞞，薄革小履也。巾者，裹足巾，若今裹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躡躡。」師古注：「躡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躡謂輕躡之也。」是數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唐白香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盾圓光綴綴。」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錫鞞靴。楊妃死於馬嵬，人藏其錦襪，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皆婦人穿靴襪之明證，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不着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艷娘記言：「徐玉英臥屢，以薄履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證，盛行於宋時。若玉壺清話，載唐明皇咏錦襪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證，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金園雜纂

方鈞 纂

唐李義山創雜纂一卷，續之者，宋有王君玉蘇子瞻，明有黃允交；雖曰遊戲筆墨，善讀者，未始不謂是東方譎諫也。旅處無聊，偶思香閨蓮足，與諸君所輯，觸類都有，因各拈一二語志之。殊愧唐突香蓮，不僅畫足可堪拊掌也！金屋中人，恕其善謔，幸甚感甚！端蒙陽月女日識。

必不來

拾得墜蓮，待人尋認；請名手，描畫鞋頭花樣。

不相稱

巨足著紅鞋。

羞不出

新婚初夕，新郎贊：「好大脚！」

怕人知

意中人躡足傳情。

不嫌

拾人舊弓鞋穿；村郎娶得大脚婦。

遲滯——原有孕婦行步一條然以孕故遲滯非關弱足也
初纏試步。

不得已

新人粧小脚。

相似

纖足似銀錢，人人都愛；
巨足着高底，似蝦蟆叫。

不如不解

解唱曲，則隨地頓足；
解蹴鞠，則到處翹足。

惡不久

慈母爲愛女行纏。

惱人

新製弓鞋被鼠嚙。

失本體

着高底，失香蓮體；
走路便捷，失大脚體。

隔壁聞語

說某家姑娘是「半截觀音。」必是脚大。

富貴相

鞋尖綴明珠。

謾人語

巨足，說刻意行纏。

寒酸

紅繡鞋，套蘇州草履。

不快意

巨足，着宮履遊春；
新試弓鞋，誤踏狗矢。

惶愧

廣坐趨踰，蹙脫高底。

殺風景

踏月看燈，弓鞋躑躅。

不忍聞

初纏嬌女，病足呻吟。

虛度

幼時不勤事行纏；
為貧家婦，芒鞋布襪終身。

不可過

鷄眼痛；
解纏，卒聞足氣。

難容

大脚嗤人足小是愛俏。

意想

道邊弓鞋印。

惡模樣

燈籠膝襪。

不達時宜

在巨足人前，呵冒奴婢不長進，不肯裹脚。

悶損人

作客，為他家婢躑脫履珠。

癡頑

倚門，騎驢，賣弄雙鬢。

愚昧

巨履，情人刺花；巨足，故作嫵娜。

時人漸顛狂

怯纏，行滿洲粧束。

非禮

不裙不襪見客；拈鞋片，當街刺繡。

枉屈

醜婦弱足。

不祥

無故解纏跣足；房屋上曬弓鞋。

須貧

整帛剪裁作履片；脚跟點地，震動四鄰。

必富

鞋幫雖破，花色新鮮；行必擇地，恐汗損履襪。

有智能

製履襪，能時出新雅式樣。

教子

守身如纏足。

教女

閑足以閑心。

失去就

洗面盆中濯足。

強會

就人足上繡鞋花，讓彈針線平常；拈人手中繡鞋片，評論花樣不好。

無見識

看他人着好鞋好膝襪，不住口贊齊整；見他人脚小，却道「你是怎麼裹來？」

右四十一類依義山原目

奴婢相

屨襪不點檢，人前拋置。

易圖謀

妓鞋。

難奈何

攜巨足上陽台。

不得人憐

巨足閃胸。

無憑據

上荷鞋；着高底人鞋樣。

趁不得

馬上看賣解婦人弓足。

冷淡

布裙草履。

惡行戶

發賣高底。

少思單

說着高底省鞋面。

自做得

曳拔；綴鞋帶。

好笑

屐齒伶仃，當街大步；
故矜足弱，蹴爾示人。

阻興

相約踏青，忽然病足；
正欲濯足解纜，卒然有遠客至。

不可託人

香鞋繡帶，致贈新歡；
聞意中人索弓鞋作證盟。

可惜

美人足巨。

重難

着高底，下峻坂；
雞眼痛，着窄鞋。

沒用處

尼姑檢得舊時弓鞋。

又愛又怕

初纏女兒試花鞋。

不識羞

綽板脚跟着象棋。

不濟事

將嫁纏足；爲履小減纏。

暗歡喜

自製過床鞋。

不自量

試他人弓鞋，說：「只嫌略小。」

愛便宜

舊衣花袖，改作膝褲。

難理會

雪徑沙堤，尋弓鞋去來踪跡。

不識疾徐

客到換鞋脚，賊發火起，尋膝襠帶子。

不識好惡

纏足不洗手，取飲食；聽人說大脚夫人，心中暗喜。

輟不得

行纏未竟。

少道理

尊客前頻裹裳，裹屨。

難忍耐

脚指縫痒，初纏不許啼泣。

沒意頭

訪秧歌脚妓，苦雨繡踏青鞋。

右二十九類，依王銍續目原本；有不相稱一條，與義山本重出。其過不得一條，即義山本中不可過也。余刪之。

叵耐

巨足蹬踢物件；大脚村姑，纏足小不勝奔走。

自羞恥

聞人背地評已足大。

強陪奉

小婢爲閨淑搓摩蓮趾；
妓女忍鷄眼痛，侍貴人遊山。

佯不會

令新婦爲小姑行纏；
倩尼姑製裹脚。

旁不忿

驅使弱足，操作井臼。

未足信

蘇州頭，揚州脚。

陡頓歡喜

娶婦知是絕色，撤帳時先握得纖弓。

這回得自在

喉女偷解尼紈。

不圖好

巨足拖破鞋。

說不得

挑鷄眼爲針戳傷；

入叢失履；

僧道密藏好繡鞋，被人竊去；

令妓脫鞋行瀆。

瞞不得

賣草鞋人前尺寸。

諱不得

裏高裏。

改不得

拐；坐跟；裏八字。

得人惜

豔婢尼弱。

學不得

裙風倜儻，行來入畫。

忘不得

美妓弱足，著鞋繫帶。

留不得

洗纏及灌足水； 鷄眼。

勸不得

母爲纏足責幼女。

悔不得

足小不利跋涉。

怕不得

小兒初纏。

省不得——卽王本中難理會也今故易作減省義

行纏布，鞋曳拔。

右二十一類，依東坡二續原目；其不快活卽不快意，與怕人知皆重出，故不複列。

快意

灌足，易新纏新履。

必不得

巨足，望人贊小。

右二類，依黃君三續原目；其難忘即忘不得，難久留即留不得，得人憐即得人惜，並皆重出，悉從刪削。比物連類，尙堪多製；特恐管城爲娘子軍，踢倒，是以絕筆。計九十三目，得一百三十言。書竟，不覺大笑！

香蓮品藻

方詢稿

宋張功父著梅品一帙，疏花之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凡五十八事。閒思蓮足纖妍，花堪解語，更無凡卉得與追蹤；至有歷百折而不回，貫四時而不改，則惟寒梅翠竹蒼松差堪接武。乃或遇人不淑，有女此離，空谷幽蘭，不知凡幾。在女子以纏足爲容，譬之君子修身俟命，詎有怨尤然讀「采葑采菲無遺下體」之詩，能無三歎！因倣其意，纂香蓮宜稱憎疾榮寵屈辱，亦得五十八條。別疏香閨韻事及步蓮三昧所未及者，凡二十餘類。總彙一卷，籤曰「品藻」。願因風寄語金屋主人，倘阿嬌步步生蓮，幸加意護持，萬勿敢屣視之，庶幾享香蓮清福于無既也！

香蓮宜稱二十六事

爲對新月行纏；爲芙蓉鞋襪；爲明珠鳳串；爲湘裙半展；爲鴛被勾春；爲佯羞嬌踢；爲躡足傳情；爲就裙底畫字；爲指點坐臥間器物；爲女伴並足比較短長；爲勾絲紵線；爲空廊響屐；爲掌上舞；爲蹴鞠；爲踢燈；爲聞歌點拍；爲銀爐藉火；爲紅錦地衣；爲秋千畫板；爲錦鑰銀鏡；爲展齒銜紅；爲莎痕襯綠；爲

床上屑香；為看梅踏雪；為女冠步斗；為妙伎踢繩。

香蓮憎疾十四事

為鵝頭——脚背豐隆江以南謂之鵝頭脚——為鷄眼；為行纏綴接；為不裙不襪；為放慢跟；履尾不縫合別用線絆織謂之慢跟——為鞋頭綴圓月；為高底；為彩畫膝衣；為結襪垂絲蕤；為以足小取名金蓮；為以草紙剪鞋樣；為薰履襪用芸香棗核；為著履登床；為惡詩組織襪線鞋弓等字。

香蓮榮寵六事

為怯纏病足；檀郎着意搓摩；為欲濯滄浪；庭花齊放；為寒夜香消；奉情懷中取暖；為佳句品題；為擲履飛觴；為以弓樣夾入宋槧書籍中辟蠹。

香蓮屈辱十一事

為郎君不解輕憐；為蠢婢誤踹；為用纏布行纏；為屨襪破碎；為行不擇路；踐踏汗穢；為經年不洗；為泥塗跋涉；為人海追踪；墜鞋徒跣；為半路出家；為伏侍大脚夫人；為芒屨；為瓦盆冷水濯足。

香蓮五式

家家踏月，戶戶凌波。然踐規判矩，毀方瓦合；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約略蓮式，總不越此五等：蓮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

香蓮三貴

瘦則寒，強哉矯，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好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魯論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不以三隅反，吾不復也！

肥。軟。秀。

香蓮十八名

蓮之品類，種種不同，婦足之長短攸分，情偽錯出，亦有「人心如面」之異。乃審厥象，肇錫佳名。

四照蓮——端端正正窄窄弓弓在三寸四寸之間者錦邊蓮——四寸以上至五寸雖纏束端正而非勁履不見稜角者斂頭蓮——瘦而過長所謂竹萌式也單葉蓮——窄低平附所謂和弓式也佛頭蓮——豐跗隆然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式江南之鵝頭脚也穿心蓮——着裏高底者碧台蓮——着外高底者並頭蓮——將指鈎援俗謂之裏八字並蒂蓮——銳指外揚俗謂之外八字同心蓮——側胼讓指俗謂之裏拐分香蓮——敬指讓胼俗謂外拐合影蓮——如侑坐敬器俗稱一顧拐纏枝蓮——全體紆迥者倒垂蓮——決踵躡底俗稱坐跟朝日蓮——翹指上向全以踵行千葉蓮——五寸以上雖略纏粗縛而翹之可堪拱把者玉井蓮——銳是鞋尖非關纏束昌黎詩所謂花開十丈藕如船者也西番蓮——半路出家解纏縛者較之玉井蓮反似有娉婷之致焉。

香蓮十友

伊人在水，澹如君子之交；似蘭斯馨，臭合同心之味。此誠不以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

富一貧乃見交情者；洵為好合良朋，奚止香蓮益友？別有圖銘，載在蓮府。

- 益友——羅紈。
- 豔友——弓鞋。
- 夢友——伴奴。
- 執友——綉曳。
- 淨友——錦襪。
- 直友——弁履。
- 殊友——彩綦。
- 香友——蓮褥。
- 清友——樊粉。
- 媚友——高底。

香蓮五容

「嚶其鳴矣，」小雅歌求友之章；「繫之維之，」周頌廣有客之什。蓋晨夕過從，固曰

每有良朋；信宿招邀，則亦于焉嘉客也。易曰不速，其是之謂需乎？

- 佳客——鳳鳥。
- 冷客——鸞靴。
- 野客——鴛屐。
- 韻客——鞞履。
- 隱客——錦跣。

香蓮九品

刻玉纏香，裁雲鏤月；羣分類聚，品物流形。世尊趺坐九品蓮台，指青葉蓮花，迦葉所以

呵呵微笑也。

神品上上——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鬢笑天然。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妙品上中——弱不勝羞，瘦堪入畫；如倚風垂柳，嬌欲人扶。雖尺璧粟瑱，寸珠塵穎，然希世寶也！

仙品上下——骨直以立，忿勢以奔；如深山學道人餐松茹柏，雖不免郊寒島瘦，而已無煙火氣。
珍品中上——紆體放尾，微本濃末，如屏開孔雀，非不絢爛炫目，然終覺尾後拖沓。
清品中中——專而長，暫而瘠，如飛鳧延頸，鶴唳引吭，不厭其太長，差覺瘦能免俗。

豔品中下——豐肉而短，寬緩以茶，如玉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臨風獨立，終不免「爾則任吹多少」之諛。

逸品下上——窄亦稜稜，纖非甚銳，如米家研山，雖一拳石，而有崩雲墜匡之勢。

凡品下中——纖似有尖，肥而近俗，如秋水紅菱，春山遙翠，頗覺戚施蒙矇，置之鷄羣，居然鶴立。
質品下下——尖非瘦影，腫則捺升，如羊欣書所謂「大家婢學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香蓮三十六格

既別洪纖，易形好醜，然而平奇濃淡，姿態迥殊。蓮府中正，不得不廣為懸格，以待閨革也。

〔平〕——既若懸衡，附如植矩。〔正〕——測表影圭，無反無側。〔圓〕——束指削腓，磨轉
浸潤。〔直〕——引繩就墨，如矢如弦。〔曲〕——規旋矩立，譬倨鉤懸。〔窄〕——細骨柔肌，稜角
俏利。〔纖〕——骨清神正，瘦中有力。〔銳〕——以爾鉤援，自求辛螫。〔穩〕——結構平正，舉趾
端詳。〔稱〕——骨肉停勻，穩纖合度。〔輕〕——踏月有痕，試香無迹。〔薄〕——片玉浮香，瓣蓮

帖地。	「安」——雍容大雅，絕不矜持。	「閑」——驕驕輕駕，絕我馳驅。	「妍」——新月初生，名花
欲吐。	「媚」——美定含露，輕燕受風。	「豔」——翠繞珠圍，雅俗共賞。	「韻」——翩跹婀娜，意態
天然。	「弱」——庭花苑柳，怯露倚風。	「瘦」——鶴立喬松，長而不短。	「腴」——氣足神充，香溫
玉軟。	「潤」——精神調鬢，肌理細膩。	「雋」——丰采煥發，骨氣無雙。	「整」——團合密緻，無懈
可擊。	「柔」——靡靡綿綿，有若無骨。	「勁」——千鈞之弩，引而不發。	「文」——含英咀華，珠圓
玉潤。	「武」——迴戈挽戟，辟易衆人。	「爽」——步驟俊快，如嚼衰梨。	「雅」——神如秋水，不染
俗氛。	「超」——氣度高妙，卓爾不羣。	「逸」——譽致瀟灑，恣態橫生。	「潔」——秋水春山，露珠
水鏡。	「靜」——淵月沉珠，湛然瑩澈。	「樸」——周尊秦彝，古致盎然。	「巧」——規矩從手，造化在心。

香蓮九錫

囊弓假革，厥有成績；念茲崇功，車服以庸。

紅羅纈； 鴛鴦鳥；——副以鳳銜珠組； 生香臥履； 芙蓉鞋褥； 菊花襪勾； 紅藕猩覆；——

副以錦帶； 錦文湘靴； 湘筠屐； 金蓮花盆； 蓮香散； 金剪； 銀針。

香蓮十六景

妙人對妙景，已是二難；不若妙景中妙人，斯爲合璧。然尤未若妙人生妙景，則右丞畫工部詩，兼而有之矣！願此景家家中懸之，湯臨川牡丹亭云：「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謂之何

哉

纏足。濯足。製履。試履。挑燈剝繭。倚檻兜鞋。花陰蹴鞠。閒庭踢毬。對月看花，憑
闌胡跪。觀書拋卷，抱膝微吟。鳳鞋泥汗，俄人強剔。纏春韞玉，顧步徘徊。誤踏春，弓含噴
款捻。戲拈綉履，作意打人。欹枕屏，調白玉搗兒。丁香階，結鴛央襪系。

夏閨六景

夏閨六景，及後花鄉四景，見夏侯審「香閨韻事」本擬作雜咏題，然亦天然妙景也。
因為纂入。

浴竟。憩風。掩膝。抱膝。易纏。初倦。

花鄉四景

翹足。足顛。拳足。盤足。

香蓮三影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切有爲法，皆作如是觀。

花間蹴鞠，苔上影。臨流浣濯，水中影。春宵一刻，燈前影。

香蓮四印

泡影波流，踪痕風掃；唯有情癡，可以悟道。

香屑。苔階。沙堤。雪徑。

香蓮四宜賞

玉溪生云：「露夕咏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尙書。」
芻芻弓弓，豈必夢入巫山，始是賞心樂事？然以「此時誰最賞？」質之金屋阿嬌，當必啞然曰：「阿誰？」
對名花，宜賞其豔；對新月，宜賞其妍；對雪，宜賞其幽靜；對酒，宜賞其謹飭。

香蓮四合

綉鳳眠鞋，博山睡鴨；荀令風流，與凌波君氣味相投。然溫柔主人，當審所宜，幸勿爲范蔚宗所笑。

纏足，宜焚旃檀；濯足，宜燒沉水；薰履襪，宜蒸龍涎；貯履襪，宜和椒蘭。

香蓮三上三中三下

大平老人袖中錦言：「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人。」余于香蓮，亦復云爾。——三上者，牆上，馬上，樓上；三者，旅中，醉中，日中；三下者，花下，燈下，月下也。

掌上；肩上；秋千板上；被中；鐙中；雪中；簾下；屏下；籬下。

香蓮五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閒居，工于檢著，操此五術，攻其無備，乃得別裁僞體，畢露端倪。

臨風。踏梯。下階。上橋。過橋。

選蓮三勝地

匆匆春弓，只將貼地；纖纖缺月，何自生天。而余游踪所至，有三勝地：月痕弓影，皆可仰窺，無須俯察。天下名山福地，裙屐叢集，自必別有勝區，請俟他年蠟屐所經，再當選勝。

蘇州虎邱三山門前；金壇茅山王天君殿後；揚州平山堂桂花樹底。

香蓮二幸

石勒臥聽人讀漢書，至高祖立六國後，矍然曰：「是法當失！」及聞留侯借箸，乃笑曰：「賴有此耳！」

醜婦幸足小，遊旁人譽；猥妓幸足小，得衆人憐。

香蓮不幸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實命不猶，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不幸嫁逐村郎，終身延俗手把握；不幸墮落風塵，終夜受醉漢肩架；不幸俗尚高底，終朝端躑；不幸生長北地，終歲寒裳；不幸身為侍婢，終日奔馳；不幸貧爲乞婦，終年踵決。

香蓮四忌

美玉有瑕，不在大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一旨哉言也！

行，忌翹指；立，忌企踵；坐，忌蕩裙；臥，忌顛足。

香蓮三反

翻其反矣，小大由之；胡不憚焉？自反而縮。

巨足纏迫則痛，個弱足纏緩反痛。巨足行多盤辟，而弱足行反便捷。巨足立必踟蹰，而弱足立反卓爾。

附纏足濯足時候

晴晝。燈下。薄醉。出浴。夢醒。欲睡。倦行。試履。花前。月下。

纏足濯足十二宜

宜枕屏前；宜芙蓉帳底；花前宜曲欄；宜小山石上；月下，宜近水樓台；宜臨砌；迎涼，宜竹院；宜松牕；聽雨，宜荷亭；宜水榭；辟寒，宜煖閣地爐；驚廳，宜重簾繡幕。

纏足濯足三不可無

不可無名香炷鼎；不可無好花侑座；不可無知心青衣趨承左右。

纏足濯足四不可言之妙

屏間私覷；暗裏聞香；水中看影；鏡中見態。

濯足三適

和血滴纏；柔肌適履；去繭適步。

右品藻一帙，晴牕無事，戲墨偶成，未免刻劃春弓，殊不盡香蓮雅趣。引伸觸類，踵事增華，跋予望之溫柔鄉主人矣。旃蒙大淵獻小春既望方絢紀。

貫月查

方絢 蕙棠 著

貫月查者，以鞋盃爲觴政也。嘉賓式燕，珠履珊瑚，妙妓行觴，紅蕖冉冉，于斯時也，羅襦襟解，薌澤微聞，好客之轄都投，契主之疊未恥，不思還履，共樂啣杯，雖攝纖紅，權爲季雅。雖狂客之風流，實酒人之深致也。擊來掌上，灼若金蓮，把向樽前，豔同瓊魄，旣攷祥而視履，宜踐敏以攸歆。案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西海上，有光夜明，晝隱海上，望之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查常繞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查。事則風華，言殊典雅。夫投壺著節，鄉射有儀，皆所以合賓主之歡心，寫友朋之樂事。矧茲鳳履，升我綺筵，覩彼鳩頭，如拈璧月。佳人拾翠，凌波學步橋邊，仙

侶同舟，承露同人掌裏。試卽如弓之履，請代哨壺；言爲貫月之嬉，用投碩果。漫勞七夕，始問牽牛；奚必中秋，才看顧兔？浮酒泉之紅葉，猶存三讓存魄之遺；飛洛浦之朱鳧，庶幾一握爲笑之樂。只恐嫦娥妬影，掬水纖纖；還疑天女散花，流霞片片。卿言佳耳，可以把酒臨風；我獨憐之，名曰摘星貫月。

一之象

鞋杯，一名雙鳧杯，又名金蓮杯。子瞻選妓約云：行酒皆用新鞋。其由來久矣！蓋古者尊彝杯，罍類各有舟，所以爲沉湎之戒也。錦步承蓮，輕紅染瓣；飛羽觴而醉月，則凌彼一葉，較勝于曲水流杯，故名之曰查。唐夏侯審詠被中繡鞋云：「雲裏蟾鈎落鳳窩。」政不特齊鎬之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擬新月于弓鞋矣！故名之曰月。擲果而名之曰星，以月之從星也；視其貫否，卽以浮觴周飲坐客焉。所謂「貫月查」也。

二之儀

抑之詩曰：「旣立之監，亦佐之史。」酒有錄事，如師中之監軍，會朝之執法也。况曰貫月，則凡星之侵凌薄蝕，不有太史令，其誰奏之乎？鞋杯因妓而起，卽當令妓爲之；舉凡浮查飲客，悉以屬之。不特廣寒宮殿本屬姮娥，仙查犯牛女之間，卽令女司天奏之，又奚不可？

錄事自解雙履，其一置杯，而以其一承之以盤，矢席中，度去客一尺五寸，客趨而進，摘星貫之，以

五爲節。錄事第其籌以浮查焉。

月生于西，非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也；且西爲兌，兌少女也，故卽令錄事自解履以一置杯，所以浮查也。賓之初筵，肴核維旅，將以窄窄弓弓之履而投之豆滓中乎？故承之以盤，象缺月之生天也。矢陳也，去客一尺五寸者，象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耦進者，陰象也，賓主之義也。且耦進則勝負易較也。星以月得名，言其小也，摘取也。投之履中，若星之貫月者然，筵實之果爲之，不假外求上。蓮的爲最，紅豆次之，榛松之類，又其次也。貫之者，以大食中三指撮掌上，約手與鞋之高下相準而平擲之，以五爲節者，日行中道，月與五星隨之也。第次也，籌多寡之算也，視不勝者以浮查，敬養之道也。

三之名

月行九道，星次五維，故因其貫之多寡而名以義起焉。

經星五：

五緯聯珠；——貫五星也。

四星同乘；——貫四星也。

景星東聚；——貫三星也。

銀漢雙星；——貫二星也。

南極一星；——貫一星也。

緯星四：

辰星勾月——一星着鞋尖，勾留不卽下者。說鈴云：「辰星勾月，最難得事。」院本有辰勾月傳奇是也。准五緯聯珠。

嫦娥絳月——一星立曳尾口不下者。准景星東聚。若止中尾曳旋墮履中，或滾落盤內者不准。

織女渡河——星已着盤，復躍而越履右者。准五緯聯珠。
飛星入月——星已着盤，而忽躍入履中者。准銀漢雙星。

孛星六：

月明星稀——無一星貫者。

月離于畢——星擊履移動者。

薄蝕——星着鞋幫致掩覆者。

陵犯——星雖着鞋幫而未掩覆者。

飛流——星出盤外。

擊門——後摘之星，擊動在盤之星，或投入履中而復躍出。

右並觥錄事識之第籌罰爵如左。

四之算

算者，占也，數也。故步天謂之推算，而旅爵謂之無算。星之貫也，錄事以籌第之，亦算也。凡客耦進而摘，以先摘者爲左，錄事卽分左右記之。貫一星，卽記一籌。其有勾月渡河者，爲記五籌，准五緯聯珠也。其有犇月入月者，爲記三籌二籌。准景星東聚，銀漢雙星也。已記五籌卽止，不復摘。俟彼客貫星如于較籌第罰，已記三籌二籌，則更視其餘星之貫否？——滿五籌卽止——較彼客之多寡以浮查焉。若薄蝕陵犯飛流擊鬪及月離飛于畢者，雖記四籌而亦除之，示罰也。

五之罰

星見于上，而罰見于下，查以貫月名，卽浮查以罰不貫者。錄事總第其籌行之，籌均則免。——或一或二彼此相等——多則視其多之數以罰其少者。——如一人貫五星一人貫二星則浮三星者三查多寡皆視此增減——經星緯星准此——如一人得勾月或渡河之星則視彼客貫之多寡以定罰爵若彼客五緯聯珠則又籌均免飲矣。如一人得犇月入月之星則視彼客之貫幾星如只得一星二星貫者視所記餘籌照數浮之若彼客貫五星四星則仍浮入月犇月之人也——有餘爵，則推以飲左右隣。——如已記四籌而復得勾月之星彼客若亦已五籌則浮以四查如無一星貫者照月明星稀例倍罰五查如有一星二星貫者則浮以四查三查而以其餘者飲左右隣蓋查不過五已記四籌而復得勾月之星折除彼客所貫之星浮之外總餘四查則左右隣分飲之其餘多寡增減皆

做此——五星聚，景星見，則錄事自浮一查，志慶也。其陵犯飛流擊門者，不准更摘，視彼客貫星之多寡罰之。若月離于畢，先罰三查，薄蝕則先罰五查，皆不准更摘。仍視彼客貫星之數加罰。兩人俱無一星貫者，謂之月明星稀，各罰五查；錄事第籌舛誤，罰一查。座客摘不如儀，飲不如律，錄事量事罰之。查不過五。

方絢曰：鞋者，諧也，以兩而合，見鼓瑟吹笙之義焉；月者，闕也，以滿而虧，見盈虛消長之機焉。鞋之弓，由其足之小也，見切磋之益他山之助焉；必取其小者，滿招損而謙受益也。好色，人之所欲也，如「好好色」，誠意之事也。象之曰查，無沉湎之虞也；為器也小，無牛飲之患也。查不過五，示有節也。周流座客，明無私也。耦進而摘，昭其讓也。飲不勝者，所以勸也。矯號呶之習，還揖遜之風，釋忿懣之心，平躁戾之氣，其爭也君子矣！乃系之以箴曰：「恭則壽——武王帶銘——勞則富——履屨銘——甯溺于淵——鹽盤銘——無行可悔——席四端銘——沈湎致非——觴銘——毋曰胡害——禮銘——屈中之義——弓銘——貴賤無二——書門——無勒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戶銘——惡乎危于忿寔——杖銘」

余昔客廣平，李國學招飲園亭，出妓佐酒，坐客遂脫妓鞋行觴，有爭飲者，有幾欲得之而固遜者，予笑曰：「既飲鞋杯，即當于弓鞋生色，誰則敢不飲者？」國學遂舉杯屬予，予固辭，主人屏撤酒器，祇留一杯可置鞋中者。外索一大斗，乃屬客曰：「弓鞋如月，予有一小令，即名拈月，不如令者，」

飲一鞋杯，不願飲鞋杯者，酌以大斗。坐客皆首肯，抵暮，已傾主人兩石醞，客盡沾醉而令未終，蓋至弦望，則或默或語，無不謬者。今櫛括爲歌，附此以貽觴政一助。

雙日高聲隻日默——一三五七九默數二四六八十朗報——初三盤尖似新月——以手拈鞋尖向下鞋口朝外也——底翻初八報上弦——以鞋口向下平舉之高聲云上弦如云初八者罰舉鞋不如式及舉而不報者罰——望日舉杯向外側——此令俱用左手執鞋左旋至十五則以左手持鞋而右手取鞋內空杯高舉側立狀月之望誤者罰——平舉鞋杯二十三——平舉在手取其底平如下弦也——三十覆杯照初一——杯置鞋中初一則以右手覆杯于內默送下手初二則以右手取杯仰之報曰初二初三則取杯在手拈作新月初八則取杯在手而覆作上弦十五則舉杯側作圓月惟二十三不取杯但高舉作下弦狀三十則照初一覆杯鞋內而高唱云三十如忘取杯出或取出不仍置鞋中並罰之——報差時日又重行——何人違式飲既卽從此人重起——罰乃參差與橫執——兩手同接鞋或以右手接鞋及右行并換接皆參差也惟上下弦橫執高舉初三則拈尖向下然送杯下手總須鞋尖朝外錯謬參差則罰飲既又重數也

采蓮船

方絢陶采蓮

余作「貫月查」一卷，其法取美人弓鞋，做投壺儀節，令客擲果其中，名曰摘星貫月；視其貫否，卽以載酒行觴。弓履纖妍，如新月也。投之以果，則若星之貫月，以之行酒，則如尊彝之有俎；周流座客，則又似浮查，故鐵之曰貫月查。洵可謂洛浦流觴，飛鳧雅令矣！竊虞佳客，不耐沉潛，或病其岑寂，且恐乏聰慧女郎司籌占候，乃復爲此卷，以婦足本名金蓮，今解其鞋，若蓮花之脫瓣也。飛觴醉客，則正如子美詩所謂「不有小之能蕩漿，百壺那送酒如泉」者，故名之曰采蓮船。坐有妓也，卽假夫差偕西子湖上采蓮事而羅列諸人，然終欲乞靈骰子，似未若貫月查之名實相須，惟雅人裁擇之耳。

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屣之主人，延曳裾之上客，綺筵肆設，繡幕低垂，綠蟻頻量，紅裾隅坐，絕纓而履鳥交錯，飛觴則燕澤微開。行斯令也，主人取六瓊授妓，令參列么二三四五六置一盤中，覆一杯罌，俾客鬪之。得六爲吳王，五爲內侍，四爲采蓮使者，三爲檝長，二爲宮娥，么爲太宰；妓卽爲西施。如有數妓，務擇其美者充之，餘妓命爲宮娥，而鬪得二者，亦爲內侍。倘坐只五客，則去內侍；若更不足，去宮娥。如客多，則復以二三五鬪之，視客數爲增減。蓋蓮出美人，故妓爲西施，有西施不可無吳王也。六者，數之極，故爲吳王。太宰者，便辟之渠魁，佞倖之領袖，夫差所倚爲左右手者也，故六之底卽爲伯嚭。內侍，使令也，以宮人寵，陰象也，故五爲內侍，而二爲宮娥，取二八佳人，去天尺五之意也。此令以紅爲蓮花，且以金蓮行酒也。行酒不可無錄事，故四卽爲采蓮使者，采蓮必有船，一葉扁舟，輕移雙槳，則檝

長是也，故三爲楫長。吳王西子太宰，皆止一人，而內侍宮娥及楫長，不妨環列，故可增減也。雖少而不去楫長者，以非桂楫蘭槳，不到藕花深處也。夫吳王溺一西施，已足亡國；有伯嚭以左右，而吳其沼矣！雖曰小令，實有三風十愆之訓焉。

吳王令使者采蓮，使者自浮三白，乃起就美人，解其雙履，置酒其中，以其一奉吳王，一奉西施，謂之試花杯。遂取色盆送西施，起，令依次六巡，由西施收令。夫纖纖弓履，灼灼芙蓉，惟使者得先撫弄其軟玉溫香，較之力士爲青蓮脫靴，其苦樂爲何如者？油油三爵，所甘心焉。令由西施起者，不特爲蓮生足下，更廣坐客或爲搗謙。且湖上之遊，爲施而設也。右旋者，蓮開以六月，以天道東行也。六巡者，蓮花十八瓣，坐有六人，重之得並頭蓮也。由西施收令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西施乃令報酒，坐客各報己量，自認分數，使者謹記之。嗣後有酒，皆照分數飲，如故匿雅量，比照欺隱田糧律，遇酒倍行。使者乃申以三章之約：一曰，制書有違，如酒不及分，飲不如式，報色舛錯，誤送色盆之類。二曰，收支留難，如杯到不卽乾，點滴淋漓，酒盡不送色盆之類。三曰，妖言惑衆，如誼譁叫喚，因酒忿爭，故稱冤杯，當飲不受之類。一切儀制乖違，皆使者比律從事，逐一檢舉，請西施定罰，使者有犯，太宰糾之，西施有犯，坐客公議。惟太宰不許越俎妄言，以其外廷之臣，得預內宴，榮矣，安可復干宮闈之禁令乎？此照生員上書陳言律浮之。

凡色以紅爲蓮花，其名有七：

一紅，曰蓮花；

二紅，曰瑞蓮；

三紅，曰品蓮；

四紅，曰相蓮；

五紅，曰五色蓮；

六紅，曰滿池嬌；

二紅四么，曰合影蓮。

凡行酒皆以鞋載杯飲之，其式有十：

蓮花杯；每鞋置一鞋其內，蓮花行酒用之。

同心蓮杯；每鞋置兩杯于內，或一大杯，一小杯，視鞋內足容與否酌之，瑞蓮以之行酒。

穿心蓮杯；以一同心蓮杯外加一杯送客，品蓮以之行酒。——以上遇酒分飲以鞋有兩隻

當飲者各飲其一也。

四照蓮杯；合雙同心蓮杯送當飲者，相蓮行酒用之。——以下遇酒獨飲

分香蓮杯；以四照蓮杯送當飲者，西施再手捧一杯，當飲者就西施手內飲之。——以西施徒跣

也——惟太宰常飲，則左右手各擊一同心蓮杯，跪就西施膝前，先飲施手內一杯，後再飲同心蓮杯。

既乃起，以示雲中雨露之義。若西施當飲，則太宰跪稱一觴，紅五只及素五只行酒用之。

千葉蓮杯；送當飲者四照蓮杯外，坐客各獻一杯，五紅及滿池嬌並素滿盆用之。

重台蓮杯；遇本身重色飲。

倒垂蓮杯；罰太宰者，以鞋尖向下，覆杯于鞋頭內，令執鞋尖飲之。杯數則酌事之大小，隨時請西施定之；若無紅及出色，則以兩杯令左右手執飲，如出色，而盆內有紅，仍計紅倍罰。

荷葉杯；每鞋底上各置一杯，令當飲者左右手反執飲之，所以罰無紅者。若成素色，——如分相類——不用此例。

並蒂蓮杯；以兩鞋對跟，即用鞋帶縛定，各置一杯于內，令當飲者，執兩鞋尖飲之。所以罰出色者；若盆內有紅，計紅加罰。——此令每人一擲，即過如有罰爵飲酒畢亦即過盆。

凡以上各杯，皆使者掌之；遇酒應用何杯，隨時提調，舛錯者照增減官文書律罰。

凡酒到，皆須執鞋上口；如置鞋席上，俯首就飲，或置鞋取杯飲者，並照那移出納律罰。

凡酒盡，不即將杯繳還使者，照隱匿官物律罰。

凡罰爵除無紅，飲荷葉杯，出色飲並蒂蓮杯外，餘第言罰者皆徒手執杯飲之，惟太宰應罰，俱用倒垂蓮杯。

凡色先看蓮花，如一紅爲蓮花，二紅爲瑞蓮之類；然後計重色折除之。六色除不同外，皆有重色。

如六爲吳王，不論自擲及他人擲得，皆當吳王飲酒；一紅兩六則與一六與花折除，餘一六飲一蓮花杯。若有三六四六，則以其一與花折除，猶餘兩六三六矣，則飲兩杯三杯，卽手內一杯遞，增故謂之重疊蓮杯。再數點數行酒，除去一紅，計餘五色，照後若干點行之；若有三五兩六，則行內侍酒而六不行，若兩六兩五，則仍行六而五不行。三全儘多，兩對儘大，他皆倣此。

凡遇瑞蓮有三六者，仍行吳王酒；若止兩六一五一三之類，則照後點數送客一同心蓮杯，西施飲一同心蓮杯，餘以類推之。

凡品蓮不計重色，只照點數行穿心蓮杯，當飲者飲其一，使者飲其一。若使者得品蓮，則自飲一杯，而以其一計點送客。

凡西施及使者得瑞蓮，仍自飲一同心蓮杯，以其一計點送客，不論重色。

凡相蓮爲么三一枝花者，西施飲四照蓮杯，餘看重色；二么卽太宰飲，兩三則宮娥飲，餘倣此。無重色，仍計點行之。

凡遇五色蓮，皆照後色行令。

凡遇合影蓮，除太宰外，皆西施及使者各飲一同心蓮杯。

凡遇不同，左右隣各飲一蓮花杯，欲猜拳及席上生風者聽。

凡遇素五，只隨時請西施行令，或詢西施行多行少，如五二二三，行多則宮娥飲，行少則樞長飲，

餘做此

凡遇素滿盆者，雖不得蓮花，亦爲勝色；本色自飲，如吳王得渾六內侍得渾五之類，若遇他人重色，如吳王得渾三，則問西施行底行面——凡問西施皆先問訖然後報色——行底則使者飲，行面則穢長飲。若西施得滿盆，不論何色，使者飲；使者得滿盆，不論何色，西施飲。遇滿盆，皆飲千葉蓮杯。

凡紅三對先行大色，再統計點數行。

凡素三對素分相素奪錢素合色及四二四三四五六，雖無紅謂之采蓮，隨時請西施行令，如西施擲得，請吳王行令。

凡擲得四么，謂之殘荷；有一紅，罰一荷葉杯。無紅罰兩杯。惟太宰得四么，則不論其有一紅與否，勒行渡江令。其法令積三擲得五紅爲過渡，如不遇，罰以倒垂蓮杯，再擲；如不遇，再罰，務令過渡乃已。凡遇蓮花重色請西施出酒底，餘點請使者出酒底；西施及使者，臨時狗免聽之。若當飲者忘請酒底，罰其重臺蓮杯及不同俱免請底。——餘點但指一紅色而外合計若干點當送某客者而言。

凡遇瑞蓮，令穢長歌一曲；遇酒免，不能准倩代。

凡遇品蓮，令宮娥歌一曲；遇酒免，不能准倩代。若餘妓作宮娥者，雖遇酒不准撥免。

凡遇相蓮，令西施歌一曲，遇酒不免。

凡吳王得瑞蓮品蓮，及遇瑞蓮有酒者，令西施歌以侑酒；其穢長宮娥當歌之處，皆免。如餘妓作

宮女者，仍令歌品蓮應歌之曲。

凡有當歌之處，有解絲竹願倚者聽。

凡遇減色，如去宮娥者有重二，西施飲；如去內侍者有重五，使者飲。若全減者，行顛倒鴛鴦令。其法遇二西施起，遇五使者起，各拈一骰擲之，如西施得么，使者得六，或使者得么，西施得六，——二三四五做此——並爲顛倒鴛鴦。遇西施飲，不遇，使者飲。

凡遇加色，如宮娥幟長內侍有三人四人者，遇重色皆除重色，數餘點何人止，何人飲。如內侍有三人者，盆內除重色有十點，則自得采下手所坐之內侍數起，輪遞三巡，則仍當內侍第一飲也。餘做此。

凡遇蓮花品蓮相連，若計點當飲之人，即得采之人——如尊官作吳王而擲得一紅二十九點類——則行分香賣履令，其法自得采者下手第一人起，挨次賭拳，負者飲——如蓮花杯則負者飲，即已若同心蓮杯穿心蓮杯四照蓮杯則負者飲其一，以其餘盃更與第三人第四人賭總令負者挨次遞賭杯空乃已，其穿心蓮杯四照蓮杯皆先飲鞋外一杯遞及鞋杯故名分香賣履。

凡計點有二人當飲者——如得一紅廿九點而坐有兩尊官——令賭拳，負者飲。若有三人二人者，行分香賣履令，願席上生風者聽，但不得濫及不當飲者——謂只尊官三人四人彼此席上生風則可，勿及他人。

凡計點而按譜無當飲者——如得一紅二十九點而座無尊官——則按點數送行；第年歲生日相符之人，有二人三人相同者，仍賭拳，令負者飲。或行賣履令，并無行第年齒生日相符之人，則行賞花釣魚令；其法使將得采人本色檢去——如太宰得采即去么類——以餘色排作不同，高舉色盆，令西施探得一色，係某色即某人飲。——如二即宮娥三即槭長飲也——若遇宮娥槭長內侍有加色，二人則令賭拳，負者飲；有三人四人者，行分香賣履令。願席上生風者聽，亦不得濫及不當飲者。

凡有量淺不勝杯杓者，臨時准告求大戶替代；如大戶自行包攬，照攬納稅糧律，罰之。既罰攬納之人，本人應行之酒准免。

凡解履之後，如妓有緩急，須離座者，飲一大杯，使者授履，令自臨之事畢入座，自解授使者；如踐踏污穢者，罰十大杯，然後續完前令。

蓮花渾采五色：

四代五公——一紅五么：送家有現任職官者。喜誇張閱閱者。善鑄金石者。

妾媵新弄璋者。有酒德者。高自標榜好作身分者。

杏花十里——一紅五二：送新得雋者。好遊章台者。奢華者。曾衡文者。

善藝花樹者。僕從盛者。姓名有五聲并花木及數目者。

芙蓉出水——一紅五三。送美少年。妙妓。蓄豔婢俊童者。善媚妻妾者。

躡新履襪者。愛粧飾者。姓名有五味或草頭及偏旁帶水者。

紅飛翠幕——一紅五五。送有好園林花木者。張燈設宴者。喜演劇者。

愛鋪設者。童僕鮮衣者。好博奕者。姓名有五色字者。

金印腰懸——一紅五六。送赴任者。喜古玩者。佩金玉者。工會計者。

新得采者。患疝者。姓名有五金及天文字者。

散采二十七色。

金紫助階——一紅二十九點。送尊官。喜字畫者。工繪事者。出入貴遊門下者。

好談朝市新聞者。兄弟同席者乃兄飲。新得頭銜者。

雲台福將——一紅二十八點。送鷹揚者。嫻弓馬習短打者。善天文占候者。

善弈者。秦晉客。工彈棋蹴鞠者。與二十八人同姓氏者。

九溪十八灘——一紅二十七點。送遠游乍歸者。好山水者。村居者。

有陂塘池沼者。居近水者。經商者。滇蜀客。

八月胡笳——一紅二十六點。送邊塞客及曾出塞者。喜唱曲而不按腔調者。

工彈絳品竹者。思親懷友者。愛女遠嫁者。兄弟睽離者。挈家遠遊者。

湘靈鼓瑟——一紅二十五點：送知音。家有妓童者。能盲詞者。喪偶者。膏聲伎者。有妾遺去者。黔楚客。

花信和風——一二紅二十四點：送多種花木盆景者。善談諧者。妻妾恆孕者。飲酒少而頰赤者。脫帽露頂者。坐妓恰逢月事者。露齒者。

曉鶯殘月——一二紅二十三點：送將遠行者。操閩廣音者。善嘆息者。密約相失者。美婢新出關者。心有所思而不得邂逅者。詞人。

虞廷岳牧——一紅二紅二十二點：送金門待詔者。喜談朝政者。善謙遜者。曾扈從者。京朝官乞假者。善卜易者。贅壻。

赤縣侯封——一二紅二十一點：送宰官及令君子弟。幕友。秋風客。與助戚往還者。有職銜者。廣置田宅者。善堪輿者。

二十分春——一二紅二十點：送愛花草者。恣意饕餮者。常談客者。究心房術者。覺席上有醉態者。姬侍多者。戀內者。

丹還十九——一二紅十九點：送羽客。談爐鼎者。善岐黃者。吝嗇者。抱微疴者。貪杯者。屢擾人而不還席者。

學士登瀛——一二三紅十八點：送金馬客。膺薦舉者。博學者。善書者。侍經

筵者。喜臧否人物者。與十八人同姓氏者。

八索九邱——一二三紅十七點。送富典籍者。館師。談鋒盛者。咬文嚼字者。

小試輒利者。善子平風鑑者。有絕技者。

二八秦樓——一二三紅十六點。送華堂張綺幕者。爲他人作嫁衣者。喜營建者。

出入喜乘肩輿者。有外遇者。將置妾媵者。居有樓閣者。

胡姬十五——一二三紅十五點。送新納姬人者。與美人聯坐及居隣美艷者。好

少者。席上無鬚最青年者。將嫁女者。曾爲月老者。精求肴饌者。

蟾蜍幾望——一二三紅十四點。送愛月者。喜露坐者。近視客好外者。內權重

者。面麻者。有癖好者。

七賢六逸——一二三紅十三點。送高年者。退居林下者。美容儀者。叔姪同席

者阿咸飲。隱士。詩人。與竹林竹溪同姓氏者。及名氏帶竹林溪字樣并數目者。

繡閣金釵——一二三紅十二點。送新造樓閣者。初移居者。新弄瓦者。欲買宅

者。有內寵者。僚婿聯席者分飲。翁婿同席者婿飲。

巫山一片雲——一二三四紅十一點。送妻妾互妬者。爲人居間者。談詞訟者。

戴眼鏡者。期期客。好議論人閨闈者。席上盹睡者。

十洲仙島——一二三紅十點。送樓居者。不修邊幅者。學仙者。齊梁客。有方術者。謁選者。與飲中八仙同姓氏者。
 九品蓮臺——一二三四紅九點。送雜職官。坐不安席者。禪客。喜與僧尼往還者。佞佛持齋者。繆夫。寓居近寺廟者。
 八月星槎——一二三四紅八點。送出使者。遠客在座者。好遊者。談星命者。畫船載妓泛賞者。有小舟者。與博望同姓氏者。
 七寶香車——一二三四紅七點。送車騎者。薰香者。將娶婦者。借內歸甯者。新婚者。姻婭同席者。女家飲。所居巷陌有數目顏色字者。
 六橋花柳——二三四紅六點。送愛看人家花木者。簪花及佩香器者。與坐妓有舊者。髯公。吳越客。內外寵兼者。陸姓及行六者。
 五雲多處——二三四紅五點。送入覲者。自誇量好者。燕趙客。故作醉狀及多言者。富戶。任京職者。家有豪奴者。
 落日雙鳧——三紅四點。送愛魚鳥者。至遲而又以事辭歸者。不速客。曾作騷者。新續絃者。妓齒長者。臨朱履者。
 三峽流泉——四紅三點。送琴客。將歸客。有潔癖者。作清態者。喜茗飲者。

藝低而自稱好手者。有幽怨者。

五紅渾采五色——凡得五紅太宰自擲者照前例飲若行別令者免跪

日過紅杏——五紅一么——太宰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九轉還丹令。其法除得采者依次右旋，各積十擲，以六爲采，得幾六，各第籌，或舒指記之。擲畢，各較其六之多寡，以九六爲勝，或得七得八相等者，則令其只得七六以下者，各飲一四照蓮杯。以其采少不許燒鍊，然後計六之相等者，依次各再積十擲，計其么若干，得九么者丹成。丹不成者，各飲四照蓮杯。若么有相等者，則相等者再煉，有一人么多者卽止，總令少者飲。

花房蛺蝶——五紅一二——宮娥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誤入天台令。其法除得采者與西施二人，餘人依次各一擲，內有三與四謂之流水桃花，若但有三或僅有四，皆各飲四照蓮杯。有流水桃花者，再一擲，有么謂之胡麻仙飯，無么者卽飲四照蓮杯。倘坐客各有流水桃花，則視胡麻飯之多寡定之，得胡麻飯者，再一擲，盆內有紅無五，謂之仙犬無聲，方准再行。如有五者，謂之花間犬吠，卽飲四照蓮杯。無五者，再一擲，有二，謂之花間人出，則入天台遇仙子矣。若無二者，仍飲四照蓮杯。其有花間人出者，送盆與西施擲之，有六謂之玉杯醴醪，常入天台者，飲四照蓮杯。若無六，謂之曉風露燈，則西施飲之。凡積五擲，在座除得采者，及西施飲遍卽止，不必定入天台也。

花港遊魚——五紅一三——楫長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魚雁傳書令。除得采者，坐客依次各一擲，以三爲魚，六爲雁；若無魚雁，或只有魚及只有雁者，皆飲四照蓮杯。其魚雁全者，再一擲，有么者謂之書，無么者飲四照蓮杯。有么者再一擲，以么三六全者，謂之魚雁傳書，如不全者，各飲四照蓮杯。

煉石補天——五紅一五——內侍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女媧煉石令。除得采者，自西施下數起依次拈一子擲之，第一遇么，二遇二，三遇三，四遇四，五遇五，爲五色石；遇者免飲，不遇各飲四照蓮杯。次至西施，拈二子擲之，遇么五爲補天，則免飲，不遇飲四照蓮杯。

麴院風荷——五紅一六——吳王自擲，飲千葉蓮杯，宮娥楫長西施依次唱曲，餘人擲得者，行伯喈賞荷令。除得采者以西施爲牛小姐外，將五骰作么二三五六如法令客鬪之，六爲中郎飲酒，五爲院公司香，三爲書童司琴，二爲惜春司扇，么爲老姥司罍。自中郎起拈一子擲之，各得本色者免飲，不遇各飲四照蓮杯。惟中郎遇六免酒，則牛小姐唱曲，牛小姐以四爲荷花，遇則中郎飲，不遇自飲，一巡而止。以上各令，言依次者，皆自得采者下手數起；若宮娥內侍有增減者，並隨時損益行之。

六紅渾采一色

滿池嬌——不論何人擲得，皆行西子浣紗令。其法除得采者，若西施擲得則不除，餘客將

六瓊隨意藏鈎，擊拳出席，西施以慧眼察之，檢空拳令下其手，餘存擊出者各舒掌。若六子俱全，藏鈎者各飲一千葉蓮杯，西施歌以侑之。如不全者，西施照坐客之數，飲四照蓮杯。

二紅錯采一色

合影蓮——二紅四么——不論何人擲得，皆照前西施使者，各飲同心蓮杯；惟太宰擲得，則行荷葉納涼令。其法太宰即將色盆送下手第一人，如下手係西施，則送西施下手第一人，一擲有四五六者，謂之畫船簫鼓。遇則朗誦工部納涼起句，落日放船好，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次下一人擲有三四五者，謂之禹門疊浪，遇則朗誦杜詩輕風生浪遲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再次一人擲有三三四者，謂之竹影瑣碎，遇則朗誦杜詩竹深留客處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次送西施，擲有二四四謂之並蒂芙蓉，遇則朗誦杜詩荷靜納涼時句——如村妓不能杜詩使者代誦錯繆則仍罰妓——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遂送太宰，擲有三三六，則朗誦杜詩公子調冰水句，免飲。不遇則默飲倒垂蓮杯，再一擲有么么二，則朗誦杜詩佳人雪藕絲句，免飲。不遇則默飲倒垂蓮杯後，送下手第四人，擲有二六六，謂之巫峽朝雲，則朗誦杜詩片雲頭上黑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又送下一家，有么么六，謂之瀟湘暮雨，遇則朗誦杜詩應是雨催詩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一巡而止。若應誦不誦，應默不默，或先誦後擲，以及承接顛倒，提婚賣

政者均罰蓋以太宰本么色今得四色合本色爲五么是影不合蓮故行此令。

凡六巡既畢，使者奉吳王西子各一蓮花杯，謂之惜花杯，乃爲妓納履。

凡解履不待使者，而妓先自解帶脫鞋者，比照現任官員自立碑律罰妓，警自銜也。

凡席間有數妓，務解其足之最小者，如以大爲小，比照貢舉非其人，律罰使者，罪嚴賢也。

凡履中有高底者，比照服舍違式律，罰妓，懲盜名也。

凡令畢而不爲妓納履，但令躡履不爲恭履，甚且擲履還之，令其自躡，比照出使不復命律，罰使者，戒鮮終也。

方絢曰：余爲貫月查而系之以箴，茲復爲采蓮船卷成，乃系以詩曰：旨酒思柔，兕觥其觶；有美一人，聊與之謀。糾糾葛屨，以祈爾爵。式飲庶幾，不盈一匊。譬彼舟流，宣言飲酒。彼昏不知，或聖或否。隰有荷花，鴛鴦于飛。於焉嘉客，不醉無歸！

花燭閒談序

向見先生所定士昏禮對席圖，於鄭注賈疏楊信齋敖君善沈果堂褚摺升張皋文鄭子尹，以及近今俞蔭甫諸家之外，獨標己見，歎其精確！因縱論及士昏禮各條疑義，毓慶疑昏禮之使者卽爲媒。先生曰：非也，古之媒，賤人也；昏禮「下達」二字，則媒在其中。鄭注下達云：將欲與彼爲昏姻，必先使

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注使者云：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其說至當。特其納吉注又云：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則。一似女家既許後，男家始若卜不吉，遂可以休者。此不善讀經故也。經記言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者，託於卜云爾。至於媒則行於議昏之初，而不行於六禮之際，爲其賤不足使也。因著媒說一篇，發明甚暢。而此書則云昏姻之定，定於納吉，又謂使者，媒人也，與夙論實相牴牾。又先生讀儀禮，嘗校賓升北而奠鴈，再拜稽首一條，謂拜者拜女父，非拜女，而此書仍云古人行親迎禮，女南面立於房中，壻北面再拜稽首於戶外，女且受之而不答。又嘗校士相見禮篇，謂即昏禮之下半篇，頗疑士者指壻父與女父之相見，特與下文庶人目君爲不可通，遂刪其說。而謂記體推廣言之，此書亦仍云士相見，次于昏禮之後，安知非即指男女兩親家？蓋先生博學無方，無所偏執，如康成箋詩注禮，輒有異同。然大抵毓慶之彙所聞於先生者，多定論，而此書則多輿到之言。故書中又言媵御沃盥交，即今人交杯之禮。毓慶案下文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又云：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以彼例此，則沃盥交者，當如褚摺升說壻盥媵沃，婦盥御沃，所謂交也。於沃盥下著一交字，則知受服餽餘並交之義矣。交字之義如此，與今人交杯之法不同。嘗質之先生，先生笑曰：然也。則此書特名曰閒談，原不爲典要，於此可見矣。毓慶懼不知禮者執以爲口舌也，故書以曉之。川沙沈毓慶。

花燭閒談

南匯于邑香阜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見於周官曲禮內，則諸文如出一口。然如此，必男女相差十年，始可爲夫婦矣。王子邕家語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爲昏矣。說便圓通。——大戴記云：男十六然後其施行，女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案此分太古中古，然則男十六女十四施行化成者，下古也。別一說，又白虎通引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今穀梁無此文。——要之，陽道舒，陰道促，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夫必長於婦，婦必少於夫，否則齊年亦甚佳也。婦長於夫，不免太乖禮制。

袁孝尼曰：同姓不相娶，遠別也。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昏，此不知禮者也。予聞諸西人，謂彼國雖中表亦不昏，中表而昏，生子厥性不慧。察之人家，頗或有驗。果如此，即用夷變夏可也。而如袁氏說，竟謂中國古禮亦如是，則未必然。朱子語類答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一條，謂魯初間與宋世爲昏，後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

昏禮凡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據士昏禮於問名，特云主人許，則容有主人不許之事。

而問名後，又歸卜於廟，卜得吉兆，然後納吉，則容有卜而不吉之事。然則婚姻之定，定於納吉。——鄭注云：歸卜於廟，得吉兆，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納吉者，卽今人小聘也。——亦稱拜允，又稱傳紅。至今世有女家一諾卽致二紅帖，曰傳紅者，此禮在舊少時猶不數見也。——今人女子或無名，卽有名，亦不出名。——士昏禮賈疏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記問名辭云：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昏義孔正義曰：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敖君善集說曰：問名問女之名也，則竟。是問三月之名，近儒多從之。欽定儀禮禮記兩義疏皆主敖說，發明甚詳。——而以生之年月日時爲名曰八字。——周故媒氏職曰：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則八字之義已兆，惟無時。——則問名者，卽今之請八字也。——八字亦稱庚帖。——納采之禮無問，然納采問名，原是一使爲之，畢竟請八字，預先寒暄幾句，便算得納采之禮耳。——今人女家許謂之允吉，吉卽納吉之吉，古之遺言也。朱子家禮以納吉爲納采。——納采之時，昏姻未定，然其禮已行之於廟，此可見古人重昏禮，慎始之道，宜如此也。士昏禮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鄭注云：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然則問名而云主人許，以示先祖許之，其或不許，亦以示先祖不許，主人不自專也。——禰廟，父廟也，而云先祖，士冠禮依鄭注亦行於禰廟，而冠義亦云自卑而尊先祖，豈自冠者嫁者言之，與或謂指士之一廟者言當詳。

古人重昏禮，慎始如此；然於問名之際，許卽許之，不許卽不許。初不似今人之既出八字，男家卜吉之後，必待其再三瀆，然後許之，此所謂重禮也。今之爲女家者，安知重昏禮？特多作難而已。

世俗小聘盛行，用小元寶，一如意，名曰「一定如意」。此可嗤也！我不知其儀帖如何寫？如竟取「一定如意」四字佳語，則寫曰謹具一定如意可乎？若分作兩項寫，則仍壞卻一定如意之佳語矣。今春次兒定施氏，媒人謂宜用一定如意，予以銀盒易之曰：和合如意，庶幾加謹具二字，不錯意乎？昔年長兒定張氏，張女七月七日生，又以正月一日立春行聘，以歲朝春三字七巧圖一副，帖曰歲朝春字七夕巧圖，此聘物之最雅者矣。主人菊齡茂才亦不俗，若遇俗親家，則此種斷斷用不著也。

士昏記曰：「辭無不腆。」鄭注：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賈疏云：辭無不腆，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二者謂直信鄭注本在直信句下——是賓納徵之時，不得謙虛爲辭也；然則今人禮書稱不腆之儀，殆失其義。然注疏皆就賓言之，今之禮書，主人出名，或不妨自謂不腆乎？敖君善集說解辭無不腆，爲當善其辭，與郊特牲義違背。謹案欽定義疏，以賈疏之義爲得。又謂：劉向說苑親迎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之辭，後世若東晉王堪六禮儀，宋政和納吉儀，以不腆之幣爲辭，並味斯旨。

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價皮。周官媒氏職，凡嫁子娶妻，入幣純白，無過五兩。朱子家禮云：幣用色繪，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以奢侈相尙者，宜知之。又朱子語類云：問古人納幣五兩，恐太

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納徵者即今之行盤也，而令人行盤之前又有所謂蒲菊兩節於古無徵。

昏嫁所以爲親戚也，而當其事者，幾成敵國，財之於人甚矣哉！女家必以男家爲吝，男家必以女家爲多索，其實易地則皆然。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然則今之君子，直無鄉可入矣。聞郡中有所謂合歡單者，於納吉之時，先將各儀目男家開送，女家收執，後日依此行之，省得許多唇舌。更有女家未允之前，先開送與男家者，男家可從則允，不從即休。此市井之事，君子勿爲，然立是法者，亦可謂苦心孤詣矣！——司馬溫公云：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其立契約云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欺給負約者，是乃駟僮賣婢鬻奴之法，則宋時已有此風俗。

聘財兩字，今之士族既恥言之矣，而門包逾大，門包之說，不知起自何時？大約明季國初時，世家巨室，家丁最多，累千盈百，不足爲異，蓋一經鬻身事主，不惟其身，及其子孫，世世服勞，曾不得主人一錢之賜，所恃小姐出門，——說文女部蜀謂母曰姐，是姐本以稱母，故稱未嫁者加小字以別之，曰小姐，猶之娘亦本以稱母而稱未嫁者曰小娘子也。又如婦稱夫母曰姑，而稱夫妹曰小姑，亦此例。俞蔭甫銀瓶徵據，嬾真子東田小籍謂小籍聲轉爲小姐，又詳見改吳恐未必然，彼小籍當即由小姐聲轉，不可謂小姐由小籍聲轉也。——得飽其欲，此門包之所以大也。今人家既少家丁，所用僕人，則歲給

工錢，何至遽存奢望於此？乃門包不惟不減，又且加甚。——門包者聘財之別名也，亦有并避門包之名而渾曰開銷者，又門包之別名也。其貪財如是於好名，又如是一——窺女家之意，方翻詭然自謂門第之高，僕輩之衆也；然試平心論之，此項門包，如果盡散諸僕人，則尙屬問心無愧，若不免稍沾餘潤，則方以貪聘財爲恥，而借僕人以文其貪，其貪殆有尤焉！顧反不以爲恥，自待誠居何等耶？

昔有男家報昏期，女家不遵，男家如期迎娶，女家閉門不納，以至於成訟而後已。予謂此不行請期之禮故也。士昏禮云：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記云：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旣前受命矣，惟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古人行禮如此，則豈有報期而女家不遵者乎？故曰：禮不可不講也。——朱子家禮略去請期，楊信齋謂請期不可得而略，今鄉間最重道日，猶有請期之遺意。

昏姻之時，或謂當仲春之月，或謂季秋逆女，冰泮殺止。惟通典引束皙曰：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今人用術家以女命定月，亦不限月，當援廣徵之言爲證。白虎通曰：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則畢竟春令爲宜。

古人筮日不筮時，士冠禮吉月令辰，鄭注：辰，子丑也。賈疏云：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見。

其言辰子丑也者，以十幹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幹可知。卽甲子乙丑之類，略言之也。然則令辰卽是吉日，鄭訓辰爲子丑，仍是日之幹支。蓋古本無一日十二時之說，詳顧亭林日知錄，趙耘菘陔餘叢考諸書，今人遇凶嘉事，輒選日又選時，大屬不必。况昏禮自有定候，又安得亂指一時曰午時曰未時而漫可以昏姻乎？且有男女家路遠，或女家多排時候，雖選好時，仍復錯失，如此則反不如不選爲愈矣。夫旣曰好日，則豈有時反不好之理？昔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值幹支，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並不用時，然則不用時亦可算命，則選日之不必用時，初無害於吉凶可見矣。士昏禮親迎期初昏，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鄭注昕使者用昏堵也。——又賈疏引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賈云：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又據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此昏禮有定候而不可妄擇一時之說也。苟不於昏，何以爲昏？——方望溪曰：親迎昏以爲期，蓋必已成夫婦而後可見於舅姑，若早至而不見所尊，則嫌於慢，故必近夜爲宜，此說亦好。

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而左傳楚公子圍娶于鄭，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又隱八年傳，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毛大可曰：昏義，堵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婦家亦告廟，且迎堵入廟行事，則婦至可知矣。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歷載士禮，而堵未嘗一告廟，則堵家行事，皆不載矣。而白虎通卽曰娶妻不先告廟，何幽莽耶？賈氏

以爲士大夫諸侯天子禮各不同，恐亦周旋之說耳。

公羊隱二年傳云：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解？詰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昏禮有父，則父出名主昏；無父，則母爲主昏；母不可以出名也。故彼下文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母不可以出名，則命諸父兄出名，師亦可以出名，友亦可以出名，但須得母命耳。無母則己出名，而未聞必如今之以族長出名主昏也。又昏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所謂支子稱其宗者，宗不定是族長也；今人族長亦不定是宗也。——舊式名束下書端肅頓首拜肅者擡也。近有改書莊敬頓首拜者，說者謂有所諱，是直於肅字之義不曾解得。世人之不學可笑如此。——沈果堂儀禮小疏曰：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不得加諸正適也。卽以旁尊而加諸支子，猶嫌僭統，未極敬宗之義。

郊特牲云：昏禮不賀。然曲禮云：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則明著賀字，然其賀辭，仍不曰使某賀，而曰使某羞；且不曰聞子娶妻，而曰聞子有客，則不賀之義仍在。今人儀束標賀儀，蓋

改標羞儀爲合。

今主人謝柬，凡父與子者，稱某率某；兄與弟者，稱某全某。全字見說文入部，卽全字也。上从入見廣韻，東韻卽同字也。上从人云出道書，全字用之，於此無義，此必同字。道書中字，不足爲典要，何不直用同字邪？然詩七月篇曰：同我婦子，則父與子亦未始不可以稱同。孟子曰：率其子弟，則兄與弟亦未始不可以稱率也。

迎娶之人，見於士昏禮者，從車二乘，執燭前馬而已。——所謂執燭前馬者，謂執燭者前於馬也。馬卽駕車之馬，與國語勾踐親爲吳王前馬義異。近來上海風氣，迎娶必用一人頂馬，乃誤解此文。——然又云：從者畢玄端，玩一畢字，當不僅此六人也。——車坐二人——而使者則不復與焉。使者，媒人也；媒人者，所以通兩家之好，以兩家未卽往來也。至於親迎，壻已親往，婦已親來，此時猶欲著媒人於其間，原屬贅設。而媒人遂因此作難。若將媒人領轎領新客兩項裁撤，豈不成大好事？

周禮有媒氏之官，天子之官也；或謂諸侯亦有之，士昏禮之使者，卽媒氏也。然鄭注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初不以爲媒氏。然則昏不用媒乎？要知此使者，雖夫家之人，實卽是媒，但非媒氏之官耳。所謂行媒是也。鄭子尹儀禮私箋曰：媒氏者，媒妁之稱，凡會合兩姓男女者，士大夫則親戚僚友爲之，是之謂媒。周禮媒氏，自是官名，以掌民判號媒氏，非以一官而與衆姓作媒也。然則古之媒與今之媒，初不異，惟今人媒有二人，曰男家媒，女家媒，古止一人。而古又有所謂妁，不知用于何時？於

禮經無徵。儻有媒無約，有約無媒乎？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古人之重媒可知矣；而酬媒之禮無聞。今人以財酬媒，謂之柯儀，先娶期而餽媒，或不如意，則托故不至；主人會其意也，益之，又不至，又益之。或串令女家故意作難，從中得償厥欲，甚或至於不歡者，不但鄉民有然，卽士人亦至不免，此敝俗也。昔某娶於某氏，某君爲媒，某君某表兄，行誼高雅，及其爲媒，則不無白璧微瑕之憾。去年有召樓奚氏娶上海王氏女，爲媒者，上海名孝廉也，索媒錢至百金之多。迨既娶後，男家不禮之中道而返，使其子入門，被諸少年語言挑撥，大難爲情，乘間逸去。此事在男家屬無禮，然亦自取其辱。予謂當媒之始事也，必爲酒食以速媒，及其終事也，又爲酒食以勞媒。中間諸節目，無不速之勞之，是卽酬媒矣，安得更有所謂柯儀者？必不得已，則事畢後，或仿古冠禮酬賓之意，諒與儀物，聞近來上海，頗有然者。然以某孝廉事觀之，猶未能一例如是。此風盛行，則柯儀一項，必當革絕，旣爲主人省非禮之財，亦爲士君子保全品節不少也。

喪禮用樂，滅禮傷化；昏禮非喪比也，而郊特牲亦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古人樂用於祭，然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則昏禮何嘗不祭？蓋古人於成昏時不用樂耳。今風俗相沿，似不必泥。故袁簡齋隨筆曰：關雎，一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也；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樂也。古樂府有房中樂，則昏禮用樂，亦隨其所宜。

昏禮六而用鴈者五，惟納徵不用鴈，或謂納采問名，止是一鴈，於禮文無徵，或當然耳。然則凡用

四鴈，今人止於迎娶用一鴈，此其不合於古處。若謂用鵝以代鴈，則非也。古人之鵝原是鴈，方望溪「白鴈指舒鴈」是也。王文簡公儀禮述聞言之甚詳。其言曰：士昏禮記鵝不用死。鄭注曰：鵝，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鴈爲鵝，則是死物也。而記曰鵝不用死，則非鴻鴈可知。士相見禮曰：鵝冬用雉，夏用鵝。是四時皆有執鵝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鵝乎？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又周官述聞曰：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鵝，鴈也。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糜而君鵝鵝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鵝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鵝鵝食以菽粟。」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鷄狗鳧鴈。」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鵝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漢書霍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江氏讀儀禮私記，引望溪說而駁之云：「夫鴈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鴈則無所取矣。鄭案：鄭君亦以爲鴻鴈，士昏禮注云：用鴈爲鵝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而未嘗取不再偶之義。一果取不再偶之義，則當以爲女鵝矣。今大夫用鴈，昏使者用鴈，壻用鴈，皆男鵝，還當從方氏王氏說爲是。又今人既用鴈，又用羊。案晉書禮儀志：「漢人昏禮用羊。」一則此爲漢人之風矣。然漢人用羊，必不復用鴈，昏禮雖有攝盛之說，故鵝用鴈而車乘墨，皆士

用大夫禮也，用羊僭卿禮矣。既用大夫禮，又僭卿禮，恐無此攝盛之法也。近來用羊者漸少，而必以貨代之，曰「羊酒」，知禮者當革去。

「禮無不答。」古今之通禮也。於其拜而拜之，今人之禮，而古人不然。士昏禮云：主人拂几授棧，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此猶今人之送位也。又云：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此猶今人之送酒也。然主人授棧拜送，賓此時執几，不便即答拜，則主人獨拜，賓設几，然後至西階上答拜。此時主人已先拜，則賓亦獨拜矣。賓拜受醴時，主人尚奉醴，亦不便即拜，則賓獨拜，主人既受醴，然後至阼階上拜送。此時賓已先拜，則主人亦獨拜矣。古人凡禮如此，不但昏禮，殆古禮之難通於今者，惟今人新壻入門，有行八拜禮者，壻四拜，答者亦即四拜，是既明明答拜矣，而又贊主人答拜，乃又各四拜，則未免多禮。此在鄉間有之，知禮家固不爲也。

士昏禮曰：主人玄端迎于門外，以視今之丈人，避內而不出，迎壻者異矣。又昏記曰：壻入，主人再拜，壻再拜，見主婦，主婦闔扉——左扉——立于其內，壻立于其外，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以視今之丈父母立受壻拜而不答者，亦異矣。夫壻，賓也，今村諺尚有「嬌客」之名，而行禮輒用半子之號，然立受之而不答，今之爲女父者，是直以全父自居，而不僅以半子視其壻矣。且父無答子之禮，而母明有拜子之文，今之爲女母者，是又不懂以全母自居，以全子視其壻矣。總之，泰山泰水之稱，固宜乎其泰也。若是予所見爲女父而答壻拜者，惟吾邑俞琴園先生一人而已。——袁簡齋隨園隨筆

有婦翁不甚尊一條可參古人之拜與今人之拜不異。楊子雲解拜字爲兩手下或因謂古人之拜卽今人之揖。此說最謬。婦人肅拜亦跪。謹案欽定昏禮義疏曰：肅拜亦跪，但身微俯而斂手，上下之故異於扱地耳。——士昏禮鄭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共讀爲供。——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今士族多逆女而官家多送女，亦猶行古之道與。然吳中林儀禮疑義云：親迎爲六禮之一，親迎者，鵠巢所謂「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焉。有夫家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婿車婦車並舉。——案此經謂士昏禮。——其爲夫家所共甚明。注謂「大夫以上，自以其車送之」非也。賈疏引左氏反馬，據左傳有反馬說，注謂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反馬，此或是送女之人所乘，如下所謂送者或載嫁女服器之車，俱未可知。要之親迎之義，謂夫家自以其車迎之耳。若自乘其車，則往就矣，烏得曰迎。鄭所云當據漢時禮如此，蓋仕宦遠地相隔，或不得不權宜爲之者。

士昏禮云：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鄭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曾文正公讀儀禮錄曰：吾鄉嫁女，在輿著青布衣於上，或亦景之遺意與。魯案湘鄉有此風俗，究不知取義何在。竊謂古之景，如今人之一扣衷，——亦稱蓮蓬衣，——乃著以禦寒也。嫁女必在夜中，女子夜行，恐受寒感，故特加此景。鄭謂禦塵，則車上既有祿以禦塵，何必復加此景耶？

趙畚菴叢考云：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昏復乘，是蒙首之法，

亦相傳已久；但古或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曾謂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載之禮經；則不但嫁女爲然，且亦非始於東漢魏晉矣。惟以紅紗蒙首，疑古人未必如是；至左傳蒙衣而乘，孟子云西子蒙不潔，蒙當讀幪，亦當卽後世蒙首之法所由昉也。

士昏記云：婦入寢門，贊者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敖君善集說曰：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也。是古人婦入門棄水，今人婦入門舉火，於古正相反也。而女出女家門時，則棄水於地，儻以男家之禮誤行於女家者與？

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况於妻之於夫矣。此古昏禮所以無交拜也。今人旣行交拜禮，揆情度理，亦不妨從俗而爲之者。故朱子定家禮，亦及焉不廢；乃近來又有一種惡俗，男女皆不肯跪拜，任贊者連聲鳴贊，而兩人兀立不動，或經旁人排解，須待多時，然後彼此相視齊跪，無少先後，若甚勉強者然，并有僞以相給者。如此行禮，不經大雅，則不如依古不交拜之爲愈。或曰：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然則今之交拜相爭者，畢竟女先跪爲是。予曰：不然。古人行親迎禮，女南面立於房中，壻北面再拜稽首於戶外，女且受之而不答，所謂男下於女也。今人旣不親迎，則交拜卽男女始相接也，猶古之親迎而相見也。或還當男先跪爲是。隋書禮志：皇后入昭陽殿，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此天子之禮，安得概之士大夫之家？

士昏禮：夫人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鄭注云：媵，謂女從者也；御，謂壻從者也。媵沃壻

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敖君善集說曰：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於北洗。胡竹村儀禮正義申敖說曰：蓋媵御佐禮當盥以致潔也。鄭道志說殊謬。且婦人不下堂，今媵亦婦，乃下堂而沃婿盥於南洗乎？——案南洗在阼階，東北洗在北堂。——又引褚氏寅亮云：敖云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云媵沃御盥，御沃媵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又引江氏筠云：盥不必就洗者，特牲禮盤匱之設是也；此經沃盥，婦即在尊西南面，媵奉盤，御執匱，夫當於其拜受贊醕之處，御奉盤，媵執匱。張皋文儀禮圖曰：先云卽席，乃云沃盥，則既卽席，媵道夫降盥，御道婦北堂盥也。案諸說不同，竊謂今人交杯之禮，乃沃盥交之遺意；今婿從者，以婿酒注婦杯，婦從者，以婦酒注婿杯，謂之交杯。疑古人沃盥，亦如是而已。江氏盥不必就洗之說可取。蓋御媵執匱，先以水交相挹注，然後婿婦盥之；其盥時，婿仍當御盥之，婦仍當媵盥之，猶今人交杯之後，婿杯仍婿從者奉上啐之，婦杯仍婦從者奉上啐之也。

俞陰甫湖樓筆談曰：或疑婿之從者，不知以何人爲之？愚謂此亦婦人也。蓋以隸子弟之妻妾爲之。觀下文主人說服于房，——說讀爲挽下同——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使御非婦人，何得入室而受婦所說之服乎？又觀下文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娣，媵先使御非婦人，何得與媵同餽？豈男女雜坐，履舄交錯，如淳于髡所云乎？其下云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曰：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可見婦之從者，亦有丈夫，則婿之從者，何必無婦人。

乎？古人制禮，原本人情，必無不近人情之禮也。

欽定儀禮義疏曰：媵與御，皆婦人也，則儀禮之御爲婦人，實不可易之說。今人婦從者用女，婿從者用男，亦似乎兩可，乃不特交杯合卺——鄭注曰合卺破匏也，蓋分一匏爲二，卺合之仍爲一匏，故曰合卺。今此制久廢，但存合卺之名而已——以至於入房撒帳，亦用男子，則未免傷於雅道矣。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穰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趙耘菘叢考曰：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繫一采纒。今俗婚姻窰具內，多鑄「長命富貴」等字，亦本於此。

今世粧窰之盛，踵事增華，可謂極矣！愚者目動，智者心非，然嫁女不能無贈物也，第謂所重在此，不已陋乎？袁簡齋隨筆有嫁粧一條，述粧窰之緣起，今不具錄，錄其嫁女詞一首，可爲世諷。詞曰：東家嫁女兒，珠翠盈千箱，道路多側目，門閨生輝光。一朝失婦德，所贈都如忘。西家嫁女兒，荆苕與布裙，奴婢嗤其陋，戚里嫌其貧。未幾聞賢淑，黃金鑄婦身！姑恩不在富，夫憐不在容，但聞關雎聲，常在春風中。澤髮苟不順，何以施鸞篋？敷粉苟不和，何以光容儀？卽小可悟大，柔情須自持，毋違夫子訓，毋貽父母權。

質明而婦見舅姑禮也。不聞子亦與之共見禮不參之義也。今人子婦同見，此何爲乎？且因此舅遂不能答拜，以父無拜子之道也。——特牲禮主人拜，養者是父拜子，萬季野羣書疑辨辨之——士昏禮云：婦執筓，粟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筓，殿，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入，則舅姑皆答婦拜，所謂坐撫之坐舉以興者，其義亦不得誤解。教君善集說解上文舅姑卽席，曰立於席也。吳中林儀禮章句解坐撫之曰：此云坐，則卽席時未坐也。然則婦拜之時，舅姑皆立而不坐，古人答拜之禮，原不於其拜而拜之，今人旣不能行此禮，則允宜於其拜而拜之。於其拜而不拜之，猶之可也；乃有自犬翁姑，竟至儼然端坐，以受新婦之拜者，而自謂知禮，不知此禮從何處得來？

舅姑醴婦，卽今之雙待也。饗婦，卽今之待新也。今待新則子不與，而雙待則子亦與焉。蓋古人醴子在親迎之前，昏義所謂父親醴子而命之迎，今人旣廢此禮，故於此并醴之，雖非古制，宜若可爲者。近來行此禮者，其法更好，壻醴婦送，婦醴壻送，舅姑不必與，亦不必使人與。則於禮不參之義，亦殊無害。惟待新一節，在屋宇迫狹之家，往往卽一堂中，婦席左右，兼設他席，內賓羣坐而飲焉，亦有戚長族長，反居婦位之下，此必不可行者。

婦饋舅姑禮，今世無聞，而女家送與男家者，有金沙玉屑等物，謂之餽敬，則不得謂饋舅姑之禮也。饋舅姑以特豚，亦不以金沙玉屑。昏義曰：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則此禮在適婦，似不可廢。庶婦不

饋，鄒云共養，統於適也。——共讀爲供——至婦贄見舅用棗栗，見姑用脰修，今脰修亦無聞，而反多冠履衣料繡采等物，名曰「和意」，乃趨於繁華之漸矣。——歸婦俎于婦氏，今禮亦廢。

古人每食必祭，祭先火先炊，不忘本也。今昏家宴客，主人先灌酒於地，揖之，尙其遺意，顧稱之曰郊天，則名不稱實矣，可發一噱！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今有於燈台之間置冷碟，亦其遺意。然此法用者少矣。

曲禮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今人出大菜，則主人親饋，是其遺意。案注疏此條，以長者主人爲二人失解，主人卽長者也，玩此，則長者之與少者，或親饋，或不親饋，若同等則無不親饋也。

有今人以爲不敬而古人爲之者，揮餘酒是也。曲禮云：飲玉爵者弗揮。孔正義曰：揮振去餘也。陸晉義引何云：振去餘酒曰揮，然則惟玉爵弗揮，鄭注所謂爲其實而脆；若非玉爵，則餘酒皆揮矣。或謂揮未必揮至地，猶今徹酒，有器盛之，然如此解，雖若近情，而玉爵弗揮之義何在？又士昏禮：疇肝皆實于菹豆。疇者，所謂至齒嘗之也；既嘗之而實於豆，在今人亦爲不敬之事。

楊升庵丹鉛雜錄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舉，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盛以楚捷，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踈折支體者，可嘆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

爲鄉里之所敬，言爲士人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流波，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褻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窺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鬯案：漢書地理志云：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此戲婦之權輿也。蓋始於北俗，其漸行以及南，則當在漢魏之間矣。

新婚重禮也，亦韻事也，苟不傷大雅，原何妨化矩爲規？昔有某翁者，治家嚴正，兄妹姊弟，皆不得親相授受，女子雖僕婦等，不得出中堂，男子雖至戚，亦不得入中堂。一日爲子娶婦，明日婦見舅姑，禮也，翁巍然坐，婦拜膝前。少年有欲看新婦者，於簾下偷伺之，翁怒，少年不服，遂命杖，於時衆客皆前勸，翁怒不息，卒杖之。謂衆曰：男女之別，汝輩讀書人，皆不願乎？衆大慙退。予案：梁書徐摛傳曰：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太宗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爛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據此，則新婦不惟不禁人觀，正欲使人觀，所以備禮也。何當時一輩讀書人中，竟莫能援此以告翁乎？又案：唐李涪刊誤曰：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此當爲翁代作答語。——世說新語載：謝尚書娶，葛恢之小女，恢在時不允，恢亡乃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容，服不整，猶有恢之遺法。

是右軍亦嘗看新婦

有友人於席間述某家笑話：新壻婦入房，壻讓婦先寢，婦讓壻先寢，蓋以牀之內爲尊也。壻婦相讓至天明，遂各終夕不寢。或以此壻婦爲有禮，予曰：非禮也。禮應得婦寢在內，夫寢在外。士昏禮曰：御枉于奧，媵枉良席在東。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良席，壻席也。婦席在奧，——西南隅——而壻席在婦席之東，豈非婦寢在內，夫寢在外乎？友曰：然則禮應得兩頭寢，一頭寢乎？曰：昏禮不云乎？皆有枕，北止。——古文止作趾——豈有兩頭寢之理？

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賈疏曰：此言舅姑既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來婦之稱亦見士昏禮，鄭注云：來婦言來爲婦也。此稱呼今人鮮用——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歿者也。據此，則舅姑在時，必無廟見之禮；故儀禮言昏之正禮無廟見。朱子家禮始云：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主人，卽舅也。此則舅姑在者，亦有廟見矣。蓋新婦初來，自祖以上，苟其生存，禮必常見；今既歿而行廟見之禮，亦準情酌理之至者。但古義不可不知，須知廟見二字，實不祥之語。——又案朱子定儀禮，取三月祭行爲舅姑存者之通禮，而以三月奠菜爲禮之變者，附於祭行之後。

歸甯之禮，今世通行，說者謂爲非禮，然亦人情所不容已者，安得遽謂之非禮乎？近見黃元同禮

說略，有婦人歸甯一條，考之頗詳。其言曰：舊說，女子之適人者，不歸甯其兄弟，故父母在則歸甯，歿則否。是說依據詩序，以周竊疑其不近情，嘗舉此以問諸當世碩儒，則曰：記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坐食，是古人嚴男女之辨也。以周謂女子子之歸甯，不必與兄弟同坐食，且歸甯於父母在時，豈可同坐食於兄弟乎？是不與兄弟同坐食，初無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歿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復思之，而得一解焉，爲之說曰：詩序三言歸甯不得，並以嫁諸侯適異國爲文，此固據諸侯言之耳。諸侯娶于異國，其往反之爲塗遠，爲時久，爲禮繁，故父母歿不歸甯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則歸甯其兄弟者有之矣。鄭箋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歿則使大夫甯于兄弟。鄭據國君夫人禮立說，甚得序意。儀禮喪服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無須歸宗；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考之喪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是據大夫以下言。——鬯案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爲大夫以下之妻，似尙唐突大夫一層也。——則大夫以下之妻，雖父母歿而有歸甯者，審矣，特非國君夫人之禮也。鄭箋詩序言：國君夫人於父母歿，則使大夫甯于兄弟。其注儀禮，又言父雖卒，猶自歸宗，合讀二文，夙疑頓釋。

或謂古人婿父與女父無相見之禮，故儀禮無婿父女父相見之文；予謂士相見禮，次於昏禮之

後安知非卽指男女兩親家相見邪？且小戴士相見，獨無義，亦可會。

並非閒談，均是正語；由其胸羅異書，借題發揮，不禁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是名著作，是好文字！弗以遊戲目之。己丑小春下澣七十八叟梅老人跋於澧溪潘氏之夢雲仙館。

此所謂解人頤者，乃知經生須韻人爲之。辛卯荷花生後二日吳淞眉韻舊主拜讀一過。

讀先生大著，雖以閒談名，而酌古證今，攷斷精確，至論門包酬媒答拜諸條，尤爲有功於世。君子立言，足挽敝俗，吾於此書益信！壬辰如月胡咸章拜讀。

此書爲潘甥味言婚時作，一夕而告成，當日筆墨，亦不措意。至今思之，豈可復得哉！念味言以年少聰明，學問冠絕一時，而竟斲以壽，今去有年矣！前三日爲幼兒娶婦於胡，而吾兄之子乃同日歸於程，一門喜氣，可謂盛極。客有問及是書者，檢原稿已佚，不可得；得奚生曩所移書本，一念味言，使我投歡喜杯墮傷心淚也！光緒丁未十二月十九日香艸記。

新婦譜

湖上陸圻景宣撰

傅氏有「理縣譜」，一家相傳，不以示人，今世無其書；予所見者，惟時人治譜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闕。使果能奉以從事，雖古循吏，何以加茲！今丙申七月，倉卒遣女，蕭然無辦，因作新婦譜贈之，以視世之珠玉錦繡，炫熿於路者，雖所贈不同，未爲無所贈也。然恐子女材智下，不能

讀父書，并以遺世之上流婦人，循誦習傳，爲當世勸戒。至文不雅馴，欲使羣婢通知，大雅君子，幸毋加姍笑也！

做得起

近俗不知道理，閨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羣小皆怨，且乘間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作敬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慎，則公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悅從。而宗族鄉黨，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真做得起也。

得歡心

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從此說話沒人聽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以遠辱也。

聲音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卽是賢，高卽不賢，言寡卽是賢，多卽不賢。就令

訓責己身婢僕，響尚不雅；說得有理話，多亦取厭。况其他耶？

顏色

儉色婉容，是事親最要緊處；男子且然，况婦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肅而敬；待男客親戚，莊而敬；待羣僕，純以莊。

款待賓客

凡親友一到，卽起身親理茶盞，拭碗拭盤，撮茶葉，點茶果，俱宜輕快；勿使外聞，并不可一委之羣婢。蓋新婦之職，原須躬必親，不宜叉手高坐；且恐羣婢不稱姑意，姑或懊惱，而見卑幼不起代勞，是一娶一阿婆也！記之。

二

凡阿翁及丈夫，要留客酒飯；或豐或儉，卽須請命於姑。用菜幾器，酒果小碟多少，一一親自動手；至精潔敏妙，則須自心裏做出，不潔，則客疑主人不能烹，不速，卽客餒，而主人有愧色，大不可也。又須再囑奴僕等，於座後用心看視；若有續到賓客，再添杯箸，若菜垂盡，須早增益，俱不必待外廂催討。

三

凡留客不留客，自有阿翁丈夫作主，新婦只宜隨順做去，不須措意也。如阿姑而上親，可請教於姑，新婦該見否？如該見，急出萬福，遲則親去而姑不悅矣。萬一阿姑不留酒食，不妨贊成留膳；若留阿

姑面上親，姑云率薄，不妨從厚，如新婦母家親戚，一到即請教阿姑，應見否？如見，一茶之後，新婦自先立起，不必久談。蓋久坐恐阿姑要治飲饌，深爲煩擾耳。若阿姑云，何不留之？新婦必謝云，彼有事，不能強留。蓋新婦統於所尊，未經分析，誰則責之？又况人有倉卒不便，銀錢匱乏時，即姑難以語婦者，而新婦主席，阿姑治具，亦使此心不安。故凡涉母家親戚，概不宜留。

四

凡阿翁丈夫，有親友倉卒忽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及要慶弔諸儀，而資財偶竭，新婦知之，即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新婦或係貧家之女，奩無可廢，然常存此心，即布衣可質，髮髮可截也。至一二贈嫁器皿，即當公用，不問全毀，若小有愛惜之語，即屬吝嗇，即傷公姑之心，即爲下人嘲笑。以故公姑有甯貸鄰家，而不敢問新婦者，彼塵封不用，又保無水火盜賊之虞乎？

五

常見人家羅列請客，或費一金二金，又兼舉家辛苦，無非爲奉客計也。乃客歡飲而忽報酒完，忽云燭盡，又見蠟炬瘦短數滅，屏間碗盞玳瑁，此俱欲客速行之意，最惹客怒，殊爲可恨。况既費一番經營，反取一番不快，此愚之甚也。請客時，酒須多蓄，未完先買添燭，須粗大，多買幾枝，不失古抱樵之意。飯須用湯，可令客飽，價須蚤與酒飯，不可令飢。不過略加意要好，客人便終席歡暢，主僕皆得所欲而去，且歎主人之賢矣。新婦未當家者，不論若姑出外，及有倦時，代爲料理，必須識此。

答禮行禮

凡答禮送禮，毋論姑家親戚，與母家親戚，或否或該，應厚應薄，一須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其禮文可省處，一切省之。蓋整理一番，必費阿姑多少心血，就有煩苦，姑亦忍耐，不好聲說，所以只是少些好。若必不得已，則略一舉動，倘姑以為煩，竟歇亦可，與其獲罪於姑，甯負歉於親戚也。况身未當家，人多見諒。

親戚餽遺

凡內外親戚餽遺於新婦，應受應辭，一須稟命於姑，姑命受之，則受而獻之於姑。如姑云：汝可收去，必對云：婆婆收用。仍藏姑之廚櫥中。犒使多寡，俱應請教於姑。凡他家女使來，即應和顏色立起，不可高坐板臉，蓋敬主及使，自然之理也。如厮叫，須要響響答應，若輕微，則似不屑，而彼或不聽見，即怨我傲矣。其問安於他家主母，亦須朗朗。如阿姑不在一處，須頻喚女使與坐。

夫家親戚

新婦要得公姑歡喜，此大端也。其餘姑娘姑婆舅舅伯叔婆等類，非公之近親，即姑之至戚也。若有一處不喜，即於公姑分上有欠闕矣。故凡過歲時慶賀而來，必代姑作主人，和色歡言，卑躬曲體，備極趨踴，用心襯貼，方為賢婦。如無處睡者，留在房中，讓大牀，奉好被，薰香點茶，時其饑飽，適其寒溫。又要密請阿姑意旨，姑若要多留數日，則放口去留；姑若今日聽歸，即不宜強留矣。不然，身雖做好人，恐

不便於姑也。

其或還家，醜問往來，不可失禮，甯存過厚之心。又當爲親戚分勞，如做鞋做針指之類；他日新婦若有急切事，彼亦相助爲理，不唯見情厚，且亦得人之驗也。

歲時甘旨

凡一歲之中，除夕，上元，端陽，七夕，中秋，公姑壽日，俱爲大節。是晚，雖公家自有喜譙，新婦房中，不可不自治精潔豐滿飲饌數盞，送公姑處，以表孝心。若阿翁出外，則身陪姑飲。若翁有急客，姑欲移用，卽移用爲得也。其公姑丈夫壽日，俱宜蚤起，嚴妝拜祝，虔恪備禮。凡花朝月夕，賞心樂事時，姑或寂靜，及不快意時，俱宜室中備美醞一壺，精品數器，侍姑談論，以摠懷抱。若疾病所需甘旨，尤須速辦，仍問知醫者可進否也。

二

甘旨之奉，不在多，而在意之誠。隨時可盡，隨地可盡，如貧家之女，必欲珍窮水陸，此斷不能之勢也。但逢時新諸品，俱要用心探聽。最初第一二日，可卽買之；其葷腥仍手烹，待公姑午膳晚膳時以進，不則作家之人，又不捨吃矣。其平時只要物件可口，便是甘旨；若用銀置買，必須精者，貴者，若從親戚中醜遺所得，雖平常之物，皆可進也。至於赴席所得，親戚母家所與，雖物之一二枚，亦可藏之袖中，退而奉姑，姑必鑒其誠孝，不以爲褻。蓋事雖小物雖微，而見人之真也。若姑事冗腹飢，雖棗栗之類，狔蹄

雞肋，皆可進之。

凡以物奉公姑，要使物溢於器，毋令晨星落落，搖於器之中間。凡治饌進公姑，須豐實，不可墊底。

早起

新婦於公姑未起前，先須蚤起梳洗，要快捷不可遲鈍；俟公姑一起身，即往問安萬福。至三餐須自手整理，不可高坐，聽衆婢爲之；至臨吃時，則須蚤立在傍，侍坐同吃，萬不可要人呼喚，阿姑等待不來，胸中必不快也。就有小恙，還須勉強走起；若高臥不來，阿姑令人搬湯運食，又費一番心曲矣。晚上如翁在家，即請早退歸房，靜靜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如翁不在家，直候姑睡後，安置歸房。

門戶

舉家門戶啓閉，自有公姑主持，不須新婦措意；但自己房門無論夫在不在，一進房後，即須緊緊拴下。若夫在姑處，未來，仍令婢女守門，一叩即開，不可睡去。若夫不在家，有人叩門，此必姑有所令也；響朗問明，方始開之。如姑有召，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仍伴以火。

有過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新婦乎？新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便當欣然受之，云：「我不是，我就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後且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一小過未完，而又增數大罪。愚之甚也！」

或被人讒謗，有冤抑處，亦須緩緩辨晰，不可過於爭論；如一時難白，卽付之不辨，久當自明。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最爲善處之法。

粧飾

婦人德言功容，容止端莊，非云粉白黛綠也。固不可隨俗豔粧，亦不宜亂頭垢穢。在家布衣整潔，出外櫛沐清鮮，立必擁面，行必屏人，此不易之程也。但衣粧髮髻，各家風尚不同，又宜請教於姑，隨其指示。然甯不及時，毋過時；要於淨潔中常存樸素之意，不失大家舉止。

孝翁

新婦於翁，殊難爲孝。蓋中人之產，既有僕婢，則新婦謁見有時，無須執役；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密爲孝也。何謂體心？如翁好客，則治酒茗必虔；翁望子成名，則勸勉丈夫成學爲急。如此之類，體而行之，自可視無形而聽無聲也。至爲翁洗濯器皿，及守藥爐酒鑪，可躬執其任，勿使婢操作，亦見服勤之義；或體小不安，不妨數對姑定省之。一日十數問候，不多也。極貧家躬親服事，不在此例。

孝姑

視姑當如視母，則孝心油然而生，方從性命中流出，不是體面好看。但事姑事母，作用處激有不同。母可徑情，姑須曲體；凡事姑須在姑未言處體貼奉行，若姑一出口，爲婦者便有三分不是。蓋姑不得已而發於言，原欲媳之默喻，此姑之慈也；與母之開口便說，正自迥異。

新婦事姑，不可時刻離左右。姑未冷，先進衣，未飢，先進食。姑慍亦慍，姑喜亦喜。姑有怒，婦寬之；如大怒，則婦亦怒。姑有憂，婦解之；如大憂，則婦亦憂矣。至姑責備新婦處，只認自不是，不必多辯。罵也上前，打也上前，陪奉笑顏，把搔背癢，無非要得其歡心。彼事君者，尚曰「媚於一人」，况婦事姑乎？非是諂曲，道當然也。

三

凡姑事翁敬，款客豐，待下慈，治家勤儉，此即新婦之師，奉之不暇，尚敢悖戾乎？即有形迹中不盡合者，必係老成人別有所見，隨時處中，為新婦者，一以順為正。如略懷斟酌，即失之遠矣！其或姑有蕩佚非僻，放於繩檢之外者，新婦嚴憚自守，不在忤逆之例。

姑佞佛

凡為姑有佞佛者，如在家長齋誦經等，新婦俱宜遵信；雖不必效法長齋或月齋六齋觀音齋斗齋之類，亦可志誠奉之，非惟順姑，且亦惜福。倘姑喜尼衆往來者，新婦當敬而遠之，不可妄有施與，及多接譚。倘姑喜入寺燒香者，新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為賢哲。

姑物件

姑媳之間，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姑媳則情而兼法矣。凡姑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

若姑有低語向人，新婦便須退後。若姑在房中開箱，或看首飾衣服，或低語向姑娘小叔，俱不宜進前直闖。若姑命之前，卽入門，若看姑首飾衣服，不可多玩弄讚歎，及云「我倒沒有」，「我也要製」，恐涉希冀，有傷堂上之心。

背後孝順

新婦當面孝順易，背後孝順難。背後孝順，全在語言中檢點，起念處真實。如在母家，必思姑家某事未完，恐其勞苦，或今日天寒，不知姑添衣否。念茲在茲，所謂起念處真實，不是當面好看也。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丈夫之德，云「待我好，只是我不會孝順」。展轉相聞，不欺背面，不愧閨室，豈非真孝順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內戚傳聞，公姑丈夫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此所謂語言中檢點也。然起念果真，而語言自檢點矣；語言之不檢，由起念之不真也。

妯娌姑嫂

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孝友，乃世之不孝者，十不遇二三，而不友者，則十之五六。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不可不謹也。爲新婦者，善處妯娌，第一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勞則代之，甘則分之，公姑見責，代他解勸，公姑蓄意，先事通知。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姆，彼爲叔娣，則爲伯姆者，先須做小伏低，儻彼偶疾言遽色，我歡然受之，不得回答。爲姆且然，况爲娣乎？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一勿較量，只是仰承；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

足不可使勢凌他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卑委婉不可有感憤相抗之意蓋貧富貴賤俱是各人分定只宜認骨肉同氣不可多生形跡致有妬心也諸姪姪女俱宜愛之如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足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抱置膝上新婦所生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本生之母雖不必盡拜乾子盡稱寄娘亦須得兒無常母之義方爲天倫樂事妯娌是非多起於羣小搬鬪乳媪贊襄別房有切勿聽之本房僕婢尤當痛飭凡姑嫂之間尤宜愛厚母之憐女人所同然姑喜則婆亦喜矣故凡有好物衣飾察婆欲與姑者須竭力贊成之婆未有此意或微開導之又不可比例我也要。

敬丈夫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新畢姻時一見丈夫遠遠便須立起若晏然坐大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稍緩通語言後則須尊稱之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狎矣凡授食奉茗必雙手恭擎有舉案齊眉之風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有書藏室中者必時檢視勿爲塵封親友書札必謹識而進閱之每晨必相禮夫自遠出歸繇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二

凡少年善讀書者必有奇情豪氣尤非兒女子所知或登山臨水憑高賦詩或典衣沽酒剪燭論文或縱談聚友或座挾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須順適不得違拗但數種中或有不善衛生處則宜婉規亦不得聒聒多口耳。

三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攻苦讀書處，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或身有小恙，亦不可令知，只云安好，所以勉其成學也。彼知或數歸，卽荒思廢業矣。若母家及親戚有餽遺時，亦須全送阿姑處，待姑云：「拏幾許至館中，」方如數送去。

四

丈夫有說妻不是處，畢竟讀書人明理，畢竟是夫之愛妻，難得難得！凡爲婦人，豈可不虛心受教耶？須婉言謝之，速卽改之。以後見丈夫，輒云：我有失否？千萬教我！被自然盡言，德必日進。若越肆折辯，及高聲爭鬥，則惡名歸于婦人矣！于丈夫何損？

五

丈夫或一時未達，此不得意之以歲計者也；或一事小拂，此不得意之以日計者也。爲妻者，宜爲好語勸諭之，勿增慨嘆，以助鬱抑，勿加誚讓，以致憤激，但當愉愉煦煦，云吾夫自有好日，自有人諒，方爲賢妻如對良友也。其或一時闕乏，竭力典質措辦，勿待言，毋令其知。

六

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遊意倡樓，置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爲累也。婦人所以妒者，恐有此輩，便伉儷不篤，不知能容婢妾，寬待青樓，居家得縱意自如，出外不

被人恥笑，丈夫感恩無地矣。其爲膠漆，不又多乎。凡待妾，恩禮之數須優，內外之防須密。有等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贍妻子，而婦人輩坐享衣食，恬然不知，深可怪也。若新婦之賢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飢寒，其禮卹隨順處，正與事讀書之夫無異。若娶婢買妾，俱宜聽從，待之有禮，方稱賢淑。貧家能撫卹相安，尤徵婦德。蕩子嫖賭，致費祖宗基業，新婦苦諫作家，堅守田產，允稱哲慧。

七

丈夫未達，有不快意處，要勸慰之，鼓其上進之氣；既達，有得意處，要戒勉之，淡其榮利之心。日常常想未遇時，回頭是岸，須存厚道。蓋富貴戲場，不能保久在也。至果報輪迴之說，不可不信，信則慈念易起；但尼僧往來，無端施與，俱非功德。唯恤親友之貧，待下人之慈，救人急難，解人冤抑，蒞菜轎夫舟子輩，價值略寬，等頭銀水好看些，此真修行也。

待堂上僕婢

待公姑之僕婢，不但不可折罵也，并不可疾言遽色。蓋優禮婢僕，卽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道。如公姑親見，欲加譴責，則當婉言方便，不可作憎怒之語。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背主，情果萬真者，亦須稟知，然非密聞阿姑，則密聞丈夫，不可公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不敢不言，恐非灼見，須再詳察。

二

凡平時待羣婢之色以和，待羣僕之色以正；其或公姑偶不在前，奴婢將有怠肆之意，則待羣婢之色以正，待羣僕之色以嚴。其或姑扑責僕婢，但云：「伊不足惜，只是難爲婆婆身體。」此不說方便，而方便在其中，總不應撻怒也。待公姑之僕婢，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卽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况羣小無怨，則讒慝無自而生。凡授銀物與僕輩，必置几案上，嗾使領之。

待本房僕婢

陶淵明有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蓋此輩與我同爲父母所生，可憐他命不好，我吃他還未吃，我厚衣他還薄衣，我睡他遲，我起他蚤，俱是命苦可憐也！常常要照顧他，但又不可過於愛護。凡事先有堂上之僕婢，而後有己身之僕婢；毋使人云與公姑分爾我，先私己之婢僕而後公衆也。要令己之僕婢尊稱公姑之婢僕，公婢之長曰阿奶，少者曰阿姆。公僕之已冠者曰阿伯，阿叔；稚者曰阿兄。其事之之理，亦如卑幼之於尊長。

二

己身婢僕，童稚居多；如有小過，但當正言教誨之，不改，再罵詈之，寬之以責。必不改而過差大，然後用小界尺與三下五下，亦不可多。第一要教他敬老家主，老主母；第一要教他做公衆之用，而室中

三

凡婢僕有三大罪：一淫佚，二偷竊，三說謊搬關是非。此須防之於漸，慎之於微。防淫佚之法，以莊防偷竊之法，以介防搬關之法，以默。此治家之大略也。至於僮僕布素充體，亦宜澆濯縫補，早晚櫛沐，亦須眉目清明，使有天機自得之狀，則瑕易露而教易入也。有等人家，此輩蓬首垢面，涕淚愁苦，身多血漬，面有爪痕，非如卑田院乞兒，則同地獄中餓鬼。余常歎悼以爲主婦之不慈不賢，入門卽得之耳。

四

本房僕婢，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及得罪賓客鄰里，皆宜重懲。不則俗所云「護短」也。又立言須平和訓飭之，不可過於憤激，此卽俗所云「夾氣孔」，反開罪於公姑耳。

偷 盜

一家之中，惟盜情最難測度，或有形跡甚似，而實非者；或有平常行止不好，而此事偏不涉者。俱難以臆斷也。若以臆斷，令含冤之人最難辯白，傷德實多。故舉家有偷盜事，雖極小者，新婦不可關一語；本房婢僕，尤不可置喙其間也。——謂自己奴婢不許說人偷竊——若公姑丈夫疑及己身奴婢，則當細心詳察，如果真實，當告公姑丈夫痛責之，勿行護短，誤其終身。本房奴婢，與堂上奴婢爭鬧，不論是非，只說本房奴婢不是，痛責之。

孝 母

有等新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能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所生以惡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子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譬如讀書出仕，勞於王事，不違將母，死於王事，不違奉母。蓋忠孝難兩全，全忠不能盡孝，猶事姑不能事母也。今若新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先須從孝公姑敬丈夫做起，公姑既喜孝婦，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致喜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賢妻，必云彼敬吾父母，吾安得不敬彼父母？於是曲盡子壻之情，歡然有恩以相接。舉家大小，敢不敬愛？而新婦之父母，於是乎榮矣！夫家貧賤，還只是情意好；夫家富貴，還有無限好處及母家矣。此女之善孝其親也。反是者，公姑致怨於親家，丈夫歸罪於泰山，父母兄弟不好上門，情意索莫，謙會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留飯留宿，俱不宜出自己意。若阿姑云須留飯留宿，必先回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微有放肆處，必嚴諭之云：汝來此，尤不比在家，須分外小心；汝若不敬，罪歸于我。

婢來，或在房中有低語，亦不必多多，則恐姑見疑以爲以家事相告也。若僕婢有何密語，萬不可近身分付聲音，亦須朗朗，使衆聞之。

新婦譜補

東海陳確乾初著

絕尼人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真修者，亦概絕之。蓋容一真尼而諸僞尼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肅閨門第一要義也。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苟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事過執，亦不見怪；且或以嚴見憚，使此輩踪跡漸疎，家風清楚，亦是新婦入門一節好事也。

不看劇

新婦切不可入廟遊山，及街上一切走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即家有喜宴，偶舉優觴，——在母家者自須豫絕此等——內外僅隔一簾，新婦禮不當預席，或辭以疾，或以中饋無暇為辭，期必獲命而後已。確有女既嫁，一日歸甯，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文。確曰：而父素不能教女，唯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敢以勸凡為婦女者。

聽言

婢女傳言，往往失真，切不可聽；若言某人說新婦不好，便當反求而速改之，勿加忿怒。若言他人不好，無論真假，置若罔聞；若自己身邊婦女言之，便當痛戒，勿令妄言，以啓搬關之漸。古人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且不思聞，况口可顯言乎？至言及人家閨闈事，尤須塞耳。雖姊妹姑嫂姊妹

間，相聚閑論，傳說流言，如言及人不好，及閨門事，亦不得助順一語，默受而已。俟其人說完，須徐徐云：恐傳聞未真，此厚道也。雖姑及諸尊長言，亦如之。

二

婢僕相訴，切不可偏聽，遽加呵怒，須徐察其實而諭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須云：此何足較？毋多言，若家主聞之，反取責不便。若大事不可不理，使從實稟公姑丈夫理之，須一聽外廂理斷，不可從中偏袒。若訴公家僕婢，雖果負冤，亦只莫管。凡聞人言，不動如山，胸中却自有分曉，此女中君子也。

責僕婢

凡僕婢雖有大過當責，萬不可自加鞭扑，必稟公姑丈夫，請責治之。倘公姑丈夫，決不肯責，亦只忍耐去。但云：爾等罪實難饒，家主法外貸汝，下次莫再犯，若再犯，亦只用此法。弗以前告不聽，便擅自責治也。蓋凡事待之以正，羣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扑立威，如此，則體不變，而新婦愈尊重矣。

勸夫孝

新婦不唯自己要盡孝道，尤當勸夫盡孝，勿恃父母之愛，而稍弛孝敬之心。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今入門以勸夫孝為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己身，俾夫之孝德，倍篤於往時，乃見新婦之賢。若丈夫小有違言，公姑不快，便當脫簪待罪，曰：此繇婦之不德，致使吾夫有二心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必令丈夫改過盡孝而後已。

妯 娌

兄弟一氣，必無異心，往往以娣姒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者有之。此極可恨事也！今往夫家，第一要和妯娌，妯娌之不和，固非一端，大約以公姑之恩，微有厚薄，便生嫉忌，便有爭執，此不達之甚也！大人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娘，必是大伯大娘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叔嬸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正當自反，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不可因而不平，致有後言。若公姑獨厚己夫與己，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公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如或妯娌中時有不堪相加，一味順受，聞惡言，常若勿聞，只是陪面要好。久之，自然感化，自相和洽，務使娣姒之間，情同姊妹，則可謂吉祥善事矣！

待 婢 妾

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早勸丈夫娶妾，或飾婢進之。即已既有子，而丈夫或更欲置妾，以廣生育，無非為新婦代勞替力之人，自當歡忻順受，但須防其出入，謹飭閨門，稍有差池，責歸主母，不可謂無預己事也。恩禮須優，夫喜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

抱 子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小兒初生，勿勤

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無須憐惜。乳飲有節，日不過三次，夜至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甯薄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提家，一團元氣，與後天斲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繡衣等物，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珠帽繡盜，繡衣裹溺，精明理者，必不當墮此陋習矣。滿月拿周，即是慶生張本，並須從簡。男子生三月，女一月，養父命之禮，如是止矣。受賀饗客，何爲耶？

失物

凡物自當謹守，防閑有法，毋令所失。萬一有失，此自己不能謹守之過。且只忍着，不可猜人。及輕聽人言，輒至婢僕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他家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惹是招非，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思而切戒也！

勤儉

勤儉乃治家之本，爲讀書人婦，尤要講究。每見人家丈夫，姿稟絕勝，往往其妻好佚妄用，家計日落，時不勝內顧之憂，并學業亦廢者有之。語云：「家貧思賢妻。」此至言也。內外之事，並須細心綜理，寬而不弛，方合中道。雖新婦無預外事，而今日房中之人，卽他日受代當家之人，故須預習勤儉。爲新婦貪懶好閑，多費妄用，養成習氣，異日一時難變矣。戒之戒之！凡家裏要做事務，並須及早續完。蓋先時則暇豫，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爲力，暇豫則易爲功。「先之勞之」爲國之經，亦治家之經也。無

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須；隨手用盡，俗語所謂眼前花，此大病也。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繡，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有料理有收拾

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吃緊工夫。苟無收拾沒料理，縱使極勤極儉，其實與不勤儉同。正如讀書人，只讀死書，了無處用也。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皆在新婦自己心上做出，唯用意深詳者為得之。蓋凡事處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月飲食，煮粥煮飯，至庸至易，愚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况進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鹵莽滅裂乎？亦如讀書人，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唯能不自是，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新婦譜補

東海查琪石文著

事繼姑

繼姑待媳，稍帶客氣者，世或有之；新婦當此，務以誠心感格。既屬己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阿姑知以真心相待，自然潛孚默奪，并客氣都化了。若新婦胸中，稍有芥蒂，即便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新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名分肅然，便當一於誠

敬不可生意慢心。諺云：「先來媳婦不怕晚來婆。」此言大謬！戒之戒之！

事庶姑

或已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須一視嫡姑之意而將順之，而更曲全之。曲全之道，尤宜百般加意；如嫡姑已沒，則待之以和敬可也，不可倚嫡凌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爲庶媳，則宜情摯篤切，極體庶姑之情；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心而禮，或稍殺統所尊也。嫡姑沒，并禮亦極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處，新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激不隨，方爲兩得。

選能

一應女工，及中饋等務，是婦人本分內事，非有奇才異能可炫耀也。新婦切不可矜己之長，形人之短。妯娌姑嫂間，每以此而成嫌隙者有之。昔人戒女曰：慎勿爲好。又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非欲其狀如土偶，一事不爲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傷婦德實多。

火燭

火燭關係最大，而新婦房中，尤宜謹慎；凡火箱焙籠，須時時親手檢驗，甯寒無熱。不可因衾衣寒冷，責罵羣婢；一行責罵，彼且得而有辭，火燭之禍，基於此矣。其羣婢臥具，冬日天寒，被絮不可不厚，萬勿許携火爐入榻中，察出，定行戒飭。此最誤事，不可不慎也！

閒情十二撫

青田錄士親聖事書

撫仙

夫世外奇緣，非絕奇人不能遇也。奇人猶或不遇矣。惟奇人不能遇，其奇乃爲真奇緣。絕世堪傾倒耳。桂樹幽幽，毛衣自綠，花源半笑，暎帶桃腮。月滿仙壇，彩鸞乘而飄舉，風清藍水，元霜盡而不歸。此絕奇緣，塵土何以堪此間之蘇郎，當在碧落飛行處乎？

撫達

夫禪中之事業，庸人領之，窘如囚拘，達士輟然，以爲青眉之內，遠山之前，皆神奇所變化也。非通身是寶，不足與於斯。奇之絕者，其東方生乎？長劍割肉，一何勇也？采細君頤，又何甘也？吐故納新，妙如弄丸，又何快也？若老彭之形贅，奉倩之神傷，皆未達趣，安知其旨？故曰：至情無情者，其東方生乎？

撫奇

夫怒松生寒于半天，驚峯拔舞于遼迥，男兒之奇若是矣！獨不見曲欄疎竹，玉韻瀟空，半水龍泉，虹光飄斗乎？此又奇之奇矣！古來女流奇俠如政姊韓娥，奇識如阮新李姊，奇趣如紅拂柳姬，奇骨如紅線輩，皆是奔天震地，鬥月驚雷，世界未落，雙眼長青，目以女流不可，就目以勇流亦不可，直是床頭捉刀，奇流無二。嗚呼，盡令此間逐塵漢吐舌死矣！

撫俊

人言俊不傷道，夫黃埃易老，白日睡眠，秋色伊人，久在水中，但慮不俊耳，何傷道之有？琴心三弄，引度凌雲，紅拂一枝，臨風舞怪，自爾神俊，翻飛難禁，目空千古。此時縱大聖人大菩薩大阿羅漢，止有眉宇作聲，微微快笑，何敢一吐舌其傍乎？是爲真俊可喜也。

撫才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倘慧業不具，且亦徒然，豈意得于修蛾長腕間哉？嬌霞解語，掩映秋水之神，落筆生波，澹蕩春山之黛，既已含毫發付，自笑東風矣！千載而下，猶令人願慕徘徊不能已，况夫把臂露初之會，同嘯星晚之前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倘爾不信，疎暉斜倚，悠影憐人，半笑風前，獨無聊賴。試想流水一葉，胡笳數拍，謝家雪清，錦字月明，怎容爾不一叫一眉清矣！

撫色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神物奇醜，何必爲容，然出塵遠體，總係仙才。「好德如好色，」非慧男子不至是。長卿之病渴，陶令之閒情，豈欺我哉？洛妃乘霧，江浦佩明，遇猶不可得，况可得而不好也？

撫飲韻

宇宙之間，凡物皆有韻，况閨房之秀乎？雖然韻固難也，飲韻自難。張京兆之飲，飲於眉者也；楊臺暉之飲，飲于聲者也；虬髯客之飲，飲于髮者也；張君瑞之飲，飲于琴者也；留仙台之飲，飲于裙者也；司

馬長卿之飲飲于詩文險際者也飲如數子始爲知趣爲當行家矣！傍肉爲歡，慙慙無味，此俗觀也。

憮憮賞

夫同調相憮，滄洲不遠；况夫明月共分，不勞千里者，而無可憮哉？玉淨花明，妍無停趣，憮賞者何一而足焉？歡則千花聳笑，其神嬾也；悶則蛾眉積雪，其神秋也；舞則明霞水拂，其神俊也；流連歌咏，則環佩天風，其神遠也；陽台片雨，儘足洗醒；湘水一泓，總傳佳思。小中見大，自是至理，非戲論也。古來如竹皇之憮舞，楚伯之憮悲，元機之憮夜，李郎之憮駿，謝公之憮絮，中郎之憮絃，皆真可憮而真善憮也。快絕千古矣！

憮快境

夫明月流杵，名花醉露，神有悅暢，何得莽然？豈可以解語花月，不類標位哉？故德曜宣姜，宜置之泉石，助其幽也；虞英源女，應置之洞天，飄其爽也。大家逸調，頓之牙廚；謝韞高談，遲之錦帳；舞淨腕于風前，弄玉卮于霞上，位置既佳，神韻自絕，何得尋常閨閣問哉！

憮惜別

快心相晤，千古一夕，何堪言別？然別固不免也。惟有別而佳情吐矣，俊胆傾矣，紅淚落而碧空悲矣，離恨搖而情霞變矣！白雲在天，山陵悠而自出；王孫青草，漳河縈而曉飛。辛清婉切，怨滿上流，素臆迴文，玉關反駿，雖是絕興，翻爲千古快興，何可少哉？

撫風流

古謂人論之至者，不風流不至也。瀟湘竹淚，風流之魁矣；轆轉琴瑟，風流之最矣。積鼻共滌，風流之聖也。飛星排闥，風流之神也。馬飽姬來，風流之快也。何時何處，不足風流者？特恨無真風流耳！楊畔喜天女之禪，碧紗熟江南之夢；銀瓶汲水，解渴文園；清露作花，暢懷元度。風流豈異價乎？雖然，必具真風流，識風流，骨風流，才者，乃足當之；非是者，甯枯坐學太常，勿增俗趣可也。

撫佞侍

夫世外嫵姿，類有競爽；巫湘標映，蔚而成奇。安可令芙蓉一枝，秋江自冷哉？細題隨侍，亦各有宜：品清者宜倩婢，晚霞之擁新月也；品幽者宜鬆婢，輕風之吹奇韻也；品麗者宜淡婢，海棠之玉簪也；品遠者宜逸婢，蓮花之荷葉也；品嚴者宜快婢，松柏之春風也；品濃者宜疎婢，豔夏之燕澤也；品俏者宜通秀婢，秋霜之菊韻也；荷香何粉，迭笑蘭堂；暮雨朝陽，映人淡適，亦一也快！

閒情十二撫跋

是亦悅容編之類，而風期散朗，自見雅人深致。閒情一賦，寄托遙深，正不得輒以白壁微瑕，替陶靖節也。乙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清閒供

真率渴

柝鳴永巷，角奏邊徼，擊熱敲寒，總不入高人之夢。惟是一頃白雲，橫當衾枕，數聲天籟，代我麗譙云耳！

蛙鼓 子規啼 竹笑 鐵馬驟驚 砧杵擣衣 蛩啾唧 鶴警露

松濤 雞唱 石榴 雁過 犬聲如豹 烏鵲驚枝 莎雞振羽

鐘遠度 魚躍浪 蛭笛

鳥言

春日不第喚逸情，驚幽夢，對此正勝與俗人言也！

姑惡 鈎騎格磔 提壺蘆 脫布袴 不如歸去 行不得也哥哥

雲韶部 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布穀 泥滑滑 都護從事

婆煎餅 莫損花

棋能避世

湯武征誅一局棋，波波劫劫，究竟何在？不如借此一枰，剝啄聲寒，聊消永晝也！

坐隱 橘中樂 爛柯 手談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賭墅 姑婦夜局 徵餅餌牛酒 妄恚 河圖數 讓老夫一着 握中一子

說法 木野狐 仙弈山 蛻龍牙 竹下 十三卜
閉目應著出人意表

釀王考績

酒德有頌，酒功有讚，緊爾釀王，空沈涵乎哉，漫爾條列數事，乃知麴生故自奇也。

斷送一生 中聖 掃愁帚 澆書 上頰 破除萬事 歛伯
釣詩鈞 輒飽 擒奸 輔邪 百藥長 著地勝

睡鄉供職

睡鄉安恬，無天札疵癘，高行之士，分封而處，未許忙人供職也。

化蝶 腹便便 曲肱 南柯郡 象耳山 邯鄲道 黑甜
遊仙枕 北牕 白雲堆 一局 混沌譜 攤飯 兩脚棋盤
麴世界 東牀 華胥國 鈞天樂 黃嬾 蓬萊第一宮 百尺樓
西堂 陽台

十七醫

慧日禪師作禪本草，普度世間，但其味冲淡，服者多無恆，因戲備十七治云：

省費醫貧 苦心醫賤 餐松醫餓 裁雲醫冷 嚼雪醫熱 彈琴醫躁 安分醫貪

量力醫門 參禪醫想 獨寐醫淫 烏啼醫夢 面壁醫動 焚香醫穢 痛飲醫愁
廣交醫寂 遠遊醫僻 讀書醫俗

四時歌

日月跳丸，忽忽如夢；加以名犇利競，膏火自煎，祇令人嘆蜉蝣耳！夫烏飛花落，目前光景，爲歎自饒；七尺我身，定有安排處也！

春時

晨起，點梅花湯，課奚奴洒掃護階苔；禺中取薔薇露洗手，薰玉蕤香，讀赤文綠字書。晌午，採筍蕨，供胡麻飯，汲泉試新茗。午後，乘款段馬，執剪水鞭，攜斗酒雙柑，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五色箋，集錦囊佳句。薄暮，繞徑灌花種魚。

夏時

晨起，菱荷爲衣，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法帖臨池。嚮午，脫巾石壁，據匡牀，談齊諧山海；倦則取左宮枕，爛遊華胥國。午後，列椰子盃，浮瓜沉李，搗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碌砂溫泉，擢小舟，垂釣于古藤曲水邊。薄暮，簪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

晨起，下帷，檢牙籤，挹露研珠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

午後，戴白接籬，著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蟹螯鱸膾，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塵菊。

冬時

晨起，飲醇醪，負暄盟櫛。禺中，置氈褥，市烏薪會名士作黑金社，晌午挾笑理舊稿，看暮形移階溜足。午後，攜都統籠，向古松懸崖間，敲冰煮建茗。日晡，布衣皮帽，裝嘶風鐙，策蹇驢，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無上妙偈，談劍術。

月令演

令節良辰，世賞久矣；或因一事而留，或託一人而重。零時碎日，尙多流風可挹；總輯一篇，貽諸同好。

正月

天臘——歲旦 油卜——八日 金吾弛夜——十五 耗磨日——十六 買兩夜燈

——十七十八 補天穿——十九 送窮——二十九

二月

獻生子——朔日 踏青——二日 芳春節——八日 祭馬祖——剛日 治蠶酒

——社日 撲蝶會——十五

三月

流觴——三日 摸石遊

賜新火——清明 送春——下旬

四月

飲酎——上旬 龍華會——八日 菖蒲誕——十四 櫻筍廚——十五

結夏 浣花潭——十九

五月

地臘——五日 皓露曲 竹醉——十三 天地合——十六

祓祭——夏至 分龍——晦日

六月

避伏——三日 天貺節——六日 薦麥瓜——初伏 碧筒勸——中伏

竹篠飲 蓮誕——二十四

七月

獵劉——立秋 曝腹書——七日 鵲橋——七夕 鬥巧宴——八日

盂蘭盆——十五 鬼燈節——十八

八月

五朔襄——朔日 圍棋局——四日 廣陵濤——八日 天炙——十日

梯月——十五 牡丹誕——十五

九月

皇極日——五日 息日——七日 題餅——九日 小重陽——十日

菊花節 御溝——紅葉

十月

秦歲首——朔日 儲穀 煖爐會 小春

下元——十五 祭司寒——亥日

十一月

縣土炭——至前三日 迎長——至前一日 添宮線——至日 妓圍

黑金社 天竺至節——十六

十二月

細腰鼓——八日 星迴節——十六 祠竈——二十四 送寒——下旬

驅雛——歲除 賣癡獸——除夕

二六課

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外護持，所以飢食困眠，假借四大，行生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著衣吃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

辰

夙興，整衣襟，坐明窗中，調息受天氣。進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遍，使疎風清火明目，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餐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汎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咽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飢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小坐勿偃，胸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飢節其滿，未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瀏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晝臥。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

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做古帖，倦即止。吟誦淨白，以王真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餐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臥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眠是觀法。

亥 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心，無為而行。約香一線，固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久盈，醒而行之，雖老而長存也。

丑 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轉側臥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不坼。

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牀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濫觴。

花曆
花有開落涼燠不可無曆祕集月令頗與時舛予更輯之以代擊壺之位數白記紅雖謂山

中無曆日也

正月

蘭蕙芳

瑞香烈

櫻桃始葩

徑草綠

望春初放

百花萌動

二月

桃夭

玉蘭解

紫荆繁

杏花飾其曆

梨花溶

李花白

三月

薔薇蔓

木筆書空

棘萼韡韡

楊入大水為萍

海棠睡

綉毬落

四月

牡丹王

芍藥相于階

罌粟滿

木香上升

杜鵑歸

荼蘼香夢

五月

榴花照眼

萱北鄉

夜合始交

蒼筤有香

錦葵開

山丹積

六月

桐花馥 茵莖爲蓮 茉莉來賓 凌霄結 鳳仙降于庭 鷄冠環戶

七月

葵傾赤 玉簪搔頭 紫薇浸月 木樨朝榮 蓼花紅 菱花乃實

八月

槐花黃 桂香飄 斷腸始嬌 白蘋開 金錢夜落 丁香紫

九月

菊有英 芙蓉冷 漢宮秋老 菱荷化爲衣 橙橘登 山藥乳

十月

木葉脫 芳草化爲薪 苔枯 蘆始荻 朝菌歇 花藏不見

十一月

蕉花紅 枇杷藥 松柏秀 蜂蝶蟄 剪綵時行 花信風至

十二月

蠟梅坼 茗花發 水仙負冰 梅香綻 山茶灼 雪花六出

花小名

「花園丁名始知」業習于專也。若五色殊彩，五方殊俗，園丁拘墟矣。譽紫褒紅，或多逸事；鋤經拾傳，誌此小名。

瑞香曰麝香

櫻桃曰石蜜

薔薇曰玉雞笛

辛夷曰木筆

牡丹曰木芍藥

芍藥曰將離

罌粟曰米囊

木香曰錦棚兒

杜鵑曰紅躑躅

荼蘼曰佛見笑

玫瑰曰徘徊

萱曰忘憂又曰宜男

夜合曰獨忿又曰合歡

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

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丈曰苘末

荷曰芙蓉

茉莉曰鬢華

素馨曰悉那茗

凌霄曰紫葳

玉簪曰白鶴

紫薇曰百日紅

木槿曰舜華又曰日及又曰麗木

秋海棠曰斷腸花

丁香曰百結

芙蓉曰拒霜

山礬曰刺桐

課婢約

王 味木菴著

有婢初來，年方十四，指揮未諳，約法數章：翰墨圖書，只此是吾長物；牙籤玉軸，從令隸汝所司，毋使蠹穴行間，及乎鼠殘側理。閉門讀易，撥爐時起沉烟；遠巡尋詩，擁篲先除落葉。烹茶有候，細驗松濤；洗硯臨流，防侵石眼。三春早起，何妨汲水澆花；五夜眠遲，勿厭開籠引月。煮蘭湯而侍浴，少小無猜，燕

艾納以薰衣，經時不散。勤調粉餌，親喂金魚。背誦經文，私教鸚鵡。畫圖常令拂拭，窗几莫不淨明。興至留賓，餽核不呼而具；倦來謝客，枕簟惟命是從。藥裏關心，向日頻移樹影；絲桐在壁，憑絃漸解琴聲。做鄭氏之通經，我當憐爾；羨石家之擅愛，汝其勉之！

顧梁汾曰：風流文雅，何減晉人！

張山來曰：有婢如此，主人寵眷可知；設閨中生妬，其奈之何？

悅容編

長洲街淨微仙訂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于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取悅，悅之至而容亦至，衆人亦收國士之享。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真，則余且爲扁舟五湖人矣！豈獨向空山續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款則欲周，詞旨欲暢，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真，然猶不敢自匿，用以公之好事，爲閨中清玩之祕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帷房，庶女子有情，不致埋沒云爾！

隨緣

天地清淑之氣，金莖玉露，萃爲閨房，遇之者若前世，若夢中，瑟鳴鐵躍，劍合龍飛，一切關河歲月，都不能間隔。然非奇緣不遇，必欲得此麗容而後加意，是猶謂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外無詩也。要以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遠山，何必合德？口皆櫻桃，何必樊素？腰皆楊柳，何必小蠻？足皆金蓮，何必潘妃？歌卽念奴，笑卽褒姒，顰卽西子，點額卽壽陽，肥者不失其爲阿環，瘦者不失爲飛燕，奇醜不失爲無鹽。當其怨，出塞之明妃也；當其恨，長門之阿嬌也；當其雲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識數字，堪充柳絮高才；略減妬心，已有小星遺言。無才便爲德，大貞出于淫；皆當棄短取長，安知不買骨致馬，而天龍降于好畫者哉？

閨閣之事，古來不廢，則知婚姻非假；第緣自爲之合，非可強爲，則雖人而實天也。隨之一字，大有理解！

葦居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爲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或別館村莊。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月，且以助粧。

修潔便是勝場，繁華當屬後乘。

緣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色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豔；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絹白苧，皆須袞衣闊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韵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時衣，豈堪求備哉？釵荆裙布，自須雅致。花鈿委地無人收，方是真緣飾。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秃枝孤蕊，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須修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兼其命名，亦猶齋頭品具，可無佳稱乎？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綠翹、白苧、紅綃、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粧、佛娥、輕娥、紅香等俱佳；一切花名，盡屬濫套。所謂號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愛仰慕也，必洗去。

待月抱衾，選待最工。

雅供

閒房長日，必需款具；衣廚食櫥，豈可溷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小

墩、香几、筆、硯、彩箋、酒器、茶具、花樽、鏡台、粧盒、繡具、琴、簫、碁、枰，至于錦衾、紵褥、畫帳、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辦，則蘆花被、絮茵、布簾、紙帳，亦自成景。

又須以蘭花爲供，甘露爲飲，橄欖爲餚，蛤蜊爲羹，百合爲醬，鸚鵡爲婢，白鶴爲奴，桐柏爲薪，薏苡爲米，方得相稱。

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書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仙姑像是女中仙，木蘭紅拂女中之俠，以至舉案提甕，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之模範，閨閣宜懸。且使女郎持戒珠，執麈尾，作禮其下；或相與參禪，唱偈說仙談俠，真可改觀嚮意，滌除塵俗。如宮閨傳、列女傳、諸家外傳、西廂玉茗堂還魂二夢、雕蟲館彈詞六種，以備談述歌咏。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爲陳說，共話古今，奇勝紅粉，自有知音。

「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識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然女校書最堪供役。

尋真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態；星眼微瞋，柳眉重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鬢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繡屏斜倚，懶之態；長鬢減翠，瘦靨消紅，病之態。惜花踏月爲芳情，倚闌踏徑爲閒情，小牕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

癡情。鏡裏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目，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豔，神爽如秋月，神清如玉壺，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如揚如茶香，如煙縷，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真境。然得神爲上，得趣次之，得情得韻又次之，至于得心難言也！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台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斯守追歡渾閒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殷勤，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得之；或現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趣則其別者乎？神則其頓困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爲大幸矣！客曰：「癡心婦人，負心男子。」其來也，非一日矣！負心，吾不忍爲之；癡心，又不能禁也。自此緣情深重，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浪生死海中，何時出頭？不若暫時籠鳥瓶花，點綴光景，到頭來各奔前程，大家不致担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但願今生得壽夭，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知中郎自是慧人，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及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場；少時盈盈十五，娟娟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蕊，爲雨前

茶，體有真香，面有真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于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徧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釀酒，如霜後橘，知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豔陽，薄羅適體，名花助粧，相携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簾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款洽，高樓爽月窺牕，恍擁嬋娟而坐，或共泛秋水，芙蓉映帶；隆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闌珊；午夢揭幃，偷覷嬌姿；黃昏着倒眠鞋，解至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強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事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都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曠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致。紅顏易衰，處子自十五以至二十五，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爛漫，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睨視矣！故當及時。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攜手、閒玩，爲次；酌酒、鋪肴、沈酣、潦倒，爲下。

晤對何如遙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閒花，礙雲阻竹，方爲真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尙有深情，倘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真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殷勤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尾生抱橋柱，而女子終不至者，此最是有情人，若遂至同溺，便鍾情不深矣！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非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卽一顰一笑，皆可以開暢元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招隱

謝安之屐也，嵇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蝸角蠅頭者，殆胸中無癖，悵悵靡托者也。真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真絕慾，以視買山而隱者何如？

曰隱曰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癡漢，顛倒枕席，牽纏油粉者耶？如此，則不爲桃源而爲柳巷矣！不曰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

達觀

誠意如好好色，好色不誠，是爲自欺者開一便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姐己，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紂；吳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個西子。文園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滅；郭汾陽窮奢極欲，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篋未開繅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室，而短折莫延。世之妖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札厲者，相牽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爲虛怯死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毋怪乎名節道義之當前，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也。倘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頭，古今同盡。綠色以爲好，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色空空色皆虛話，斬盡藤蘿我獨存。」此悟得真身而觀有獨至也。癡女戀男，正無達觀。昔一妓被逼，苦吟曰：「自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此其觀身，最爲高潔，充此一念，可證仙果。

悅容編跋

悅容編之載于快書者，易名「鴛鴦譜」。又有枕函小史評林本，首標長水天放生輯，俱不載撰人姓氏；因樹屋書影指爲梁溪葉文通所作，然亦擬議之辭，初無灼見。聞攷綠牕女史，則署名吳下衛泳；其次序詳略，互有異同。究未知孰是也。今春購得懶仙枕中祕二冊，內有是編，因據以錄入叢書。懶仙，字永叔，吳中韻士。順治甲午歲，嘗選刊古文冰雪携皆幽奇蒼古，味在鹹酸外者。甲辰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閩墨萃珍

宋孤臣謝枋得夫人李氏託孤母氏書

母氏慈鑒嗟乎，劬勞之恩，今生已矣！緬舟山之急湍，吾君何在？眺長淮之清流，吾夫何在？殉國殉夫，舍此尙遑他及哉？願女猶苟活於世者，以夢珠甫二齡，未得所託，寢令三尺藐孤，展轉入於賊手，則女誠謝家罪人矣！或告元賊甚重女壻，呼爲豪傑，且下令保全家屬，似爲女計，可不死，并可不避；然而幣重言甘，賊之擯技也，見患授命，愚夫婦之素志也。「覆巢之下，甯有完卵？」女蓋計之熟矣！吳媼雖愿直，事女有年，其心無他；夢珠屬彼，遣投母所，予兄弟行，尙求善視之，俟其長成，囑以勿食新祿，勿忘國仇，則女見亡壻於地下，或無慚色耳！臨穎涕泣，不知所云！

明楊椒山夫人請代夫罪疏

罪臣兵部郎中楊繼盛妻張氏，跪奏。皇帝陛下：竊臣夫以誣讎相臣，發交錦衣尉待罪，此實臣夫溺職辜恩，法無可逭，臣妾何敢冒瀆宸嚴，自取咎戾。然仰維聖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回天聽，下垂覆盆。儻以罪重不可赦，願卽斬臣妾以代夫誅，臣夫感皇上再造之恩，必能執戈矛衛社稷，以効一日之力也！

明秦良玉守石柱檄文

爲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竊自獻賊犯蜀，石柱震動，有議降者，有議遷者。嗚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宸謨獨運，獻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察虛實，妄聽謠詠，滋長寇盜之威，挫餒軍旅之氣耶？本使（襲其夫馬千乘，宣撫使職）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二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報；下賴將士推載之力，思共功名。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獻賊善於將兵，所攻無弗克，所戰無弗勝者，噫嘻！此實虎之張，雉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給；澧州潰圍，左軍門驕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此非本使誕論也。請與徵之：播州之役，殲厥精銳八千；蘭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想我父老軍士耳共聞，目共見，非本使一人之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邀荆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疑若狐，欲前復却，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乃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著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昧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槃澗傾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當虛衷翕受，洪聽明誨。卽降至輿臺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鯁鯁過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蝟毛，其偵騎之密布，邏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毋許妄論，毋許諛聽，毋許越界，毋許私徙。臨陣身必先殺敵，志必果，勿欺。

淫，勿劫擄，勿囂張，勿浮動，遵所約則賞有差，悖所約則殺無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

顧亭林母王氏彌留書

嗚乎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昨夢爾父同吉，攜余行於沙漠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嫌遲，死又何惜？惟余惓惓於爾者，不在言而在行，不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苛論古人，謂夷齊扣馬而諫，是也；諫既不從，胡弗殉國？乃登首陽，採薇蕨，何爲乎噫嘻！夷齊誤矣！甲子以後，首陽尙得爲商之山乎？薇蕨尙得爲商之食乎？噫嘻！夷齊誤矣！一時儕輩，莫不訾余持論之偏，獨黎洲（卽黃宗羲）心隨之，則其懷抱可想。且余觀爾友中，亦惟黎洲品詣敦篤，爾雖師事之可也。惟爾之子若孫，囑其爲耕讀中人，勿爲科名中人，則爾方不愧余家肖子也。嗚乎武兒！余與爾永訣矣！

無月日時母氏囑。

按：月日合一明字，無月日時，是無明之時也。夫人之不忘故國，亦可哀已！

李香君在南都復宮私寄侯公子書

落花無主，妾所深悲；飛絮依人，妾所深恥。自君遠赴汴梁，屈指流光，梅開二度矣！日與母氏相依，未下胡梯一步。方冀重來崔護，人面相逢；前度劉郎，天台再到。而乃音乖黃犬，卜殘燈畔金錢；信杳青鸞，盼斷天邊明月。已焉哉！悲莫悲於生別離，妾之處境，亦如李後主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而已！」

比聞燕京戒嚴，君后下殿，龍友（卽楊文驄）偶來過訪，妾探詢音耗，渠惟望北涕零，哽無一語。嗚乎！花殘月鉅，望夫方深化石之嗟；地坼天崩，神州忽抱陸沈之痛！由甲申迄乙酉，此數月中，烽煙蔽日，鼙鼓震空；南都君臣，遭此奇變，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子房復韓之志，臥薪嘗膽，敵愾同仇。不謂正位以後，馬入閣，阮巡江，虎狼雜進，貓鼠同眠；翻三朝之舊案，黨禍重興，投一網於諸賢，蔓抄殆徧。而妾以却奩夙恨，幾蹈飛災，所幸龍友一力斡旋，方免欽提勘問。然猶逼充樂部，供奉掖庭，奏新聲於玉樹，春風歌燕子之箋；叶雅調於紅牙，夜月譜春燈之曲。嗟嗟！天子無愁，相臣有度，此妾言之而傷心，公子聞之而疾首者也！雖然，我躬不閱，遑恤其他。覩星河之耿耿，永巷如年；聽鐘鼓之遲遲，良宵未曙。花真獨活，何時再鬥芳菲？草是寄生，惟有相依形影。乃有蘇髻（卽崑生）幼弟，柳老（卽敬亭）疎宗，同爲菊部之儔，共隸梨園之隊。哀妾無告，憫妾可憐，願傳紅葉之書，慨作黃衫之客。噫！佳人雖屬沙吒利，義士今逢古押衙。思難知己，妾真感激涕零矣！遠望中州，神飛左右；未裁素紙，若有千言；及拂紅箋，竟無一字。回轉柔腸，寸寸欲折！附寄素扇香囊，并玉玦金鈿各一。吁！桃花豔褪，血痕豈化胭脂？豆蔻香銷，手澤尙含蘭麝。妾之志固如玉玦，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鈿否也？宏光二月香君手緘。

孔四貞致孫廷齡書

余父在明，位不過一參將耳，而以百戰餘生，僅得中秩，明之待余父，恩何薄也！大凌河之戰，松山之戰，有天意焉。朝旨詰責，震悼劉杜之死綏，而欲以余父暨仲叔（卽耿仲明）行法；余父見幾，單騎出

關謁太祖皇帝於興京，由是攀龍鱗，附鳳翼，爵至定南。桂林之役，余父死戰，今皇上恩卹稠渥，典禮有加。嗚呼！本朝之待余父，情至矣，恩厚矣。昔豫讓有一「國士衆人」之說，誠非無所見而云然。將軍并無殊勳異績，徒以貞故，位崇專閫，儀同額駙。乃聞道路之言，將軍受滇藩蠱惑，潛結精忠之孝爲援，頗蓄異志。噫嘻！市傳有虎，本不足憑，但貞與將軍既共衾穴，生死并之，安忍滅舌？至利害所係，貞亦不爲毛舉。第滇藩既能忍於永歷，豈獨不忍於將軍？則爲將軍計，似不應負本朝，負余父，并負貞也！

按：孫延齡反時，朝廷亦疑四貞，後於閩幕中得此信，乃釋然，取四貞歸京師養老焉。

陳圓圓致吳三桂書

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寵之專房，則妾固爲將軍有。豈得爲闖賊有哉？闖賊於四月朔，冠冕旒，衣赭袍，肆然御乾清宮，逼妾承僞旨。妾念及將軍恩義，奮不顧身，指戟罵賊，滿拚一死，以謝將軍。乃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僞宮嬪及一僞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竊喜，蓋此僞侍衛，卽將軍之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啓櫺，則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嗟嗟！妾尙何爲哉！」此身可留，則固爲將軍之身；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唯將軍圖之！

鄭芝龍妻翁氏由東洋致其夫書

國主接將軍手札，畫圖威儀，（芝龍令畫師繪己容中坐，戎裝甲冑，威概英武。旁列軍士作聽令

狀)頗甚憚懼，召子父翌皇於偏殿，議應如何答覆？宰相三水吉雄謂吾國向無以婦女適中國者，芝龍已生子，不若遣子留婦，策可兩全。國主如議行，噫吁乎哀哉！曩悲失予夫，今復失予子，雲海萬里，寸心割裂，未知何日予夫妻母子，再圖聚首也？望風嗚咽，泣下沾裳。想芝虎叔能爲予曲訴之。

按：國初，日本尙微弱，故憚芝龍；後芝龍北上，成功踞臺澎，兵威甚盛。日主復遣使送翁氏入中國，俾母子團聚焉。

鄭成功妻董氏訓子書

臺使來，封劍一金，龍紅漆桶二，予駭怪無似。既宣藩主諭，始悉妖婢陳氏爲汝祟，并禍予矣！聞汝聚集金廈部曲，謀拒父命。噫！此大不可也！無論汝父非崩殯，汝非衛輒，諸將安肯唯汝命是聽？卽令無異言，而以逆拒順，汝將來何以率衆？其與來使商善處之道，俟予命施行。母董氏諭。

按鄭經私通乳婦陳氏，生一子，事爲成功所聞，成功震怒，封劍一，桶二，令先斬其妻及經。諸將皆不可，因共議斬陳氏并奸生之子，以謝成功。成功愈怒，復遣使到金廈，立逼如前議行。正紛紛集謀，而成功病狂死矣！

霍夫人守寶莊曉諭兵士血書

嗚乎！柳溪之戰，余子死矣！喜峯口之戰，余夫死矣！而未亡人不卽死者，以上有衰翁，下有幼孤，未得死所也。今聞賊氛逼近，犯我寶莊，未亡人爲張氏一脈計，已派將佐，護送翁若子入關，而未亡人獨

留此身，與賊併命。凡我故使部曲義民，共奮同仇，以洩積忿。古人尚冀馬革裹尸，而未亡人自頂至踵，毫不愛惜，惟望我將士實左右之！崇禎乙丑九月，故遼東使張銓妻霍氏嚙指。

明遺民魏冰叔妻謝氏絕命書

予，明諸生魏冰叔妻也。今爲永曆庚寅九月乙亥，已多活十三日！咄爾□□，尙欲予食爾食耶？□□□□，否則，墻前尺土，頸血將飛濺（書至此氣絕）。

按：謝氏有智略，尙氣節，與冰叔謀起義兵。冰叔殉戰，謝氏爲亂兵所執，幽於州衙室中，凌逼之。氏絕粒十三日，口已不能言，忽躍起奮書，至「濺」字，擲筆於衆中，傷一兵目，氣絕遂死。

吳清浣女士與隨園老人論用疊字法

簡齋吾師宗匠文席，西湖別後，又自夏徂秋矣。杭州酒痕，未知尙留襟上否？清浣作詩，最不喜用疊字，而吾師謂「此未窺詩之門徑也」。歷舉毛詩用疊字法，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一效其體。及偶讀唐人「漠漠水田飛白鷺」一聯，始嘆繪景之妙，全由漠漠陰陰生出。又讀「梨花院落溶溶月」一聯，愈嘆上句清曠夷猶之氣，非溶溶不顯；下句蘊藉冲和之致，非淡淡不達，誠化工之筆也。清浣遂一效顰，得句爲：「曉樹紅蒸霞簇簇，春池碧瀉水溶溶。」舉示徐詠湘盟姊，而詠湘見之，不加可否，但濡毫易瀉爲縵，易溶溶爲鱗鱗。噫！前賢有「一字師」，今清浣得此，可稱爲「三字師」矣。芸窗無事，書呈吾師，以博一笑。隨園詩話不脛而

走清浣承賜念部，非爲同伴強索，卽遭胠篋而去，再乞吾師恩賜十部清浣，當什襲藏之，不復誇耀於姊妹行矣。梅開時節，擬買權赴白門，躬省起居，一瞻清範。女弟子吳清浣盥手謹箋。

梁山舟夫人論史書

長夏無消遣法，猶憶與山舟夫子戲論史事三則，因錄存之。夫周之興衰，皆兆於跡，亦一奇也。姜姬履巨人跡，若有所感，而生后稷，遂開稼穡之基；周宣王宮婢履巨鼃跡，若有所感，而生褒姒，遂兆東遷之轍。豈真天實爲之耶？抑史家之故神其說耶？不可考矣。惟周公誅管蔡，史稱其「大義滅親」，予竊謂不然。當孟津伐商而後，旣指紂爲獨夫，何以猶有「多方」之訓，「頑民」之梗乎？况武庚爲商之宗支，其在殷也，安知不日以復仇爲志，及使管叔監之，其志必灰。何也？以叔固周公之兄，而爲新朝之懿親也；則其以殷畔也，必管蔡導之，而武庚始敢毅然發難。嗚乎！使管叔所輔非武庚，或如石厚之於州吁，則謂之大義滅親可也；今旣輔得其主，雖周之畔臣，而實商之忠臣，則謂之大義滅親不可也。山舟聞之，笑謂予曰：「此說雖創而有理，然爲周公之罪人矣！」

江西巡撫沈葆楨夫人林氏在圍城中交指乞援玉良軍門文

南昌危在旦夕，賊酋糾衆七萬，百道進攻。氏夫幼丹，往商薛中丞離省，全城男婦數十萬生命，存亡呼吸。將軍昔以三千衆，而解嘉興之圍，奇勇奇功，朝野傾服。今聞駐節漢沔，距南昌一衣帶水耳。氏嚙血求援，長跼待命，生死人而肉白骨，是所望於將軍！江西撫署沈林氏咬指泣書。

又撫慰守陣將士文

聞賊用「滾地龍」法（即掘地道）欲陷城垣。古人有埋甕聽聲之一策，今圍城中缺少缸甕，豈能束手聽之？爾諸將士速各率所部，搶掘內壕一道，須深八尺，寬丈五，上蓋松板，形同浮橋，可杜賊謀，可固城守。爾諸將士皆中丞舊部，爲國宣力，其各奮義勇，共保封疆。張軍門援師已過九江，城圍之解，卽在日暮，殺賊之功，正此時也。勉之奮之毋忽！

按：夫人爲林文忠公則徐女，沈文肅葆楨妻。南昌圍急時，夫人血書乞師；越三日，張玉良軍至解嚴，觀其手翰，具見家學淵源。

瞿式耜夫人論兵機書

粵西形勝在桂林，桂林險要在文昌（文昌門東門也）賊與我必爭者也。乃聞敵之大隊，轉趨而西，此必爲聲東擊西之計，稍知兵者卽能辨之。而欲愚我耳目，豈非可笑！但相公（指式耜）爲國守土，昕夕焦勞，籌餉籌兵，置己躬於弗恤，此固臣子義所應然，惟亦須稍惜精神，從而調攝之。昔諸葛忠武食少事繁，自知不久，而五丈原之星遂殞。妾爲此言，非勸相公自愛，實欲相公愛此身以報國也。家事一切，皆遵相公指囑，已部署清晰矣。此一條腸，可割斷。軍旅之事，未嘗學問，妾何敢妄肆喋喋。然有一得之見，貢諸相公之前，尙乞俯察。敵之擅長在騎射，而孔有德又百戰之勁，自岳常長騎而下，其勢雖盛，其志已驕。若我與之交綏，俟其結陣已定，然後搏戰，則兵士或亘一強弱衆寡之形於胸中，難免不

先氣餒。以妾愚論，南甯（焦璉）矯健無倫，冲鋒陷陣，實足令萬人辟易；不若於敵陣未結之先，令率銳騎先陷其中堅，而以胡一清（勇將也，軍中呼爲胡鐵頭）殿南甯（當是焦璉）之後，相公再以正兵分爲二大翼，左右包抄，使敵人入我算中，必無噍類。乘勢逐北，連州諸郡，不難恢復矣。乞相公裁酌行之。

按是戰，瞿督師果使焦胡先陷陣，孔定南死焉。夫人之謀，觀敵誠如觀火矣！

明侯峒曾夫人趙氏殉難前諭遣婢僕書

爾主，明臣也，殉國難，分也；余，爾主元配也，殉夫難，亦分也。爾等於余家雖有主僕之義，而於朝廷則無名分之係，固不必死也。頃據諜者密告，李軍（卽李成棟）恐有變，若是，則生機盡絕，爾等尙戀戀何爲哉？黃進士淳耀與爾主義同生死，其婦僕役已早遣散，未聞有一人遇害者。蓋敵頗重爾主及黃進士人品，欲市恩招之，豈非大謬？嗚乎！事急矣！徒死何益？爾等速行，其各善事新主，毋以余家爲念！

又託幼孫泣諭老僕柳思書

嗚乎！柳恩而祖而父暨爾，在余家三代矣！他奴皆有去志，爾獨語人曰：「主人殉國，我亦殉主。」予聞之，泣下，蓋不媿義僕也！然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今予欲爾勉爲其難，爾其許予乎？幼主守明，未離襁褓，思欲付託於人，藉延侯氏一脈，曩因未得所託，故計不及此。今爾實予家之程杵也，將守明託爾；東廂右隅，埋藏窖金五百兩，俟事平後，爾可回取，爲幼主飲食教誨之用。幼主卽姓爾姓，將來勿令其取功名，爲一耕傭，是卽爾之重報予家也。主母趙氏泣諭。

江甯張烈婦計殺賊酋書

昨得向營密耗，已派其親信二人，一副將詹啓綸，一都司馮國尼，改裝混入天堡城。予夫處亦暗中布置，聯絡衆義士，預備接應。准於明夜三鼓，大舉起事。惟譚紹洋（譚紹洗弟也）黃文玉（黃文金弟也）未及傳知，欲遣謀去，又恐逼近東府，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未敢輕於一試。然爲時已迫，譚黃皆各當一面之人，豈可不隱通呼吸？再四焦思，忽觸念義姊智勇足備，久懷反正血忱，且出入東府無禁，此實天之巧爲位置，留姊以通綫索也。卽煩密告譚黃，先期戒備。明夜三鼓，聽城外連珠砲響，城內吹海螺聲，卽速戮守堞之賊，向營自有大隊接應，萬慎萬密！

按：烈婦爲江甯張炳垣茂才妻也。炳垣通大營事泄，烈婦問耗，不勝悲憤，私念徒死何益，特密運借刀殺人之計，以報夫仇。故作此書，藏於襟底。及楊秀清傳烈婦勘問時，烈婦故爲乞哀狀，一變其平日氣概。秀清果大疑，嚴詰之，烈婦又僞現種種畏懼態，秀清益疑，令賊搽其身。烈婦大呼曰：「勿辱我，我當自承！」秀清不聽，搽至襟底得此書，憤不可遏，逼問通謀者姓名。烈婦笑曰：「皆汝家人，何問爲？」遂指出賊會念餘，盡係長髮老賊，秀清不之察，悉令駢誅。及仁珩（洪仁玕）聞信至，急止之，謂：「所供諸兄弟，從無異心，恐妖挾詐圖陷將奈何！」秀清立悟，急令停刑，而羣賊已殺過半矣！

張文祥妻裙帶遺書

自爲馬新貽所誘，拘囚窟室中，已閱四十餘日。其不死者，非惜死也，未得吾夫音耗，則不可死，即得矣，不能與之一訣，仍不可死。今又以遽死耶？蓋馬新貽日肆其凌逼手段，幾如螳之捕蟬，貓之瞰鼠，稍不自慎，即遭攫噬，故不可再留此身於世。第所慮者，馬新貽既不能償其私願，則將來見吾夫，或爲含沙射影之語，或爲洩忿滅口之計，皆勢所必至者也。嗟爾馬新貽！天良苟尙未泯，其亦思黃村客邸中，孰療爾之病愈者？張文祥也。濟南軍營中，孰援爾以進身者？張文祥也。爾從前家室之累，衣食之艱，孰使爾綽有餘裕者？張文祥也。爾今日功名之顯，祿秩之崇，孰使爾聲譽洋溢者？張文祥也。噫嘻！文祥之待爾如彼，而爾之報文祥如此，吾不知爾之死所矣！然儒家有修省，佛家有懺悔，爾果清夜捫心，憬然覺悟，則大海茫茫，回頭是岸。吾雖死，亦不爲爾厲。爾其三復吾言！

按是書得之於一成衣之手，據云：張妻時繫於裙帶間，外縫以布，針線甚密。成衣疑珍物，私匿之。及走歸啓視，則此書也。成衣大震怖，欲持書逕白馬新貽，又恐罹不測，正在惶措無計，其妻唾其面曰：「爾旣爲男子，何一無俠烈氣？以我決之，當如書中言，覓見文祥而付之，斯可對張夫人矣！」

傅鸞祥上洪逆啓

司理中宮制誥事待罪妾傅鸞祥，謹上啓天王陛下：竊臣妾以蒲柳陋姿，過蒙恩寵，奉侍無狀，深懼干犯天威，致罹重譴。乃承覆載鴻慈，曲宥臣妾，僅予貶居曲院。由二月初五旨下，迄今已逾二十日。

妾嗟嗟！望昭陽之日影，愧玉顏不及寒鴉；瞻太液之波光，倚修竹自憐翠袖。方謂長門絕寂，度夜如年；永巷沈沈，見天無日。乃蒙宮婢林小紅傳旨垂問，并恩賜鮫帕一方，明珠一粒，祇領之餘，感繼以泣。昔江采蘋答明星有云：「長門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妾則以爲寂寥之慰，陛下非明皇也；况鮫帕爲千絲織就，含纏綿宛轉之思，明珠非九曲穿成，寓皎潔光明之意。臣妾何人，敢蒙垂念！謹獻上指甲一枚，青絲一縷，以表妾悔罪之忱，以示妾感恩之意。謹啓。

按：金陵女子傅鸞祥，有殊色，工詞翰，洪逆嬖之，使掌僞宮制誥事。此啓得之於荒攤上，夾入一古文內，其箋色黃，上繪金龍，想當時僞宮所用也。

陳雲貞寄外書

妹雲貞端肅，歛衽再拜，致候秋塘哥哥安履。憶自風亭分手，彈指十年，遠塞飄愁，空懷歲月，長門幽恨，莫數晨昏。然母親膝前，兒女團圓，尙可寬慰。哥哥隻身孤戍，依人作計，誰與爲歡？問煖噓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未知消受幾許。凄其！貞雖不能縱萬里之身，續一夕之好，而離魂斷夢，常繞左右矣。一思君十二，迴腸九折，豈虛語哉？別來七奉手札，僅復三函，使固罕逢，筆尤難罄，單詞片語，未足慰雙樽盼睫也。前歲五月六日，得一密信，四爺處送書之日，適貞臥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覷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紛，不覺冷汗涔涔，二豎登然告退。伏枕誦讀，欣感交集，少頃，母親折書榻畔，笑語貞云：「錦兒脫罪偏隅，歸期可望，來稟頗自愧悔，想已磨折俊改，我今已憐之矣。」是皆哥哥孝

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戊申七月，託勞姓所寄書，備述別後景况，自此五易寒暑，中間情景，大概寄知。新阡樹木成林，圍墻完固。歲時伏臘，瞻拜如常。湖水平遭，不相侵害，可以放懷。母親杖履優游，飲食猶昔，惟痰症時作，精神稍衰耳。親族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雖不甚零落，亦無大照拂。二姊夫已故，二姊姊尙留都下，六妹妹遠在楚省，音問久疎。翼廷大兄，人雖刻薄，但爲母親所倚賴。嗣後書來，總以一味感歎，庶可不失歡心。至負義人，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萋菲之言，曖昧之事，難免聳惑於哥哥，貞惟忍性堅心，立定脚跟，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牆茨之詩，信與不信，又何敢必？總之，瓊女而在，尙可爲解，不幸又於去年八月出疹，冒風以死，十五年仇離辛苦，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于塋側。猶記沒之前夕，捧貞頰而啼曰：「爹爹離家已久，兒沒後，萬不可寄語及它！」今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何止殘稿遺書，驚心欲碎，零脂剩粉，觸目闌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然恃聰明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嚼，詩詞有新詠之句，制藝則剝離不純，青青子衿，初非館閣中人士也。來書詢其所師，舞勺以前，皆貞口授，經史書詞，略知大義。戊戌仲春，始就楊先生學，捉筆爲文，是秋卽已了篇。嗣後楊先生選教諭去，至今皆卜權齋訓迪，教法頗嚴，貞亦不敢稍假辭色，課餘之下，仍以詩詞試之，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殊多窒礙，奈何奈何！貞母於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脈，惟貞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楚耶！壻弟原非己出，漠不相關，祇知搜索家貲，良可痛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一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

又不忍輕去，徒令侵吞剝削，多致荒廢。房產歛傾過半，復被負義人據爲己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大非昔時景況。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貞亦不輕啓齒，正恐不惟無濟，反遭非笑。馮郭西絕跡多年，問承四妹霞姑，投以詩物，并詢哥哥消息，情意頗真；些小通融，尙可資助，第恐日久漸疏，難保始終如一耳。而其臆肫懷急之忱，未可負之。前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筆茶諸物，盡爲負義人賺去，言之恨恨！貞邇來兩餐之外，不能稍自舒展；嫁筭奩具，陸續盡歸質庫。頻年已生之補綴，蓮姐之纏纏，丁郎之膏火束修，瓊女之釵釧鞋脚，在在皆挖肉補瘡所辦也。况問安侍寢，未敢偶離，怡色柔聲，猶虞獲咎；卽飲食衣服，儉則負齋吝之嫌，費又受奢侈之責，素則云撲陋無色，鹽則云冶容誨淫，非詭譎相加，卽夏楚從事，求有一日之承歡，亦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使兒女家人見之，有何面目？結褵之始，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及十年；一旦飛梗蓬飄，往事不堪回首！簫聲研迹，久已荒疎，縱有和章，不過勉強承命；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形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蓮姐自壬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雨榻風櫺，寒砧烟火，甘苦與共，形影相隨。此貞今世之綴榴，而哥哥他年之桃葉耳！高魁顏忠，賀花兒寺，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其素芝碧桃輩，鈎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腹心之患。此狂奴故態，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飫以好言，博一時清淨而已。去年四爺遣人自伊犁來，傳述哥哥敗檢之事，并云：「一年之中，若肯節省，尙可餘二三百金。」幸負義人未將此語上稟，而貞初猶不信也。徐思哥哥賦性疎狂，未展才華，復經大難，一朝失足，萬念俱灰，又有何心於持名節？

且棲身異域，舉目誰親。月夕花晨，酒闌燈灺，呼盧排悶，擁妓消愁，亦旅人常事。或值多情倩女，知音孀婦，彼美憐才，書生結習，求能免俗，聊復爾爾。貞方痛憫不暇，焉敢效妬婦口吻，涉筆規諷耶？惟念哥哥身非強健，情復憨痴，彼若果以心傾，何妨竟爲情死？特思口錫齒蜜，腹劍腸冰，徒耗有用之精神，反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殊爲君憂。况麴蘖迷心，兼能病腹；樽蒲游戲，更喪文名。些小儻來之財，何足爲計？所慮哥哥千金之體，甘自頹唐，反不若貞之釜蟻餘生，尙知自愛者。何哉？來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此中原委，未得其詳。哥哥既與四爺爲骨肉之交，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舍此他圖，別生枝節？况去之未久，旋復歸來，則貞所不能解者。大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過求；未會拜德之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爺豪俠，人所共稱，但其痴意柔情，殆亦堪憐堪笑。自問與之莫逆，貞卽探其爲人，雖非上游，然心跡可取。超拔哥哥於苦海中而噓拂之，酌報之機，貞心早爲區畫矣。相隔萬餘里，忽東忽西，萍跡無定，空致魚書，未瞻雁足，卽有薄裹微資，亦不敢徑行遠寄，恐蹈故轍，轉使空函莫達也。去春有查辦回籍恩旨，惜未能被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期滿，定遇赦歸，諸凡隨遇而安，耐心以守。鸞臺珠浦，我兩人甯終無團圓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一瞬，夢幻泡影，豈能久留？生死兩途，思之已熟。別後况味，不減夜台；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奈綠葉如絲，牢牢縛足，不得不留此軀壳，鬼渾排場，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年白頭無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雙手交卸，真心不大快哉！故今者哥哥一日未回，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

之便，掩戶挑燈，疾書密寄，淚痕滿紙，神魂遊飛！計書到日，開緘當在黃梅，想哥哥閱之，心與俱酸也。附詩六章，聊以言志，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詩搔手雲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可憐遠道頻年夢，幾斷深閨九曲腸！井白敢云虧婦道，荻丸聊以繼書囊；孝慈兩字今無負，卽此猶堪報數行。鶯花零落懶辜韓，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斑新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新如寄，一綫餘生命亦微；強笑忍違慈母命，藥囊偷典嫁時衣。十五嬌兒付水流，綠窗不復喚梳頭；殘脂膩粉盤絲閣，碎墨尋香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六休。當時夢裏喚真真，此際迢迢若比鄰；愛寫團團遠字識，偷佔榮落視花神。那堪失意飄零日，解得關心屬望人；別有憐才惟一語，來年消瘦恐傷春。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歎歎；迷離摸索隨君夢，顛倒尋求寄妾詩。粧闌早經疎筆墨，簫聲久已謝庭除；讒言休擾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未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剛成血幾絲！淚縱能乾終有跡，語多難寄反無詞；十年別緒春蠶老，萬里羈愁塞雁遲；封罷小窻人靜悄，斷煙冷落阿誰知？甲寅嘉平朔夕，雲貞再拜上。

此信在山東馬遞包封內折看抄錄，仍封好；馬遞至伊犁，義心苦調，哀豔動人。惜錄者未傳其姓，且俟知者補焉。

楊氏與某書

薄命妾楊四，含淚拜叩貴人閣下；竊妾以風塵賤質，貌乏傾城，謬蒙不棄采葑，得荐枕席。武昌三

榻，摯誼千重；酌酒則銀燭再更，談心則晨鷄疊唱。錦枕芙蓉，終宵並蒂；繡衾鴛鳳，每夜雙飛。而且諗青樓之誤墮，代爲拊膺；憐苦海之無邊，每思援手。妾也何人？知遇得此，銘心刻骨，沒齒難忘。茲以公冗鮮暇，卽日登程，不別恐牽衣之慘，留書表鍾愛之深。聞信心酸，捧箋淚落。前此襟江上下，旋旆猶曰有期；今者蓮幕攸棲，握手占於何日？江風浩浩，江水湯湯，白雲渺渺，野樹茫茫，日月含愁，川原凝怨，心非草木，情何以堪！至垂問南歸之事，尤爲腸斷。憶妾家本清白，誤適匪流，被誘來斯，遂爾賣笑；含羞冒恥，氣阻神傷。兼以命薄如蠶，囊空如洗；而孽夫不諒，猶負氣反目，逼我言歸。顧路柳牆花，鄉里鄙焉；敗節之婦，尙有面目對邪江姊妹乎？輾轉熟思，原不難以白綾半幅，了我殘生；奈七旬老母，五歲弱童，一死俱死，一存皆存，計惟假作歡顏，同登歸車。侯里門相近，躍入中流，魚鼈爲棺，蛟龍爲槨；潤城之萬頃千波，賤妾之一抔三尺。嗟乎痛哉！生爲薄命之人，死爲啣怨之鬼，長與貴人生死辭矣！惟是知己未酬，此靈不泯，他日錦帆南下，揚子江頭，倘猶念武昌城北，交頸情深，爲大呼曰：「楊四陰魂，隨我歸去！」當有旋風一縷，起於舟前，依君懷而不散者，此卽妾之靈也。此正妾所盼也！嗚呼！紙短情長，神馳心碎，伏望諸惟珍攝，善保金軀。薄命烟花，勿以爲念！

黃瓊蘭寄陳郎書

妾本青衣，薄施紅粉，幸憑月老，得遇玉郎；兩日趨陪，愧寸衷之莫達，百年締好，寄尺素以微傳。想郎乃穎川名士，素讀詩書，在妾亦江夏遺嬰，頗知禮義。雖躑身於繡閣，當矢十年不字之貞，旣屬意於

朱門，益凜二夫不事之義。三生石上，早結良緣；百劫塵中，遂成夙契。一言甫定，雙璧欣投；郎意已堅，妾心亦慰。視紅拂之私奔，勝之遠矣！比綠珠之厚幣，誠何讓焉？所可慮者，夫人鮮膠木之恩，小星安賦？猶可冀者，君子有關雎之化，江汜堪歌。伏乞垂憐弱質，不難指天日以盟；抑或背棄前言，不惟與鏡釵俱碎！夜如何其？空聽鷄聲以不寐。歲聿云暮，翹瞻馬首以難回。妾淚如珠，濕紅箋於此日；郎門似海，駕烏鵲兮何時？昔曾晤白尊前，漫詡空羣之驥；今豈置之爨下，莫收焦尾之桐？敬致雁書，思融魚水；倘諧琴瑟，願抱衾裯。郎謂如何？妾言不盡！

瓊蘭，自號天香，陳鹿圃孀婦之婢也。廣西懷集縣人。美丰姿，寡言笑，自幼攻書能詩，日伴主婦居繡閣，習女紅，家人罕有見者。癸酉歲，年十七，鹿圃季兄華亭偶見而慕之，託媒氏議聘爲側室。越日，偕媒氏至華亭家，容色豔麗，皎如玉人。華亭出白璧一雙聘定後，因他事中止，遂寢其議。天香寓書華亭，此篇乃其原稿也。嗟乎！紅顏薄命，好事多磨，往往如斯，良可慨已！著有天香小集一冊，詩多寄託，怨而不怒，大有國風遺意。

婦學

會稽章學誠實齋著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文字，千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者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

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于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于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容言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于經禮，習于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于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于九嬪，教法行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于風詩；（侯封婦學）婉婉姆教，垂于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稱文能道故，斐然有章。若酒盈滿之祥，鄧曼詳推于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于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以至泉水蒹葭，委懷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典禮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炎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務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是理，詳辨其說于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于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讎通義）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學）至于

降爲詞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于間氣，亦遂得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爲利祿之塗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于是農夫治田，固其宜也。婦人文字非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于風氣，驚于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于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于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于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倣木蘭征戍，孔雀垂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譚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議，並是騷客擬辭，詩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結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炎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闔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遂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

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爲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無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卽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褒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贊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符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精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章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授，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轉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符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女者，並是以婦女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耀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特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歸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旖旎風光，寒溫酬答，揣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彫，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候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說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尙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款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大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熏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摺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傳聲詩，都人士從而酬唱，大抵情辭

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婉燕。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聞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方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證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又代狡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隲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友誼，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雖騷求女爲真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諸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真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雍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權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聞爲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弛，亦不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朝禮法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宮

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籍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倏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望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爲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觸，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爲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爲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耀後生，猶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矜，古人所有；標榜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驚於名，已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于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斂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妹，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

近於文者，言容之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世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出疆之贅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驚名，轉不如村姬田媪，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

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之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于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吳絳雪年譜

德清俞樾曲園

吳絳雪以國色天才，從容赴義，以全永康一邑民命，亦昭代一奇女子也！而事越百五十六年，志乘無考；道光二十三年，桐城吳康甫大令廷康爲永康丞，始諮訪故老，得其本末。屬海甯許辛木農部楣爲之傳，兼屬海鹽黃君憲清韻珊製桃溪雪傳奇以行於世，於是絳雪始不泯矣。傳奇中事實，多以意爲之，蓋院本體裁固如是，農部之傳，頗足徵信。而其年則弗詳。海鹽陳君其泰又考之絳雪遺詩，論定其年，表章之意，亦云至矣！然亦有不能無誤者，如謂絳雪卒於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二十有四，則當生於順治八年辛卯；而顧謂生於順治九年壬辰，其誤一矣。其在秀水和春閨詩，爲壬寅四月，有詩序可考；其從秀水至嶧縣渡錢唐江在三月，有詩句可證。而謂和春閨詩之歲，卽移刻之歲，其誤二矣。其歸永康詩云：「六年浪迹浙西東。」自注云：「寓居秀水凡三載，居刻邑，又二年。」則四五年而非六年，與詩不合。陳君云：「注紀其積實之歲月，詩舉其歷年也。然則何必作此參差之筆乎？余疑注中三載，是四載之誤；蓋其居秀水甚久，故曰凡四載。其

居樸縣則不久故。曰又二年。合成六年。正與詩合。依此推排。則絳雪死年。實二十有五。嗟乎！百年者壽之大齊。絳雪僅得其四之一。天既促之。人不宜更奪之也。故作吳絳雪年譜。

順治七年——庚戌——吳絳雪生。

許農部傳云：名宗愛。永康人。吳教諭驥之女。

黃韻珊桃谿雪傳奇云：父驥良公。

吳康甫云：絳雪之父。娶於應氏。

按集中招素聞詩。自注：余姊妹三人。又歸家有感詩。自注：時二姊已適人。則絳雪行第三也。然詩中屢及翠香二姊。而不及伯姊。疑遠嫁。或前死矣。

又按集中同心歌云：「妾身少坎壈。襁抱失家慈。」不詳歿於何歲。然其送次姊詩。自注云：「先慈辭世已二十年。」而其詩首云：「定省思姑舅。艱難別老親。」老親謂其父。則其父猶在。至開琵琶詩云：「憶九歲從先君之秀水。」又云：「今十二年矣。十二加九。爲二十一。是絳雪二十一歲。父歿矣。送次姊詩。蓋作於二十歲。然則母歿。即絳雪生年也。

八年——辛卯——年二歲。

九年——壬辰——年三歲。

十年——癸巳——年四歲。

十一年——甲午——年五歲。

十二年——乙未——年六歲。

十三年——丙申——年七歲。

十四年——丁酉——年八歲。

十五年——戊戌——年九歲。

傳云九歲通音律。

集中聞琵琶詩，自注云：「九歲從先君之秀水，於江上聞此曲。」

又按：集中多與素聞唱和之作，有將從秀水至嶧縣別素聞詩，則素聞乃秀水人矣。其與訂交，當卽在是年。素聞者，其族妹也。其招素聞，以詩代柬云：「族有文姬重綺琴。」知是同族。又報素聞書稱賢妹，知是妹矣。

十六年——己亥——年十歲。

集中有題家嚴課女圖詩，自注云：「家嚴作圖時，宗愛年尙十齡。」按：絳雪從父學詩，當自
此年始。

十七年——庚子——年十一歲。

按：集中詩當從此年始。今開卷第一首，題晴湖春泛圖，疑卽此年春也。

十八年——辛丑——年十二歲。

集中題雪意圖詩序云：「辛丑雪夜與素聞圍爐，偶舉古今人詠雪句可記誦者凡十餘首。次日，因取其詩句可入畫者，各寫其意，以呈潘夫人。有不愜意者，輒命改作。數日成此冊。」按潘夫人，當是素聞之母。

康熙元年——壬寅——年十三歲。

集中寄和郝修嫺女史春閨詩序云：「唐時有光威襄姊妹三人聯句，成七排十二韻，女冠魚元機和之；山陰郝修嫺女史偕其二妹依唐人體韻，共成春閨一首，遙寄素聞。夏初無事，與素聞依韻和之。」時康熙壬寅四月己酉日。

二年——癸卯——年十四歲。

是歲至嵯縣，集中有將從秀水至嵯縣別素聞詩。又有渡江詩云：「春江三月浪浮天。」又有越州途中詩云：「暮春天氣束輕裝。」知其去秀水，在是年三月也。其渡江詩云：「只惜西湖遠咫尺，清流偏阻雨纏綿。」是所渡即錢唐江。故與西湖咫尺，而惜以雨阻未游。又有答西冷女史周瓊詩云：「記得三春正落花，鳳山門外喚輕艫，可憐咫尺西湖路，不見仙人萼綠華！」雖非此時詩，然所云「鳳山門外喚輕艫」，則正此年渡江事。首云三春，與春江三月相符。陳君謂至嵯縣，即和春閨詩之年，則三月已渡錢唐至越州矣。安得四月己酉尚在秀水與素聞共賦詩也？

集中送外兄詩題云：「先君秉鐸剡邑，時外兄曾從學彼地。」桃溪雪傳奇云：「驥良公歷任仙居嘉善嵊縣校官。」則其至縣疑是宦游。然集中代家人送戴文學詩，自注云：「家嚴僑居剡溪，地主三人，其一文學。」若果秉鐸是邦，則自有官舍，何云僑居？又何以屢易居停？疑作校官尚在其前，茲則以宦遊舊地重來作寓公也。

三年——甲辰——年十五歲。

集中有剡溪雪夜詩，自注云：「家嚴滿擬今歲歸永，遷延不果，竟至歲暮。」當是此年詩也。四年——乙巳——年十六歲。

是歲歸永康，集中別剡邑詩云：「秋色留人無限好。」舟泊蘭溪詩云：「歸家剛值黃花節。」則知歸永康在九月也。歸家有感云：「六年浪迹浙西東。」自注云：「從家嚴寓居秀水，凡三載居剡邑，又二年。」夫注所以注明詩意，斷無詩言六年注只五年之理，注中三載必四載誤之。寓秀水四載者，己亥庚子辛丑壬寅也。居剡邑二年者，癸卯甲辰也。絳雪以九歲從父之秀水，十六歲始歸永康，而云六年浪迹者，實舉其在外之年耳。

又按同心歌，卽次歸家有感之後，則其歸徐君孟華爲室，疑卽在此年冬，或明年春也。

五年——丙午——年十七歲。

六年——丁未——年十八歲。

按：報素聞書在壬子年三月，而云「一別五載」，則是年復與素聞相見。然於詩無徵也。

七年，——戊申——年十九歲。

八年，——己酉——年二十歲。

有送次姊詩，說見前。

九年，——庚戌——年二十一歲。

父驥良公，當卒於是年，說見前。然己酉送次姊詩，「孤墳草自春」，則尙是春日。驥良之歿，或卽在己酉夏秋以後，亦未可知也。

十年，——辛亥——年二十二歲。

是歲，婢慶雲生一女。按集中抱二姊子爲嗣詩，自注云：「前年，小婢慶雲生一女。」其抱子爲嗣，當在癸丑年之秋，則慶雲生女在是年矣。

十一年，——壬子——年二十三歲。

是歲，有報素聞書，并以同心梔子圖寄贈，自署年月云：「康熙壬子年辰月己酉日。」

十二年，——癸丑——年二十四歲。

按：徐君之卒，當在是年之春。據壬子年報素聞書，止言：「結構以後，靡室焦勞。」不言抱未亡之痛，則其夫猶在也。故知歿於是年矣。其翠香二姊，將而次子爲余嗣，詩以誌感云：「湯餅清

歡會九秋。」則是九月也。而未云「添丁欲向先夫告，好慰蒼涼土一坏」則夫死已葬，距徐君之卒，少亦數月，故知在此年春矣。又按集中有憶外詩云：「妯娌同居猶寂寞。」是徐君未始無兄弟，不知何以抱翠香之子爲嗣？豈徐君兄弟皆無子邪？桃溪雪傳奇云：與族中妯娌，乞得一子，立爲夫嗣，不知別有所本，抑或姑以理言之？

十三年——甲寅——年二十五歲。

是歲，耿精忠叛於閩中，僞總兵徐尙朝冠浙東，六月至永康。宣言曰：「以絳雪獻者免。」邑人聚謀，欲以絳雪紆難，絳雪遂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蓋捐一身以全一邑，非尋常節烈比也。事詳農部所爲傳。

又按：集中悼杏詩，卽作於是年春，蓋絕筆也。

卷三終

美人判

長洲元 何梅菴著

呂雉殺戚夫人判

悍如飛燕，班姬自老秋風；驕若玉環，梅女猶來西閣。非無獅吼，未聞剗別蛾眉；豈有龍鬚，遂見招搖狐尾。今按呂雉本非豔色，但作淫威，犇項羽於軍中，貽羞子女；薦辟陽于帳下，孰辨君臣？幽少帝而

鳩趙王，乃楚舞何辜，痛隨瓜摘，斬淮陰而醢彭越，乃春歌豈反，慘甚弓藏！「牝鷄毋晨」，况野雞而鼓翼？「狗彘不食」，忍人處之驚心，非人所爲，託天與直，合依居廟之例，并加入璽之科，幸免若翁鼎烹，且令此姬骨醉。

曹丕殺甄后判

賦買長門，漢帝還憐金屋，歌連繡帳，阿瞞尙戀銅臺。后妃夕月之儀，忍同棄婦；神女朝雲之貌，日令游仙。今按曹丕，秀亦文人，佻仍公子。芙蓉池上，苦憶彈棋；水晶屏前，輕捐綉枕。若言選色，則華茂春松，榮曜秋菊，豈隨瓊樹靈芸，果解憐才？則詩稱塘上，琴操流泉，甯讓仲宣公幹，况明珠翠羽，洛川猶夢靈妃，乃瑤碧羅衣，永巷竟因博士。雖袁家新婦，不宜再奉五官，而武帝舊人，何得重陪九御？異成薄倖，亦覺厚顏。曹丕降爲庶人，甄氏却歸子建。

孫秀殺綠珠判

北山羅鳥，庶人不樂宋玉，南陌采桑，使君豈恨秦女。打鴛鴦于綉帳，歌舞何仇？殲蛾翠于粧樓，裙釵非罪。今按孫秀，雄豪非分，勢力橫干，目眈火樹沙棠，心妬釵聲玉色。本無三斗酒，反疾才人；豈有十斛珠，輒求麗女？匹婦不可奪志，小人難與作緣。哀此紅顏，歸同白首。喪嬋娟于稚齒，千古傷心；灰狙獪之淫思，一時快事。阮遙集之乞宋偉，遺韻猶憐；武延嗣之借竊娘，效尤抑展。彼既一家同死，此亦二豎駢誅。

然在篋，侍婢傷心，紫玉釵落去誰家，工人流涕舉杯擲地，一座歎歎，引帶倚帷，九泉感歎。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片言可折其獄，百身莫贖其辜。斑犀合少許驢駒，不過遊戲；黃衫客豈無七首？未免糊塗，兩當撲殺此獠，庶足下謝彼美。

附錄判詞三則

俞生出妻判

浙江金華府武義縣薛綱齋太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愛民勤政，頌聲載道。近因俞生員細故出妻，妻母張氏投縣呈控，當由薛大令傳至內署，分別開導，夫妻均爲之泣下。大令備輿送婦返，俞重敦琴瑟，一時傳爲佳話。茲將判詞照錄于左：

照得風首關雎，夫婦乃人倫之始；禮詳奠雁，婚姻爲王化之原。良緣旣結，衿襦靜好，宜諧琴瑟；又况近居同里，本珂鄉修桑梓之恭；均屬清門，非玉樹誚葭蕀之倚。豈可驕陵反目，不思匪勉同心？茲查某秀才，身列膠庠，誼諧名教；卽勒谿偶形諸姑婦，宜調停曲盡于家庭；胡爲忽振雄風，遽爾忍傾覆水？夫順親誠爲孝，冒不韙則其孝近愚；宜室主于和，交相譎則不和成懣。一紙之休書輕遞，萬人之清議難逃。至如某某氏者，慈庇萱闈，夙恃掌珠之溺愛；幼凋椿蔭，莫懸心鑑以相攸。保無性習嬌憨，偶或儀愆淑慎；豈甫作三旬新婦，卽遽于七出明條？乃微嫌等挾積嫌，致嘉耦頓成怨耦；方占反馬，忽訝離鸞。憤剪香雲，惜截髮非留寶之譽；誓深皎日，甘傷心作棄婦之吟。夫也不良，我將安適？羞復五張六角，繫

鈴人不善解鈴，空勞萬語千言，破鏡後倩誰圓鏡。大好鴛鴦，一朝折翼，互爭雀鼠兩造成仇，斯誠風化攸關，宜令因緣復合。玉女成俦，式相好，金夫見豈不有躬？公庭三尺，仗聯撮合之山，恨字十行，投燕無明之燄。在夫母某某氏，盡捐嫌隙，啼三更月冷，再休愁姑惡聞聲；而妻母某某氏，深感圓全，羨兩袖芹香，本雅願婿鄉修好。平情母爲己甚，晚蓋可滌前愆；曲諒曠夫怨女之癡情，仍完佳婦慈嫜之樂事。代修鴛牒，飭備魚軒，轟動闔城；紅鸞星爭看重照，迎來內署，青鳥使令導雙歸。此時案結琴堂，藉戢爾兩家訟隊；他日筵開湯餅，方感余一片婆心。有厚望焉，其各凜之！此判。

張月蘭從良判

潮樓海市，同命烏鴉，每惜分飛；酒地花天，可憐虫如何結果？墮風流之孽障，結露水之情魔，解語花所以傷心，隨風絮未可同論也。如張月蘭者，七年落泊，非趙壁之能完，百折不回，比精金之入鍊。獨舒慧眼，自作良媒，之死靡他，臥元龍于百尺樓上，有生不貳，刺文鴛于七襄錦中，詎意鴛金未鑿，錢樹子不肯讓人，于是羯鼓頻搗，英公堂因而對簿。「謂他人母，」不知身所自來；順「我者生，」豈竟志爲伊奪？乞發堂而待字，望好月之能圓，物色前度劉郎，却似重來崔護。桃花人面，居然璧合珠聯；紅葉詩情，還藉硃符墨牒。點翻鴛譜，喜嘉耦之天成；懲彼狼貪，載輕車而風駛。看此去宜家宜室，青蓮花拔出火坑；爾當知用經用權，黑心符難逃法網。

林仲和調戲女子判

廣州省城，有林仲和者，世家子也；家頗小康，年華二九，蕩檢闌閑，與瞽姬福意後改名六妹者，有啣臂盟，出番佛五百尊，爲之贖身而藏金屋。鉅福意無意于彼，攜資轉適他人。林自是頓失常性，遂成癡狂。某日，在城隍廟前見一自由裝女子，遽行調戲，該女子大聲疾呼，仲和爲巡士拘局，轉解警署。經某委員訊明情節，判語傳誦一時。

訊得林仲和者，家本業儒，幼而失怙，世居鄂渚，豈號楚狂？籍寄珠江，最多蠻妓。其初有瞽姬某，作夜度之娘，唱懊儂之曲，花雖鮮，面着霧，柳以暗而成陰。銀海光沉，已涸剪瞳之水；鮫人臭逐，竟成啣臂之盟。可憐五百纏頭，去隨黃鶴；縱覓三千弱水，信杳青鸞。羅敷別自有夫，倉楚難爲其婦；携琴別抱，斷續難牽。曲似文姬，塞北之金莫贖；狂非杜牧，揚州之夢難醒。遂致癡狂，隨柳絮之風，輕薄逐桃花之浪；章台走馬，易鈎蕩子以銷魂；藥店飛龍，難療相思之病骨。路逢鄭旦，旁人每致風魔；家有摩敦，少子倍多憐愛。蓋其母以癡狂送于醫院者，已有年矣。適有女學界者，額髮覆簷，蠻鞋曳步，以壓線抽針之暇，晷讀駒盧羅馬之新詞。彼何人斯，遽集于此？遊蜂無賴，浪尋書帶之香；野馬歸來，飛集女貞之樹。溫太真欲求下鏡，其如素乏葭葦；登徒子謬託窺隣，不過居同里巷。詩詠在城，佻達以刺狂；且傳稱行路杆格，以懲淫者。呼覈循之卒，占徽墨之爻；伊戚自貽，何詞以解？林劉氏失東海母儀之訓，怒藍田醉尉之呵，惡聞肆諸市廛，長舌嗒于堂上。何耶？惟念林仲和掩竅慧珠，非有生之真性；波生慾海，實受病之原因。除函送醫院調治外，當爲諭知母氏，速爲另締良婚；或者調攝有方，防閑自守，既足保個人之壽命，

亦免擾地方之治安。一面諭知林仲和以生從官族，當讀父書，寡慾所以清心，悔過必期改行，莫鑽牆隙，致玷門楣。他日女界相逢，須如神聖不可侵犯；我國歐風未徧，莫言男女盡可自由，庶于正俗衛生，兩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憲示施行！



#. 52
002-284
37

